

清朝野史大觀

林文海
鈔

清朝藝苑

卷九

清朝野史大觀

2125

中華書局印行

清
朝
甄
苑

九 卷

清朝野史大觀卷九目錄

清朝藝苑

顧亭林先生勸學

梅村草城行

逸老室對

王西樵徵腐後生之語

漁洋聽王桐花

漁洋私語

萬錢同修明史

二戴

滕王閣詩

費鹿峯

北學南學圖學

文人習氣

吳蓮洋

雅贖美貶

杭世駿逸事

胡稚威臨歿語

文人好名

卷九目錄

顧亭林島錫語

梅村學詩

梅村十子詩序

漁洋召試楚良白

漁洋秦淮詩

交無終始

馬駘

朱公遺孀姑

詩候詩枕

葉星期汪純翁

梨州印文

吳漢槎在寧古塔所得

膠書亭

六詩三筆之卷

書杭世駿遺事

趙徵君賜錦堂

林茂之之清貧

亭林先生漢序

虎丘題詩

顧吳優劣

王漁洋寄朱商邱詩之用意

崔實葉王黃業

傅青主識中氣

孫北海摹古句戲張晉唯

萬氏八龍之歷史

吳陳詩詞

柴虎臣之舉行

汪堯宰性情卞急

竹垞先生風趣

先聖眼力

杭輩浦負謝山於死後

紀齊召南宗伯

葉文敏之居鄉

汪應不壽今人

清朝野史大觀 卷九目錄

葉奕綬題記法

名流疏於韻學

許東陳其年性情各異

張湘鶴訓子書

張鵬翼爲億程朱

好講古音

附書

姜徐鑄對

劉公敵詩

周氏一門風雅

姜次生印章

世祖譚秦試書法

潘內八家

孫北海雅謔

黃摩西序錢牧齋文

李良年之品立

王烟客

王石谷

王麓臺

詩公

費學士爲清初理學名臣

長安耆舊

尤西堂自營生蹟

裏里奇句

陸鐵莊

讀鄭

邵晉

二十八回

韓昌丁詩善琴

王丐王尸

南陳北崔

三大奇書

易堂田子北區五子

陳老運別傳

拂水山莊

顧祖禹不顧列名一統志

憚南田

吳園次譜楊椒山傳奇

陸稼書公歸集

閱百詩天質奇鏡

進士不讀史記

人才月旦

吟詩寫字之敏捷

吳漢槎之自矜

江左三風皇

李笠翁

敬一主人詩

李侍郎

詩兆

王安節王宏章印譜

詩家三王畫家三王

崑山徐氏傳是樓

八大山人傳

錢牧齋雜記簿

修明史

王廉州

憚南田逸事

宋濂善畫

學問從館訂得來

西林相國評杜詩

西冷十子

何義門行止不遺

朝鮮探風錄二

琉球二價詩

藝林名句

畫水

一康絕句

兩大文章

西河命冊

錢文端積雨詩

王奉常

趙執信之歲徵

惜抱傳桐城派

宮傲雅集杯姓名

朱竹垞

尤何逸事二

李因篤詩

仙槎鎮琴聲

圭璋特選

顧啟煙盤字韻詩

卷九目錄

四代傳經

西菴篤行

朝鮮探風錄三

吳兆騫有名士習氣

聖武成功詩

惠士陳言

王阮亭頌壁

李雲木樨葉集

陳怡勤公虎邱詩

錢文端題帳詩

張文敏拆臂詩真蹟目

桐城古文派源流

霜畦苦澁園

遂園撰飲園

潘耒石癖

金聖歎絕命詩

南施北宋

吳賈余趨

杜于莫評詩

彭氏詩

何義門身後贈官

朝鮮探風錄一

朝鮮探風錄四

杭堉浦怨念南山之由

一字官

八分書

竹垞詞

虎林軍營唱和詩

徐華臣讀書法

四明四友采中四友

二曲先生

徐文程題戲聯之寓意

詩魔

湯西崖懷清室集

尤何逸事一

查初白

吳中詩老徐波

郭鳳伯汲古之士

尤悔菴樂府

林茂之

王秋史

尹宰翁

馬克武詩選

四

高念東作詩之敏捷

狀元書法

詠烟詩

蘇敬士書十三經

當為多畫師

進呈名卷

百六時家

文與武歌介

汪鏡詩以古文自給異

歐蘇友善論事

並傳書屋門

杭黃浦

顧景范

毛奇齡製姓名

陳其年四六

毛子傳

周君似詩傳

顧積高釋精經學

朱竹垞詩

毛鶴詩李何傳

龔家成名之難易

蔡榮孟晉君

總好宋詩

田山笠

三毛

張文和詩中對月詩

劉海峯

杭大宗

韻帝

吳之龍悼董苑君札

姜西溟夢梨詩

後三高

管杏花

崇竹垞折崖券

方望溪為李穆堂撰詩

衍文巨限

老查少查

鍾波釣徒

做位狀元

高士奇居經清涼詩

高士奇現銘

燕京元夜詞

藝林名句

麟梅釋雲

批刺

崇明二相博古

毛西河逸事

吳國次之似義

異才子

陰夜觀士

王沈亭畫堂一席

沈歸愚不容日本人書西

游山信

抱笥製

清客天

王心敬待李二曲唱學真詩

何世堪沈廷正理學門戶之巨

閱百詩孝行

金冬心僂從各擅一藝

壽金瘦腐

聖德神功碑文

懲矯

梁山舟執事一

難倒彭元瑞

王逆庶楷木瘦書印

周蓮堂

袁簡齋貽尹文端詩

錢培於築學

丁氏流書

樓澹齋影圖

顧千里校書之精

一門壽美

青弔道人

朝鮮私謄單錄文錄公

鄭板橋筆榜

木工能效板橋書畫

卷九目錄

簡儀親王有志聖賢之學

閱百詩樂遇

金冬心感悟知己之言

張南華之捷才

胡天游之自負

鄭板橋印章

梁山舟執事二

記彭元瑞

陳值壯印

古鼎

全謝山澹於宦情

盧抱經校書之勤

洪北江詩評

汪容甫逸事

顧會詞

袁子才江賦

吳穀人

翁學士摹刻石經殘字於南昌學

鄭板橋受病

陞北控詞

閱百詩選承朱邱魯陳之異說

陳太僕書法

丁處士

杭原浦畫榜枝

齊召南之驗記

劉清文姬人精於書法

梁山舟創筆飲

高宗賜沈德潛詩

盛造德儀被鏡

或在東塾學

王西莊之貧

盧抱經學士

洪稚存

汪容甫之怪誕

孔林遺裔

隨園女弟子湖樓詩案圖

金石之學

薛西生削陳眉公詩

鄭板橋

姚姬梅

清朝野史大綱 卷九目錄

姚燠傳為袁而齊作嘉誌

詩俞

張船山題畫

朝鮮使臣題三家詞

鐵書扶闈

淳化軒

成王書法

明福指畫

畫中十哲歌

王惕甫

老船

楊荔裳

乞穀免餒氣

張芭堂南瓜為蟹

葉夢麟

甘肅岳

研史

十六班八歌

張船山善誌

鄭先生

湯圓鐵筆

馬世瑛為白卷

褚筠心

衣衣道人

西園畫

清朝野史大觀

卷九

清朝藝苑

顧亭林先生勤學

亭林先生自少至老。手不釋書。出門則以一羸二馬。捆書自隨。遇邊塞亭障。呼老兵詣道邊。酒罇對坐痛飲。咨其風土。考其區域。若與平生所聞不合。發書詳正。必無所疑。乃已。馬上無事。輒據鞍默誦諸經注疏。遇故友若不相識。或顛墜崖谷。亦無悔也。精勤至此。宜所詣淵涵博大。莫與抗衡與。

顧亭林易說語

亭林先生嘗易其甥徐立齋相國曰。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後可以考古論今。此正先生自道其抱負。一部郡國利病書。胥在是矣。自漢以下。堪當此話者。殆無幾人。

亭林先生壽序

壽序諛詞。自前明歸震川始。入文稿。然每觀近今名人集中。偶載一二。亦罕有不溢美者。清

代惟潘次耕檢討。亭林先生六十序。頗有關係。其言曰。漢自黨人議起。海內名德。網羅殆盡。而鄭康成獨全於禁錮之餘。黃巾不入其里。徒衆數千人。昭烈修弟子禮。所注經籍。百代宗之。隋季網紀文章蕩然。文中子挺生其時。慨然有宏濟之志。獻策不用。家居著書。河汾之間。才俊如雲。卒賞貞觀太平之治。以此比擬亭林。方見命世大儒。遭罹厄會。實由天厭明德。留此寒泉碩果。藉以開興朝文運之先。非如李二曲。王船山。律已堅貞。僅僅守采薇之節者可比。然非先生莫能當此也。今世文士。識力若潘次耕者。容或易遇。而所撰題目。非肉食貴官。卽詞賦名士。或竟語錄箴記之儒者。以及多牛足穀之富翁。碑銘誌傳。無一人可傳文之人。但求文能傳人之文。執筆浩歎。又豈獨壽序然歟。（按檢討遂初堂集亭林壽序。後有載耘野六十壽序。末段有噫嘻悲矣。豈不痛哉等語。施之今人。其子孫肯飾之屏幃乎。卽此見壽序之不可爲。）

梅村背城行

馬進寶爲江南提督。駐松江。愛結名流。有諸生歲暮窘迫。獻馬春聯云。漁陽老將多回席。魯國諸生半在門。馬武人不知其用唐人語也。大喜。贈之千金。在江南橫征暴虐。窮極奢華。吳梅村賦背城行以刺之云。不知何處一將軍。到日豪雄炙手薰。羊侃後房歌按隊。陳稀賓客

劍成望。又千箱布帛。運輕車。百貨魚鹽充邸閣。將軍一數高贊。下令半搜窮墟落。非爲仇家告併錄。卽稱盜賊通夔夔。未發伏法。

侏村學詩

太倉吳梅村。登第時。尙不知詩。而求歸者多。因轉乞其師西銘。西銘一日沒題云。半夜挑燈夢伏義。異而問之。西銘曰。爾不知詩。何用索。因退而讀聲韻之學。名遂大振。

虎丘題詩

虞山錢宗伯以黜歸。有題詩虎丘刺之者曰。入洛紛紜意未漫。尊體此日又相逢。黑頭蚤已羞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昔去尙寬沈白馬。今來應悔賣盧龍。可憐折盡章臺柳。日暮東風怨阿儂。或云雲間陳臥子作。

逸老堂詩

茗中吳瞿家僥於貧。工書博學。癸革後絕意進取。學使者張安茂題其居爲才人節士之廬。然負氣自高。未甚輟聘。順治中。官方山帶兵。吳與之友善。因重修逸老堂。乞其長句一聯。鐫憲堂柱。吳走筆書曰。山川無恙。歎前輩風流何處。見冷煙衰鳥。古道斜陽。世悲涼人物。止剩寒鴉。雲閣重新。問蒼穹。英雄誰是有補天巨手。迴日珥戈。待盤頓乾坤。再來盃酒。詞旣悲。

壯書復壽。有怨家潛錄其語。以吳陰蓄異謀。首之帥府。禍幾不測。方山知之。乘夜撤去。力爲回轅。費千餘金。事乃已。

梅村十子詩序

梅村集。太倉十子詩序。瑯琊太原兩王公而後。雅道漸滅。吾黨出相。率通經學古爲高。然或不屑屑於聲律。又二十年十子者。乃以所爲詩問海內。十子爲周肇子。傲。王揆。端士。許旭。九日。黃與堅。庭表。王撰。異公。王昊。惟夏。王栻。懌民。王墮。升次谷。顧湄。伊入。王據。虹友。自子。傲以下。皆與雲間西泠諸子。上下其可。否。端士。惟夏。兄弟。則爲兩王子孫。

顧吳優劣

吳梅村祭酒爲一代詩人。直紹唐賢之學。而身爲貳臣。名爲之殺。當時身復出仕。涕泣謂人曰。余非負國徒。以有老母。不得不博升斗。供菽水耳。當國變之初。吳平。西爲圓圓被虜。憤怒借兵復讐。祭酒作詩刺之。有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痛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等句。作此詩時。設心未嘗不佳。及身歷其境。未能隨遇而安。乃推諉以文其詐。若謂家貧親老。則崑山顧亭林先生。境非富饒。掌上亦有老親。何以數語不起。且觀其日知錄。邵國利病等書。經濟宏深。豈不肯爲世用者。先生嘗勗其甥徐立齋相國曰。有體國經野之

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後可以考古論今。何等抱負。勝梅村遠矣。

王西樵激厲後生之語

筠廊偶筆。王西樵常語子弟曰。陳其年短而髯。不修邊幅。吾對之祇覺其雄媚可愛。以伊胸中有數千卷書耳。按此語頗可激厲後生。可見薰香傅粉。世所稱翩翩佳公子。皆門唐虛西樵見之。有不驚其醜怪與。

漁洋召試幾曳白

王文簡公（士枝）詩名重當時。浮沈粉署。張文端公（英）值南書房。代爲延譽。聖祖亦素聞其名。召入面試。漁洋詩思本遲。加以部曹小臣。乍覩天顏。戰慄不能成一字。文端公代作詩草。擬爲丸置案側。漁洋得以完卷。聖祖閱之。笑曰。人言王某詩多丰神。何整潔殊似卿筆。文端公謝曰。王某詩人之筆。定當勝臣多許。聖祖命改官詞林。因得置高位。漁洋感激終身。是日微張某。余幾曳白矣。

王漁洋寄宋商邱詩之用意

洋漁晚年寄宋商邱云。尙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其意甚隱。壬申至都下。晤董曲江元度云。趙秋谷罷館職。益修憾阮翁。屢遊吳中。與吳

修齡莫逆交。爲一日酒酣。語修齡曰。適只論詩。唯位尊而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商邱方巡撫吳門。聞是語。遂述于阮翁。翁答詩云。予謂此特漫堂假阮翁以自誇耳。其實漫堂固不在秋谷所指讖中也。

漁洋號王桐花

王阮亭和漱玉詞。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之句。長安盛稱之。遂號爲王桐花。幾令鄭鷓鴣不得專美。其詞云。涼夜沈沈。花滿涼。欹枕無眠。漸聽荒雞動。此際閒愁。那不共。月移倚。春寒重。憶共錦綉。無半縫。耶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往事迢迢。徒入夢。銀箏斷絕。連珠弄。時太倉崔孝廉華出阮亭之門。有黃葉聲多酒不辭之句。人亦號爲崔黃葉。汪鈍翁云。有王桐花爲師。正不可無崔黃葉作弟子。一時傳以爲佳話。

漁洋秦淮詩

金陵宛青字。遠能詩。少爲諸侯。棄去入天台。國清寺爲僧。久之復捨去。其子映鐘。伯紫。尤負詩名。女名映淮。字阿男。嘗有秦淮竹枝。云。栖鴉流水點秋光。愛此蕭疎樹。纔行不與行人縮離別。賦成謝女雪飛香。及笄嫁荊州杜氏。早寡。年五十餘。以節終。有司旌表之。予昔在秦淮賦詩云。十里清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殘。栖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伯紫見

之殊不喜。後二十年。從子啟大官。營學正。訪得其遺詩數篇。其一云。清谿有桃葉。流水載佳人。名以王郎久。花猶古渡新。機搖秦代月。枝帶晉時春。莫謂供憑攬。因之可結鄰。又李花一孤村。流水數間屋。夕陽不見人。牯牛麥中宿。

崔黃葉王黃葉

國初詩人。崔不靡。漁洋房考門人也。居太倉之直塘。性孤潔。寡合。吳梅村祭酒。目爲直塘一崔。居易錄稱崔華詩。清異出塵。有句云。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人目爲崔黃葉。又歷城王進士華能詩。嘗有句云。亂泉聲裏才通雁。黃葉林間自著書。又云。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漁洋亦目之爲王黃葉。考自來謝胡蝶。鄭鶴鵠。袁白燕。鮑夕陽。紅杏倚書。三影郎中之類。多以詩詞斷句。贖博高名。卽漁洋賦。郎似梅花。妾似梅花。風一詞。亦有王桐花之號。然文人標榜。數見不鮮。風雅如漁洋。抑何未脫白窠乎。

漁洋私諡

漁洋先生以詩鳴海內。而風骨亦自不可及。內大臣明珠之稱海也。崑山徐司寇以金篋立。臨請於先生。欲得一詩侑觴。時先生未大顯貴。愕然曰。曲筆以媚權貴。君子不爲也。遂力辭之。先生沒後。門人私諡爲文介。洵不愧云。見柳南隨筆。其後乾隆間。特旨易名文簡。而私諡

無人復舉矣。

交無終始

趙秋谷官贊天才俊妙。狂氣凌人。時輩除虞山馮定遠外。無所許可。自遇新城先生。不覺低首帖服。至有願作掃除彘之語。由是閣筆不復作詩。歷四五年。未嘗成一句吟一字也。新城知之。嘔不安。乃張筵招飲。固請開禁。秋谷始稍事吟。哦然有所作。必就新城。惟言是聽。交之久。偶以新城贊美某翰林。議論不合。趙大拂意。讖人又從中相搆。於是誹謗猜嫌。漸成仇怨。趙所作談龍錄。傲睨前輩。顯爲詆斥。新城亦謂定遠所批才調集。卑無高論。而世乃皈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是猶嚼糞不知其味耳。此蓋隱罵秋谷兩人之交。有初鮮終。大滅文人之色矣。

傅青主識中氣

詩文字畫。皆有中氣行乎其間。故有識者。卽能識人。窮通天學。玉椒畦文學。浩嘗述傅青主徵君一事。徵君偶於醉後作草書而臥。其子肩亦能書。見而效之。潛以已書易置几上。徵君醒而起。見几上書。愀然不樂。肩請其故。徵君歎曰。我昨醉後偶書。今起視之。中氣已絕。殆將死矣。肩驚愕。踣白易書事。徵君曰。然則汝不食麥矣。後果如言。蓋徵君精於氣數之學。故能

識微知著如此。

萬錢同修明史

初修明史之時。徐東海延萬季野斯同至京主其事。時萬老矣。兩目盡廢。而胸中羅全史。信口衍說。貫串成章。時錢亮工尙未達。亦東海門下士。才思捷敏。晝則徵逐朋酒。夕則晉接津要。夜半始歸靜室中。季野踞高足床上坐。錢就炕几前執筆。隨問隨答。如瓶瀉水。錢據紙疾書。筆不停綴。十行並下。略無罅漏。史稿之成。雖經數十人手。而萬與錢寔尸之。噫。萬以老諸生。繫國史絕續之寄。詢非偶然。錢之才亦曷可少哉。

馬驢

馬驢字驄御。一字宛斯。濟南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仕爲淮安推官。終靈璧令。生而清。齋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學。撰辨例三卷。圖表一卷。隨筆一卷。名氏譜一卷。又著釋史。凡分五部。一曰太古。(三皇五帝計十卷) 二曰三代。(夏商西周計二十篇) 三曰春秋。(十二公時事計七十篇) 四曰戰國。(春秋以後至秦亡計五十篇) 五曰外錄。(紀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計十篇) 合一百六十篇。篇爲一卷。始開闢原始。迄古今人表。其書最爲精博。時人稱爲馬三代。崑山顧亭林(炎武) 尤服之。康熙癸丑歲卒於官。靈璧人皆爲制服云。

孫北海集古句戲張爾唯

張爾唯字會。順治甲午。赴蘇州太守任。孫北海承澤。美孝升。曹秋岳。三先生。於都門宴別。各攜所藏名蹟相玩賞。張因出江苴道長江萬里。因誇客。諸公贊羨不已。欲裂而分之。張大窘。北海集古句戲之云。剪取吳淞半江水。橫亂蘇州刺史腸。一塵絕倒。

二戴

戴本孝字務樵。和州人。詩畫皆超絕。嘗在京師。夜與友人談華山之勝。長起。即撲沒往遊。其高曠如此。弟遂孝字無忝。四十不娶。亦有詩名。皆老於布衣。本孝貽漁洋畫。自題詩云。叢薄何翁叢。喬木無餘陰。斧斤向天地。悲風摧我心。不知時榮者。何以答高深。又云。草木自爭榮。攀援與依附。凌霄桑寄生。滋蔓尙可懼。惜哉不防微。良材化枯樹。

朱公遣婢帖

總河尙書義烏梅麓朱公（之錫）溫然長者。以清慎受知世。願後覽志以歿。又無嗣子。公遣婢帖真盛德事錄。以示後生。帖云。前送回張氏女子。原無大過。只是娃子氣。好言敬導。不甚知省。誠恐聲色相加。流入娃子一類。所以疊給衣餼。還其父母。初時原是待年。五六日後。便有遣歸之意。故自後並無半語。諍。猶然處子也。而此女臨去時。哭泣甚悲。既恐人笑。

又恐人不相信。不肖甚憐之。足下可將此女原無大過。完璧歸趙一段緣由。向其父母中媒。昌言明白。以便此女將來易於擇婿也。

萬氏八龍之歷史

四明萬履安先生泰。充宗季野諸先生父也。一舉崇禎九年鄉試。入清服道士服。隱處不出。文行爲天下模楷。有八子。事餘姚黃梨洲。各習一藝。務令精熟。梨洲嘗歎浙東門風之雄。莫過萬氏矣。八子名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儔。斯同。卽世所稱萬氏八龍者。

八龍兄弟。季野先生斯同名最高。崑山徐氏之讀禮通考。華亭王氏之橫雲史稿。皆先生所著書。而兩尙書攘之者也。其解經論史之書。未經刊布者尙多。藏於其裔孫後丞處斯選字公擇。沈潛理學。師法梨洲。兼紹蕺山陽明之緒。年六十卒。梨洲哭之慟。曰。甬上從游。能振蕺山之絕學。公擇一人耳。斯大字充宗。志操介持。達於春秋三禮之學。明忠臣張忠節公煌言。父友陸符死。充宗皆爲制服葬之。李杲堂先生鄴嗣。嘗言說經無雙。名擅八龍。昔有慈明。今見充宗。斯儔字允誠。子劉子殉難。其遺書皆允誠爲之藏。謝山全氏稱爲蕺山之功臣。斯年字祖繩。少從錢忠節公學爲高第。俄逢喪亂。劍戟弧矢。道於城市。讀書不輟。旣而避地屢遷。家具盡棄。悉載書卷以行。晚主桃源書院。隨學者資性。分經授之。由是來就者日衆。祖繩

於三黨皆有恩意。錢公死海外。收其文集。爲之立祠。斯程力學攻醫。當黃宗炎行刑之日。父泰興高斗魁等畫策。潛戰死囚代之。其直宗炎宴於十里者。卽斯程也。斯禎字正符。孝友性成。精研周易。旁治毛詩春秋書宗北海詩有風人之致。斯昌貢才早。歿。禹氏一家累世通經砥節。其學術行誼散見梁洲泉堂謝山寒村諸集。及郡邑各志中。蓋漢到今。如此門枋家法百不一觀矣。

滕王閣詩

南州滕王閣。毀於金聲桓之亂。順治中。蔡尙書士英開府江右。重新之。海內名流多賦詩。惟海鹽彭羨門擅場。其警句云。依然極浦生秋水。終在寒潮送夕陽。彭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詩帳詩枕

施愚山分守湖西。製詩帳。題詩其上。寄林翁茂之。一時名士多屬和名曰詩帳。或一絕句云。斗帳殷勤白苧裁。使君親自寫詩來。孤山處士詞源穩。朝日烘門懶未開。徐蝶園創製詩枕。當世名流亦多題詠。二事極新。並爲佳話。

龔陳詩詞

王考功常云合肥公流水青山送六朝才子語也。陳其年浪捲前朝去英雄語也。龔公自東粵歸過金陵賦詩山綺閣臨春玉樹飄空江鐵鎖野煙消興亡何恨蘭亭感流水青山送六朝。陳有烏絲詞三卷多瓊奇閨房游俠之詞尤妙如春陰簾外天如墨又玉梅花下交三九雖秦李不能過也。

費鹿峯

費密字此度成都人少遇逆獻之亂竄身西域不毛之地已乃溯漢江下遊吳楚居淮南老焉常寓泰州泰州守知其賢爲除徭役漁洋曾見友人几上一卷偶取視之其首篇云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詢之乃密作也遂賦詩與定交密跛一足後往蘇門謁孫鍾元稱弟子著鹿峯集。

葉星期汪純翁

汪鈍翁教授堯峯門徒數百輩比於鄭衆擊恂時嘉善葉燮星期方罷官築室吳縣之橫山下遠近從學者亦復負笈踵來廊舍爲滿鈍翁說經鏗鏗素不下人與星期持論鑿枘互相詆諆兩家門下士遂各持師說不相讓後鈍翁沒星期謂吾向不滿汪氏文亦爲其名太高意氣太盛故廊列其失非爲汪氏學竟謬蓋聖人也今汪沒誰譏彈吾文者吾少一誣友矣。

因取向所摘汪文短處悉焚之。吳下人士咸服其古道。星期前宰寶應。值三逆倡亂。驛道雲擾。黃淮交漲。隄岸屢決。毀家紓難。民賴又安。蓋非特以文學見者。

樂虎臣之學行

仁和樂虎臣先生。紹炳。明遺民心。少有志性。生計清寒。父亡於官。求商人附載東去。迎精歸。葬躬自負土成邱。時節祭奠。涕淚進涌。松草爲之萎絕。里中有避父管出亡者。先生遇之。問得其故。大悲曰。爾有父管。非苦我無父管。乃苦耳。爲賦遊子遇孤兒行。其人垂泣自恨。卒爲孝子。僮兒夜入先生室。覺其爲鄰人也。默不言。裙屐及衣被。徐曰。獨不能留此爲吾禦寒邪。僮兒驚而止。遂勸其改行。檢梳砵百錢予之。及案上齋器一二具。令檢出。其人嗚咽去。入清代。居南屏山。貧甚。屏絕饑餓。賣藥自給。先生於象緯律歷輿地禮制農田水利戎兵賦役。莫不研講。康熙八年。赦學山林隱逸之士。浙撫范忠貞公親詣之。請以憲詔固辭。卓卓乎東京人物也。

北學南學關學

清初孫徵君講學蘇門。號爲北學。餘姚黃梨洲先生宗義。教授其鄉。數往來明越間。開塾講肆。爲南學。關中之士。則萃奉西安李二曲先生容。爲人倫模楷。世稱關學。二百餘年來。講堂

茂草。絃誦隨如詞章儉陋之夫。挾科舉速化之術。儼然坐臬比。稱大師矣。

梨州印文

嘗見黃梨州先生所藏抄本習學記言一冊。上有梨州印文曰。忠端是始。梨州是續。貧不忘買。亂不忘拙。老不忘讀。子子孫孫。鑒我心曲。

汪堯峯性情下急

汪垂峯詩文爾雅。然性下急。不容人過。議論大聲。頰發赤。目光炯炯。詩文小得失。必面折之。與王阮亭以詩相戲。後遂成隙。與宋荔裳議論不合。輒自詫曰。吾乃與此人同名。

文人習氣

李天生爲三相國所薦。至京師。名重一時。容齋以同姓年長。兄事之。天生居之不疑。人尊爲關西夫子。與顧寧人講韻學不合。加以聲色。與毛西河辨古韻不相下。大怒。始而啁啾。繼加拳勇。西河避之。邱海石丁野鶴皆山左詩人。阮亭懷人詩。所謂九仙詩人。丁野鶴。又齊名當日。邱靈鞠是也。二君平生友善。一日同飲鐵溝園。論文不合。變罵不已。邱拔壁上劍逐丁。丁急出上馬逸去。邱追不及。乃返。東人傳爲佳話。

吳漢槎在寧古塔所得

吳江吳孝廉漢樑。以順治十五年流寧古塔。二十餘載。康熙辛酉歸至京師。相見出一石。其狀如石。作紺碧色。云出混同江中。乃松脂入水。年久所結。所謂肅慎之矢也。又高麗蓍子一枚。乃碑礫所製。又云寧古塔東北二百餘里。乃金之會寧府。有斷碑。尚存。書法如柳。識。頗爲一流人所碎。碑文可以辨識者。有俯觀闕庭。又文學盛於東觀云。

竹垞先生風趣

竹垞先生年五十。舉鴻博。與同郡高念祖。偕同舟入都。每日暮停棹。輒失所在。高往迹之。已闌入酒肆。爛醉臥。下矣。

吳蓮洋

吳蓮洋（字）應博。學鴻詞之徵。在京待試。益都相國以扇索書。蓮洋漫墨大書一絕句還之。益都毫不介意。尚時士氣如此。欲其逢迎。候必不能也。

曝書亭

曝書亭久廢爲桑田。南北垞種桑皆滿。亭址無片甃。而荷鋤犯此地者。其人輒病。豈文人真有靈魄耶。阮芸台就其址。重建曝書亭。石階石柱。可久不廢。曝書亭中。扁爲嚴太史（繩孫）所書。亭圯而扁未毀。仍懸亭中。舊有楹帖。爲汪檢討（楫）書。竹垞集杜句云。會須上番看。

成竹。何處老翁來賦詩。聯木久無。文達重書。刻於石柱間。

先輩眼力

朱竹垞少時。猶得見吳梅村。時吳年已八十餘。見朱詩大賞識。謂人曰。此子將來必成名家。惜我年已老不能見。爾可拭目俟之。先輩眼力。往往有此真識。

雅曠美貶

朱竹垞先生嗜書若命。典試江左時。絳雲已燬。聞牧齋族子錢遵王撰讀書敏求記。載宋板元鈔次第。完闕甚備。撒棘求一見之。秘不肯出。乃置酒。召諸名士高談。遵王與焉。私以黃金及青鼠裘賂其侍史。啟篋得之。招藩署廊吏數十人於密室。夜半寫畢。并錄得絕妙好詞。時人謂之雅曠。又先生直史館日。私以楷書手王繪自隨。錄四方經進書。學院牛鈕劾其濁洩。吏議鐫一級。時人謂之美貶。噫。翰林官以是左遷。視今之廢書不觀。濫躋華要者。榮辱何如。

六詩三筆之譽

建甯朱仕玠。仕秀兄弟。皆爲教諭。仕秀名尤高。師事朱笥河。善爲古文。仕玠工詩。爲歸愚尙書所獎賞。閩人中士有六詩三筆之譽。

杭墓浦負謝山於死後

徐先生煙嶼樓文集有記杭董漁一篇。節錄之曰。始二人以才學相投契。爲最昵密。客京師。維揚。無一日不相見。談笑辨論。相服相稱。數十年無間言也。既而嶽山磨東。粵制府之聘。往主端谿書院。董浦同時爲粵香書院山長。謝山自東脩外。一介不取。雖弟子餽時物。亦峻拒之。董浦則細載湖州筆數萬。乞粵中大吏函致其僚屬。用重價強買與之。謝山遺書規戒。謂此非爲人師所宜。不聽。謝山歸。以告揚州馬氏兄弟。他日董浦至馬氏。秋玉昆季甚詰。董浦董浦不敢辨。而怨讒山切骨。而謝山不知也。謝山既卒。其弟子如蔣樗庵。董小純。諸君念其師。執友莫董浦若。乞之銘墓。董浦使來索遺集。與之久無報章。屢索還遺集。終不報。而董浦道古堂文集雕本也。矣。諸君視其目。有鮪埼亭集序。忻然檢讀。則若響若。不。解。所謂細繹之。又似謝山有敗行。者皆大驚怪。又竊觀其他文。則竄謝山文爲己作者。六七篇。於是知董漁賣死友。而不知其賣之之故。既而自維揚來者。道其詳於樗庵。始恍然大悟。其後樗菴弟子有鈔鮪埼亭集。而以梳序冠首者。樗菴見之大怒。乃手記董浦負謝山始末於序後。而此書後歸徐先生。故先生詳述之如此。樗菴固不妄語。徐先生亦不輕詆前輩者。且董浦粵游集。每有以滄筆饋某官詩。其文集中。攷據論辨之作。頗與鮪埼相出入。然則才如董浦。竟有文無行至。此亦可唏矣。

杭世駿逸事

一乾隆癸未歲。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舉御史。例試保和殿。大宗下筆爲五千言。其一條云。我朝一統久矣。朝廷用人。宜混滿漢之見。是日旨交刑部。部議擬死。上博詢廷臣。侍郎觀保奏曰。是狂生。當其爲諸生時。放言高論久矣。上意解。赦歸里。一。大宗原疏留禁中。當日不發鈔。又不自存集中。今世無見者。越七十年。大宗外孫之孫下大。抱大宗手墨三十餘紙。鬻於京師市。有蘭紙淡墨一紙。半乃此疏也。大略引孟軻齊宣王問答語。用己意。反復說之。此稿流落琉璃廠肆間。一乙酉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召見。問汝何以爲活。對曰。臣世駿開舊貨攤。上曰。何爲開舊貨攤。對曰。買破銅爛鐵。陳於地賣之。上大笑。手書買賣破銅爛鐵六大字。賜之一癸巳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名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尙未死麼。大宗返舍。是夕卒。一。大宗自丙戌迄庚寅。主講揚州安定書院。課諸生肄四通。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鄭氏通志。世稱三通。大宗加司馬光通鑑云。

書杭世駿遺事

杭檢討。名世駿。錢唐人。少舉於鄉。乾隆元年。以鴻博科官翰林院檢討。先生性伉爽。能面責人過。同官皆嚴憚之。乾隆中葉。上思得直言。及通達治體者。特設陽城馬周科。試翰林等官。

先生預焉。日未中，已得數千言。語過蕭南。末又言滿洲人官督撫者過多。觸上怒。抵其卷於地者再。已復取視之。時先生試畢。意得甚。方趨同官寓邸。忽內傳片紙出。言罪且不測。同官恐促先生急歸。先生笑曰。卽罪當伏法。有都市在。必不污君一片地也。何恐。尋得旨。放歸。先生家故不豐。以授徒自給。主揚州安定書院者幾十年。以實學課士子。暇卽閉戶著書。不預外事。又疎嬾甚。或頻另不衣冠。性頗嗜錢。每館俸所入。必選官板之大者。以索賈之。積牀下。或至尺許。其么麼破碎及私鑄者。方以市物。兩手非墨污。卽銅錢盈寸。然先生雖若有錢。癯。嘗見一商獲罪。僱使。弄先生莫能解。夜半走先生所乞救。并置重金案上。先生擲出之。不顧。最不喜讀邸報。里居二十年。同歲或積官至大學士。尙書總督。先生不知也。歲成子劉文定繪適服闋。特旨以吏部尙書。檄辦大學士。內召過揚州。訪先生。先生見其冠服。詫曰。汝今何官。曰不敢欺。參預閣務者。已數年矣。先生諱之曰。汝吳下少年耳。亦入閣辦事耶。闕堂笑。乃別。先生一歲。必兩歸錢塘。歸後無事。或攜錢數百。與里中少年博。左近望僂橋下。時錢文敏維城視學浙中。詞館後進也。一日盛暑。張蓋往訪先生。頭踏過橋下。文敏已從輿中望見先生短葛衣。持蕉扇。與諸少年博。正酣。文敏卽出。與揖曰。前輩在此乎。時先生以扇自障。業知不可揜。卽回面語曰。汝已見我耶。文敏曰。正詣宅謁前輩耳。曰吾屋舍甚隘。不足容從者。

文敏固欲前。先生固卻之。始尋道反。文敏去。諸少年共博者。始從橋下出。驚問曰。汝何人。學使見敬若此。曰我衙門中後輩耳。遂不告姓名去。

紀齊召南宗伯

天台齊息園少宗伯召南。由制科起家。乾隆癸亥。御試翰詹諸臣。題爲竹泉春雨賦。人皆不知爲御書。宗伯作獨稱旨。特取一。名擢閣學。其賦天語褒獎。卽寫入御筆畫卷之後。裝潢成軸。宗伯因賦詩紀恩云。賦比相如定不如。卻登玉軸五雲書。武皇縱歎凌雲筆。祇聽旁人誦子虛。宗伯之從兄周華。性怪誕。爲逆犯呂留良訟冤。錮刑部獄數年。乾隆元年恩赦。出至湖北爲道。士子某迹至武當山迎之以歸。年逾六十。乖僻如故。自作詩文署地輿字。隱以配呂之天蓋樓。宗伯屢次戒之。不聽。會熊中丞以事至台。周華笑出獻書。語多狂悖。不經熊據實劾奏。置周華極典。宗伯亦因是落職。

胡稚威臨歿語

胡稚威踰墮不遇。晚依蒲州田侍郎懋。以太原志屬焉。偶瘵疾。太守周西鯨來視。稚威已撒帳。盛服殮。舉手曰。別矣。既嗅。氣蒸蒸若騰烟。須臾復張目曰。不能再生人間。爲南人乎。北人乎。周泣下曰。南人歸南。曰然。遂氣絕。

趙徵君賜錦堂

趙谷材徵君。昱家。藝側理紙。蓋南越人以海苔爲之。質堅而膩。世不輕有。高宗南巡。獻之行。在拜賜宮錦四端。沈觀察椒園。以賜錦名其堂。梁觀察瑤峯爲之書。沈宗伯歸愚記之。梁少師蘇林書以勒石。

葉文敏之居鄉

葉文敏公夙著清操。家無餘財。以斯文爲己任。詩宗蘇陸。文宗眉山。生平服膺王阮亭詩。汪鈍翁文。而公實兼有二家之長。予告歸。崑山有密陳其居鄉不法者。上命蘇撫田雯察之。雯以鄉評之實入奏。上曰。朕固知葉方謫不如是也。

文人好名

查夏重姜西溟。唐東江。湯西崖。宮恕堂。史蕉飲。在臺下爲文酒之會。嘗爲吾輩將來人各有集。傳不傳未可知。惟彼此牽綴姓氏于集中。百年以後。一人傳而皆傳矣。文人好名。結習難忘如是。

林茂之之清貧

林茂之。號老金陵。冬夜詩云。老來貧困實堪嗟。寒氣偏歸我一家。無被夜眠牽破絮。渾如孤

鶴入蘆花。夏日又無帷帳。或遺之。則以易米。施愚山曰。夏無帷。病于寒無氈。君能守之。當爲作計。處士笑曰。當守之以虎。客皆絕倒。後愚山自豫章寄一紵帳。書絕句云。北窗高臥豈知貧。料理偏愁白髮人。紵帳親題林處士。草堂長伴百年身。並屬同志者各題一幅。日不問知爲林處士物。卽爲之墨守可也。時茂之年八十三。老健如五六十許人。

汪顧不薄今人

汪鈍翁與友人論師道書。謂當世可師之人。其經學修明者。曰顧亭林。炎武。李天生。因篤。其內行淳備者。曰魏環。極象樞梁。曰緝熙。顧亭林答之曰。茗文有所未知者。未可以遺也。輒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爲己。探頤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友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兩先生可謂不薄今人矣。

葉奕繩強記法

張爾岐云。歷城葉奕繩。嘗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卽箇錄之。錄訖

乃朗誦十餘遍。粘之壁間。每日必三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即就壁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筒中。俟再讀有所缺。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爲汎覽者。略得影響而止。稍臨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余之約取而實得也。葉有文采。善劇曲。濟南人士推爲淹洽。其所言真困學要法。按陳廉祺云。他書記此法。粘壁之後。尙有分爲二筒者。一虛一實。今日稱左筒所儲。逐條溫覽。投之右筒。明日稱右筒亦然。其功尤爲精密。

曹學士爲清初理學名臣

黃岡曹學士本榮。爲清初理學名臣。其學初從陽明入。直悟心原。繼以踐履篤實之功。著五大儒語錄。及周張精義。王羅擇編。居要錄。切問錄。諸書。其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薛與陸王並行。嘗應詔上疏。請舉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平大業者。朝夕討論。從此設誠致行。自能祈天永命云云。傷旨嘉納。官司業。刊白鹿洞學規。以教諸生。日侍講幄。論辨經義。問無不對。對無不盡。同年生譚鳳禎。殉於京師。學士爲之治喪。譚妾生子。令室中婢乳之。後成立。魏敏果爲賦。古人交行。學士旣卒。蘇門孫徵君。憫惜之。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宋元之際。道在許子。明清之際。道在曹子。世以其言爲不可易。

進士不讀史記

宋荔裳方伯。在塾讀書時。有岸然而來者。則一老甲榜也。問小兒讀何書。以史記對。問何人所作。曰太史公。問太史公是何科進士。曰漢太史。非今進士也。遂取書閱之。不數行。輒棄去。曰亦不見佳。讀之何益。乃昂然而出。此事王新城尙書香祖筆記中載之。夫方伯非妄語者。也尙書非妄記者也。世果有如是之甲榜耶。噫。

名流疏於韻學

已未宏詞科。施愚山以奸韻降等。錢塘王嗣槐以失韻黜落。而鈍翁稼堂皆有錯處。明人多疏於韻學。雖名家亦多誤用。清初名流如梅村西堂輩。皆不甚切究。溫公曰。儲萬物之體用。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莫過於韻。故讀書須識字。作詩須辨韻。

長安耆舊

計改亭東作耆舊記。康熙十一年。海內耆舊。重於長安者。蘇門孫徵君鍾。元年九十二。北平孫少宰退谷年八十。王尙書敬齊年七十一。崑山顧隱君寧人年六十。徵君之學。從象山陽明入。而踐履篤實。大節不苟。侍郎之學。以朱子爲宗。五經俱有纂述注疏。尙書湛深經術。尤工文章。古近體詩。隱君專精訓詁之學。考訂詳慎。爲侍郎密友。改亭止就一時朝士往來者。

言。

人才月旦

清初有江左三鳳皇。後又稱王樓村唐實君。顧俠君爲二小鳳皇。阮亭稱南施愚山。北宋荔裳。倦圃稱北李天生。南潘次耕。趙秋谷以朱王並稱。周銅野謂國朝詩人。阮亭第一。查初白次之。又其次則汪蛟門。

計東陳其年性情各異

計改亭東云。予與陳其年同讀書於宋司業德宜家。其年居西舍。予東舍。燈火相照。予不能夜坐。而喜早起。其年吟咏必至夜分。而起每遲。其年好爲驚艷絕麗之文。予嗜蒼涼古質之作。兩人性不相易。然至相契。

尤西堂自營生曠

尤西堂侗。晚年嘗言不講學而味道。不梵誦而安禪。不導引而攝生。此吾所以異於人也。築生曠官山。自爲之誌。搆丙舍於兩旁。年八十時。偕老友二三人。往來觴咏於其中。風流近代所少。

吟詩寫字之敏捷

馮益都文毅。博携諸名士雪中遊善果寺。晚歸。取陳檢討其年詩。令毛西河和。一人倡韻。一人給寫。隨倡隨咏。信口占叶。不許停刻。亦絕伎也。同時如龔芝麓。司寇高念東。少宰。皆以捷敏見稱。毛西河奇齡。自言爲文。每日可一萬字。爲詩。每日可一千句。陳其年言腹中尙有駢體文千餘篇。恨手不及寫耳。視宋仇萬頃未達時。挈牌賣詩。每首三十文。停筆磨墨。罰錢十五。不足數矣。趙松雪自言一日寫一萬字。夔子山自言一日能寫三萬字。以檢討之才。得平章之手。斯兩美合矣。

張湘曉訓子書

清初乙酉江南解元張湘曉九徵。視學河南。乞歸。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儒。家宰郝恭定惟訥薦之。貽友人詩云。少不如人何況老。身將終隱又焉文。又遺懷云。虛名空好羊公鶴。肥遯深慚梁伯鸞。京雒少年爭獻賦。伏生接武賈生難。人是以知公不出山矣。子文貞公玉書。性淡泊。從不肉食。日粗糲一盂。或山藥少許。官庶子。爲明史總裁。湘曉貽書戒之曰。此非養身之道。食不厭精。汝未讀鄉黨耶。退直後。宜靜坐片刻。養身節勞。勿以膏自焚也。古樂府殺君馬者路旁兒。謂竭馬之力。以娛道旁耳目。吾慮汝之馬力竭矣。文貞聞命悚然。加一餐焉。

東里奇句

清朝藝苑

吳東里先生名宗潛。崇禎末以諸生負重名於時。鼎革後隱於醫。有中秋家讀詩云。大烹豆腐瓜。蔬菜高會荆。妻兒女孫。句法極爲奇創。康熙丙寅年已八十餘。其將易箴也。忽起坐曰。尚有詩債未了。亟呼孫口授。沈介軒長歌。令書之。爛熳數十韻。詩成。瞑目而逝。

吳漢槎之自矜

吳兆騫字漢槎。江蘇吳江人。幼慧。江。傲放自矜。在塾中見同輩所脫帽。輒取溺之。塾師責問。兆騫曰。居俗人頭。何如盛鬚。師歎曰。他日必以高名賈禍。順治十三年舉鄉試。坐通榜。謫戍寧古塔。居塞外廿餘年不得歸。其友顧貞觀素善明珠子成德。時爲譜。又以語激之。德爲盡力。久之得赦歸。兆騫詩風格道上。如山空春雨白。江迴暮潮青。羌笛關山千里暮。江雲鴻鴈萬家秋。皆一時傳誦。

張鵬翼篤信程朱

清初儒者。連城張先生鵬翼。篤信程朱。銳意問學。自治甚嚴整。終日端坐。跣步不苟。盛暑不袒。務事親養志無違。居喪蔬食三年不外遊。不內寢。動必以禮。嘗曰。考亭易簣之年。乃我下帷之始。蓋僞焉日有孳孳。不知其老且耄也。所居鄉曰新泉。男女往來。分二橋。道不拾遺。市中交易。先讓外客。皆服先生之教也。漳浦蔡文勳公書醇學二字表其閭。(按先生與林赤

章童玉鉉李銀峯董若水四君友善。號曰四愚。搆四愚亭於冠豸山中。先生獨結屋居山之深邃處。晚年與長江黃霽陽聲游。其及門則黃建中劉偉克傳其業。耿逆僞將軍劉應麟聞先生諳琴律。劫至郡。強使鼓之。先生白衣抱琴不彈。應麟知其難屈。卒釋歸。

陸鐵莊

陸鐵莊（楸）家貧力學。爲郝塾師。朱大占先生（旂）避雨村莊。見其文大奇之。爲延譽於其座。師秦對巖。延之至家。名大噪。嘗偕華凝脩至澄。赴京師。王崑繩（源）劉繼莊（猷廷）咸與訂交。陸不欲久居。賦雁詩見志。有河朔草深多羽箭。江南水淺足孤蘆之句。浩然而歸。

江左三鳳皇

宜興陳其年。檢討。少清臞。冠而于思。鬚浸淫及顛準。士友號爲陳髻。性好雅游。以文章鉅麗。爲海內推重。相與蹴角壇坫者。吳江吳漢槎。雲間彭古晉也。梅村祭酒有江左三鳳皇之目。其年未達時。常自中州入都。偕朱竹垞合刻所著曰。朱陳村詞流傳入禁中。蒙聖祖賜問。褒賞。陳康熙每讀湖海樓集。輒歎其辭文胎息六朝。固已壓到流輩。其填詞則湛雄哀豔。獨往獨來。尤覺元明迨本朝。無與抗手也。吳彭二君。恐非勍敵。

好講古音

亭林先生西遊。生季天生家。一日亭林臥未起。天生謂之曰。汀芒矣。亭林愕然。天生曰。子好講古音。尙不知天應讀汀明應讀芒耶。亭林爲之大笑。蓋嗜古之不可泥古也。

詣鄭

潘稼堂未過時。常遊京華。主於柯都諫家。柯同鄉鄭文谿。少年善謔。以潘夙有高尙名。口占一絕嘲之。起曰。夷齊陸續到皇畿。日向朱門乞蕨薇。云云。潘卽和韻答曰。蒲東回首思依依。欲向關西心事違。輸卻櫻桃紅一點。春風重著繡鞋歸。每句隱一事。論鄭其詞絕妙。而意極虐。

李笠翁

李笠翁在清初時。工揣摩。走聲勢。取重於時。能以術籠取人。贊。贊作奈何天。先出上半本。其所云關里侯者。蓋嘲衍聖公也。扮演醜惡。備極不堪。衍聖患之。賂以重金。復出下半本。則所謂關里侯者。已獲神佑。完好如常人矣。

暗書

王恕能暗中作書。嘗見其暗書之對。雖行列稍欹斜。而款式筆畫無誤。

邵潛

邵潛字潛夫。自號五岳外臣。南通州人。性傲僻。不諧俗。好譏罵。人人多惡之。及與李本寧。鄒彥吉。黃貞父。陳仲醇諸公遊。所著友誼錄。循吏傳。印史諸書。多可傳者。年五十無子。娶後妻。成。久之。嫌其貧。老棄去。一婢。又爲勢豪所奪。遂隻身客如臯城西門。年八十矣。康熙乙巳。漁洋過臯。訪之。茅屋三間。黝黑如漆。邵筋骨如鐵。白髮鬢髮被領。雙眸炯然。具果菽留予飲。尚盡數觴。與修楔。冒氏洗鉢池。尙能賦詩。陳其年云。古今文人多窮。然未有如邵先生者。聽其言。愴然如劉孝標所自序也。

敬一主人詩

鎮國公敬一主人諱國齋。世祖之庶兄也。居瀋陽。以庚戌七月薨於京師。性淡泊。如枯禪。老衲。好讀書。善彈琴。工詩畫。精曲理。樂與文士遊處。常見其仿雲林小幅。筆墨淡遠。擺脫畦徑。雖士大夫無以踰也。有恭齋堂詩一卷。頗多警策。

姜徐謹對

萊陽姜吏部如須。(垓)南渡後。流寓吳郡。與徐孝廉昭法。(枋)友善。一日同行闔門市。姜顧徐曰。桓溫一世之雄。尙有枋頭之敗。徐應聲曰。項羽萬人之敵。難逃垓下之誅。相與抵掌大笑。市人皆驚。

二十八圍

宣成老儒丘(名)華林者。工書法。嘗賦梅花詩百首。以示梅禹金。梅但爲點句讀而已。一日。閩人林初文(章)孝廉。以一絕句示梅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梅環節逐字爲加圈贊。丘見之。溫曰。林詩二十八字。正得二十八圍。吾詩百篇。最少豈不直得二十八圍乎。人傳以爲笑。

李侍郎

六合李侍郎(敬)字退菴。論詩文。一字不輕放過。其詩有云。酒醒亭午後。人憶秣陵西。瓜步新添水。清明遠送行。此例數十句。唐人絕調也。有集二十卷。手自編刻。去留甚嚴。甫刻成而病。臨歿戒其子曰。我死後二十年。始可行世。漁洋云。實本朝一作手也。

劉公戡詩

劉吏部公戡(體仁)詩。往往有風味。嘗有寄友人絕句云。西湖小閣多晴月。好友同舟半是僧。寄語江南老桑苎。秋山紫蕨憶行騰。公戡自編詩逸此。漁洋爲口誦之。公戡喜以爲真能賞音也。又公戡友人某。素嗜琴。歿數年矣。公戡一日攜諸姬郊行。過其墓。停車酌酒。使諸姬於墓下。各操一曲而去。其標致如此。

韓畱工詩善琴

韓畱字石耕。北平人。亂後遊江南。循歷台宕諸勝。客死平湖。畱善鼓琴。操北音。終身不娶。遊覽江湖以終。今之牧犢子也。尤工五言詩。有句云。春愁當二月。酒渴起三更。

詩兆

漁洋順治己亥客京師。日聽劉公猷吏部鼓琴。賦詩贈之。云。與君更作他年約。黃鶴山中訪戴行。至壬寅歲。相遇於京口。京口有黃鶴山。在城南五六里。卽招隱寺。宋戴顓故居也。始悟前詩蓋有定數云。

周氏一門風雅

華亭周茂源釜山。官秋部時。以恤刑駐節雪苑。有山人得罪。別駕欲加以刑。山人倉卒中。託言秋部執友。冀緩其責。實未嘗謀面也。別駕謁周問之。答曰。此余好友。幸君相諒。山人得無恙。一時推爲長者。按釜山後守處州。有鶴林雲岫樵風諸藎。詩名在施愚山宋直方之間。有子名綸。字應垂。羈卯之年。嘗誑客以其詩雜釜山集中。客無以辨。由是著名。著有芝石山堂稿。綸子稚康。少年作錢唐觀潮賦。爲時傳鈔。下筆千言。天才雄放。嘗署門聯云。論家世如閣帖官窰。可稱舊矣。問文章似談箋願繡。（按一物皆松江產）換得錢無。其不羈若此。周氏

三世清才逸韻。屢見於居易錄。池北偶談。今世說。筠廊偶筆諸書。可謂一門風雅矣。

王丐王尸

金陵王槩。字安節。善畫山水。其兄著字宓草。工花卉翎毛。兄弟皆能詩。往往可誦。著本名尸。槩本名丐。後改今名。嘗見槩兩篇云。虛聽吮筆臨秋水。霞羨蒼蒼冷到天。爲愛芙蓉江月好。小亭長伴鷺絲眠。又潯陽江水抱城流。庾亮曾經此地遊。亦是新涼當八月。遂教高會攬千秋。風騷接席無今古。喬梓凌雲富唱酬。傑閣共傳詩句好。飛揚與不減南樓。槩詩人方文爾止增也。

王安節王宓草印譜

周亮工曰。王安節槩。其先醉李人。久占籍白下。與弟宓草著同受教於尊公左車先生。左車好奇。以丐名之。字曰東郭。以尸名其弟。字曰弟爲。久之乃改今名。宇安節幼羸弱。壯乃鬚眉如戟。負穎異質。詩古文詞。及制舉業。皆能孤行己意。避人居西郭外莫愁湖畔。罕與人接。然四方文酒跌宕之士。至金陵者。無不多方就見之。安節以其詩文之餘。旁及繪事。水石人物。花卉羽毛之屬。動筆輒有味外之味。曾爲予兩作禮塔圖。兩作浴佛圖。狀貌皆奇古。略無近人秀媚之態。真足嘉賞。畫成。輒自題識。予每謂王安節甫二十餘歲。其才藝便可了數輩。使

更十年。世人不說徐青燦矣。圖章直追秦。漢亦肯爲予。作今銓次于後。予友方爾止。一女。輕字人。寃堵于江南。久之。奇安節。以女妻之。爾止負一代名。不妄許可。至一見安節。卽以女妻之。安節可知矣。宓草亦作印章。古逸無近。今餘習亦次于後。宓草不亞安節。繪事遂欲與兄並驅。同人咸曰。元方季方。難爲兄弟也。安節王母與兩尊人。及安節。皆落地不茹葷。獨宓草微能食乾饅。人稱其爲一門佛子云。

姜次生印章

姜次生正學。浙蘭谿人。性孤介。然于物無所忤。食餼于邑。甲申後棄去。一縱于酒。酒外惟寄意圖章。得酒輒醉。醉輒鳴歌。元人會稽太守詞。又好于長橋上鼓腹歌。衆環聽。生目不見聞人聲。乃益高。每醉輒歌。歌文必會稽太守詞。不屑他調也。方邵村侍御爲麗水令。生來見。謂侍御曰。公嗜圖章。我製固佳。願爲公製數章。正學生平不知干調。但嗜飲耳。公醉我。我爲公製印。公意得正學。正學意得侍御。乃與飲。醉卽歌會稽太守詞。于是侍御得生印最多。侍御署中釀。亦爲生罄矣。一夕。漏下數十刻。署中盡熟寐。忽剝啄甚。侍御驚起。以爲寇。且發視。則御史臺霹靂符也。驚起詢。則報曰。姜生見侍御遣人謝曰。夜分矣。請以味爽。生旬旬曰。事甚急。侍御以生得他傳聞意外也。急趨迎之。執手問故。曰。我適爲公成一印。殊自滿志。不及

日急欲令公見也。事孰有急于此者乎。遂出學中。握視之。侍御乃大笑。復曰。如此印。不直一醉耶。於是痛飲。既明而去。去又于橋上。歌會稽太守詞。橋側餅師。磨家起。獨早。競來聽之。謂此君起乃更早。遂已醉耶。生意乃快。生無妻。無子女。常自言曰。劉蕡吾鄉里。吾印必傳吾之嗣續也。吾何憂。別侍御返里。年八十卒。

南陳北崔

陳洪綬號老蓮。諸賢人。前明崇禎間。召入供奉。不拜。甲申後。名益高。技亦益進。書法道逸。善畫山水。尤工人物。得李公麟法。衣紋圓勁。設色奇古。論者爲筆意在仇唐之上。與北平崔青蚓子忠齊。名稱南陳北崔。

詩家三王畫家三王

自昌黎以名次三王爲榮。幸而三王二字。遂爲雅典。有清亦有兩三王。漁洋與其兄士祿。士祐。連牀唱和。人各有集。世稱濟甯三王。此詩家之三王也。王烟客太常時敏。爲一代畫苑開山。四方工畫者。得其指授。無不知名。同鄉廉州太守鑑字元照。亦善山水。摹古尤精。及太常孫麓臺少司農原祁。以畫侍直內廷。法大癡。淺絳尤爲獨絕。人稱太倉三王。此畫家之三王也。太常諸公。又與常蕪王翬。石谷號四王。石谷亦太常弟子。太常目爲畫聖。

世祖識秦鈇書法

順治乙未會試榜發。世祖正留意文學。命取原卷進御覽之。稱善者數四。比廷試卷進呈。世祖閱至第三人卷。顧謂讀卷官傳聊城以漸曰。卿知此卷爲誰。傳公謝不知。世祖曰。此會元秦鈇作也。朕於其書法知之。拆卷果然。世祖大悅。召見南海子。賜袍服。比第一人。

三大奇書

清初諸儒稱梅文鼎歷算全書。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李清南北史合鈔。爲三大奇書。按李氏之南北史鈔。與後之沈炳震新舊唐書合鈔。皆博瞻過人。而疏畧不免。尙不及彭元瑞劉鳳詒合注新五代史體例之善。以擬梅顧二書。經天緯地。專門名家。更瞠乎後已。

崑山徐氏傳是樓

崑山徐健庵先生宋元經解之刻。實是津逮來賢。肇起熙朝樸學。其私家藏書曰傳是樓。向不得其解。後閱汪鈍翁傳是樓記云。先生召諸子登樓而詔之曰。吾何以傳女曹哉。嘗慨爲人父祖者。每欲傳其土田貨財。而子孫未必能世富也。欲傳其金玉珍玩鼎彝尊罍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寶也。欲傳其園池臺榭歌舞輿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娛樂也。吾方鑒此。則吾何以傳女曹哉。因指書而欣然笑曰。所傳者惟是矣。遂名其樓爲傳是。

海內八家

西樵漁洋兄弟官盡下時。與宋荔裳。施愚山。汪茗文。沈繹堂。曹願庵。程周量。連日夜爲文酒歡。稱海內八家。

易堂田子北田五子

寧都魏祥。與仲弟禮。季弟禮。同邑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南昌彭士望。林時益。號易堂九子。易堂者。魏祥講學所也。時粵中有北田五子。亦稱五先生。五人者。何。左。玉。弟。不。偕。梁。器。圃。陳元孝。陶苦子也。皆以聲應氣求。相從講學。有名字於世。

八大山人傳

八大山人。明寧藩宗室。號人屋。人屋者。廣廈萬間之意也。性孤介。穎異絕倫。八歲卽能詩。善書法。工篆刻。尤精繪事。嘗寫菡萏一枝。半開池中。敗葉離披。橫斜水面。生意勃然。張堂中。如清風徐來。香氣常滿室。又畫龍。丈幅間。蜿蜒升降。欲飛欲動。若使葉公見之。亦必大叫驚走也。善談諧。喜議論。娓娓不倦。嘗傾倒四座。父某。亦工書畫。名噪江右。然暗啞不能言。甲申國亡。父隨卒。人屋承父志。亦暗啞。左右承事者。皆語以目。合則頷之。否則搖頭。對賓客。寒暄以手。聽人言古今事。心會處。則啞然笑。如是十餘年。遂棄家爲僧。自號曰雪个。未幾病癩。初則

伏地鳴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踉跄踴躍。叫號大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於市。一日之間。癡態百出。市人惡其擾。醉之酒。則癡止。歲餘病間。更號曰个山。既而自摩其頂曰。吾爲僧矣。何不可以驢名。遂更號曰个山驢。數年。妻子俱死。或謂之曰。斬先人祀。非所以爲人後也。子無畏乎。个山驢亦從富貴中來。遂慨然蓄髮。謀妻子。號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爲大。而無大於我也。山人既嗜酒。無他好。人愛其筆墨。多置酒招之。預設墨汁數升。紙如干幅於座右。醉後見之。則欣然潑墨。廣幅間。或灑以敝帚。塗以敗冠。盈紙骯髒。不可以目。然後捉筆渲染。或成山林。或成邱壑。花鳥竹石。無不入妙。如愛書。則攘臂搦管。狂叫大呼。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醒時。欲覓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百鎰於前。勿顧也。其癡如此。外史氏曰。山人果癡也乎哉。何其筆墨雄豪也。山人詩畫。大有唐宋人氣魄。至於書法。則胎骨於晉魏矣。問其鄉人。皆曰。得之醉後。嗚呼。其醉可及也。其癡不可及也。

孫北海雅謔

清順治中。張爾唯太守。學曾。由部郎出守蘇州。將出都。孫北海。曹倦圃。龔芝麓。三公設宴祖餞。各攜所藏法書名畫相誇示。太守亦出舊藏江貫道長江萬里圖卷真蹟。三公傳觀。皆愛不釋手。曰。此蹟可謂今日歷卷矣。太守意得甚。北海徐曰。此圖以萬里名。而爾唯一人據之。

無乃太貪。不如截作四段。四人分有之。人各得二千五百里。不亦可乎。曹襲皆抵掌稱善。立呼侍者。以刀尺進。太守窘甚。至長跼乞哀。北海大笑曰。吾今日得一集唐絕對矣。衆問之。則翦取吳淞半江水。惱亂蘇州刺史賜二語也。一庶爲之絕倒。

陳老蓮別傳

洪綬好畫。蓮自稱老蓮。數歲見李公麟畫孔門弟子。勸水能指其誤處。十四歲懸其畫市中。立致金錢。初法傅染時。錢唐藍瑛工寫生。蓮請瑛法傅染。已而輕瑛。瑛亦自以不逮。蓮終其身不寫生。曰。此天授也。蓮遊于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爲窳儒畫。窳儒藉蓮畫給空。豪家索之。千緡勿得也。嘗爲諸生督學。使索之。亦勿得。願生平好婦人。非婦人在坐不飲。夕寢非婦人不得寐。有攜婦人乞畫。輒應去。崇禎末。愍皇帝命供奉。不拜。尋以兵亂。監國中待詔。王師下浙東。大將軍撫軍固山。從圍城中。搜得蓮。大喜。急令畫。不畫。刀迫之。又不畫。以酒與婦人誘之。以畫人之請。築所爲畫。署名。且有粉本。渲染已大飲。夜抱畫寢。及伺之。遯矣。朝鮮元良哈日本撒馬兒罕烏思藏購蓮畫。重其直。海內傳模爲生者數千家。甬東袁貽賓爲洋船典簿。記藏蓮畫兩幅。截竹中。將歸。貽日本主。主大喜。重子宴。酬以囊珠。亦傳模筆也。蓮嘗模周長史畫。至再三。猶不欲已。人指所模畫。謂之曰。此畫已過周。而猶矜。矜何也。曰。此所以

不及者也。吾畫易見好。則能事未盡也。長史本至能。而若無能。此難能也。吾試以爲文言之。今夫爲文者。非持論。卽據事耳。以議屬文。以文屬事。雖備經營。亦安容有作者之意。其存中耶。自作家者出。而作法秩然。每一文至。必銜毫吮墨。一若有作者之意。先于行間。舍夫論與事而就我之法。曰。如是則當。如是則不當。而文亡矣。故夫畫氣韻兼力。瀟灑容。周秦之文也。勾綽捉勒。隨境塹錯。漢魏文也。驅遣于法度之中。釘前燕後。陵轢矜軼。搏裂頓斫。作氣滿前人家也。故畫有入神家。有名家。有當家。有作家。有匠者家。吾惟不離乎作家。以負此賺也。其論如此。蓮畫以天勝。然各有法。骨法法吳生。用筆法鄭法主。墨法荆浩。疏道傳染法管仲姬。古皇聖賢孔門弟子。法李公麟。觀音疏筆法吳生。細公麟。諸天羅漢菩薩神鬼醜法張驪。衣冠士法閻右相。士女法周長史。防几幃尊。餅罌。什器。戎衣。穹廬。番馬。駱駝。羊犬。法趙承旨。鈎勒竹法劉涇。折枝桃。牡丹。梅。水仙。草花。法黃檢。校錢選。烏晴花。鬚。點。漆。凸。厚。法宣和。蠶蟬。峽。蝶。蟻。螳。螻。蠅。蟹。法宣和。亦雜法。崔徐黃父子。蓮法於蓮。（於青年以蓮稱）

錢牧齋雜記簿

杭孫某。以事至蘇。家有古書畫一小櫃。寄交居停主人。久之歸。取櫃。則似已開動。亟揚開觀之。書物抖亂。無從查檢。意甚惡之。忽見主人據一舊書本。援筆揮灑。意甚自得。亟視之。卽已

所藏錢牧齋親筆香齋雜記簿也。讀此。問何故毀我佳物。主人曰。汝真太欺。前恐櫃中物受潮。溼。擬爲曬。不意此等帳簿。汝乃視爲珍物。亦皮置其中。吾故取出爲習字之用。焉能大怒。竟無從與辨也。

黃摩西序錢牧齋文

黃摩西云。錢蒙叟之爲人。熱中作僞。久爲論者所鄙夷。視其點紫東林。蒙叟有天巧星之目。而其一生之僞得奄失。卒之進退失據者。皆以巧致之。其初巧於科名。欲爲宋鄭公王沂公。而一敗於韓敬。再敗於溫體仁。時重邊才。巧於觀餽節。欲爲王威宣韓襄毅。而有張漢儒之獄。迨清師南下。首簽降表。不能取巧於先朝者。欲爲馮道王溥。以收桑榆之效。而老臣腹。擊新主。既聞。則又巧假鄭瞞。一傑師在之。欲爲朱序。而奢梁公反唐。用心最巧。則大婚儀。注且隱師趙公子之術。以洩其無聊不平之慨。不幸而黃毓麟專發。非輪珍宮掖。幾致赤族。又不幸而百年下。仍以崔浩。嚴史。冒領。慢書。致名殿人。表。文遭禁錮。蓋蒙叟才大氣識闊。志銳而守餒。故愈巧而愈拙。然亦因其不幸而重犯不韙。又不得志。其文乃雄奇變化。隨其一生之歷史。而自爲風氣。領袖兩朝。要無媿色。政府厲禁。而社會懽迎。聲價幾與宋之蘇黃。檢則拙於謀身者。未嘗不巧於謀文焉。

拂水山莊

清初以來詠拂水山莊詩者多矣。總弗如查初白先生。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二句爲得溫柔敦厚之旨。昔虞山之降清也。思欲秉鈞衡。專史席。乃二者皆違其願。故率多感憤之詞。此陳臥子所以有黑頭已自羞江總。青史何曾借蔡邕之句也。虞山晚年家居。與當軸一張姓者觀劇。演爛柯山梅嫁。劉氏白語中有云。你如何嫁了張石匠。以張公在座。伶人遂改張爲王。錢因拍案擊節曰。得窳阿得窳。俄而劉氏復白云。你如何負了朱氏。張亦拍案擊節曰。沒窳阿沒窳。錢大惡。又錢一夕於門外閒步。衣一輕衫。員領窄袖。蓋燕居之服。就料改爲未及全易者也。一秀士趨過之。謂曰。老先生可謂兩朝領袖。謔亦虐矣哉。

修明史

修纂明史之初。徐東海延萬季野。斯同至京師主其事。時萬老兩目漸廢。而胸羅全史。信口衍說。貫串成章。時錢亮工尙未達。亦東海門下士。才思敏捷。晝則徵逐文酒。夜則晉接津要。更闌始歸。靜室中。季野踞高足牀上坐。錢就炕几前執筆。隨問隨答。如瓶瀉水。錢則據紙疾書。筆不停揮。十行並下。略無罅漏。史稿之成。雖經數十人手。而萬與錢實尸之。二人者一瞽其目。一執其中。蓋相得益彰也。

李良年之品立

李徵士良年。小字阿京。幼與竹垞。太史齊譽。禾中人稱朱李。立品尤巖然峻絕。應召入都。諸公貴人多折節下交。徵士獨高矚雅步。不肯爲翁翁熱。先是御試。未有期。寶應喬舍人萊語之曰。高陽論海內詩家。首稚子矣。他日有謂宜造謝者。徵士曰。詩小技也。窮達命也。相公知吾詩。孰與相公知吾守乎。堅不往。聞者以爲謬。及見放始信。

顧祖禹不願列名一統志

徐東海之修一統志也。開同包山。辟四方知名士爲輔。時無錫顧處士祖禹精地理學。名最高。固延之。三聘乃往。書成將列其名以上。處士不可。至欲投死。踏石始已。其自晦如此。或謂處士嘗游耿精忠幕中。于以策不用。乃去。或言其容游曾主膠山黃守中家。恐皆出自忌者之口也。

王麀州

璵琊王鑑。字元照。太倉人。余州先生孫。精通畫理。摹古尤長。凡四朝名繪。見輒臨撫。務肖其神而後已。故其筆法度越凡流。直追古哲。而於董巨尤爲深詣。皴擦爽朗。嚴重。畫以沈雄古逸之氣。誠爲先民遺矩。後學指南。元照視太原煙客爲子姪行。而年實相若。互相砥礪。並臻

妙世之論六法者。以兩先生有開繼之功焉。知言哉。由進士起家。曾爲廉州太守。人稱王廉州。祭酒吳駿公送元照還山詩云。始與公子舊諸侯。丹荔紅蕉嶺外遊。席帽京塵渾忘卻。被人強喚作廉州。

王煙客

太原王時敏。字遜之。號煙客。太倉人。相國文肅公錫爵孫。翰林衡子也。姿性穎異。淹雅博物。工詩文。善書。尤長八分。而於畫有特慧。少時卽爲董宗伯其昌陳徵君繼儒所深賞。於是宗伯綜攬古今。闡發幽奧。一歸於正。方之禪室。可備傳燈一宗。眞源嫡派。煙客實親得之。先是文肅公以暮年抱孫。鍾愛彌甚。居之別業。以優裕其好古之心。故所得有深焉者。家本富於收藏。及遇名蹟。不惜多金購之。如李營邱山陰泛雪圖。費至二十鎰。每得一秘軸。閉閣沉思。瞪目不語。遇有賞會。則繞牀大叫。拊掌跳躍。不自知其甜狂也。嘗擇古蹟之法。備氣至者二十四幅。爲縮本。裝成巨冊。載在行笥。出入與俱。以時模楷。故凡布置設施。鉤勒研拂。水暈墨瘳。悉有根柢。於大癡墨妙。早歲卽窮闔奧。晚年益臻神化。世之論一峰老人正法眼藏者。必歸於公。以蔭官至奉常。然淡於仕進。優游筆墨。嘯詠煙霞。爲清朝畫苑領袖。平生愛才若渴。不俛仰世俗。以故四方工畫者。踵接於門。得其指授。無不知名於時。海虞王翬。其首也。卒年

八十有九子撰傳其大憲法亦古秀孫原那世其美而精之推重於時。

張浦山先生曰余蜀公家居時廡州太守挈王羣來謁羣方少公與之論究歎爲古人復出爲揄揚名公卿間至謂已右之羣家故貧周恤亦備至故羣得成絕藝聲後世秀水倦圃曹公拭拔竹垞（朱彝尊）秋錦（李良年）於童年遂成一代名人美有所先於此益信鄉使王羣不遇二王朱李不遭倦圃安知不愧穆風塵而終老也或謂鹽車之駟豐獄之劍其聲光激射終有不可得而掩者惟其然而伯樂張華尤令人慨想已。

惲南田

惲壽平以字行武進人名格一字正叔號南田又號白雲外史一作溪雲外史本世家子工詩文好畫山水力覓復古及見虞山玉石谷自以材質不能出其右則謂石谷曰是道讓兄獨步矣格妄恥爲天下第二手於是舍山水而學花卉對酌古今以北宋徐崇嗣爲歸一洗時習獨開生面爲寫生正派由是海內學者宗之正叔與石谷爲莫逆交訪究必極其微石谷畫得正叔跋則運筆設色之源流構思匠心之微妙畢顯無遺正叔雖專寫生山水亦間爲之如丹邱小景趙承旨水村圖細柳枯楊圖皆超逸名貴深得元人冷淡幽雋之致然其虛懷終不致多作也嘗與石谷書云格於山水終難打破一字關曰窘良由爲古人規矩法

度所束縛耳。正叔寫生簡潔精確。賦色明麗。天機物趣。畢集毫端。大家風度。於是乎在。石谷推重不置。故正叔懷石谷詩有云。墨花飛處起靈煙。逸興縱橫玳瑁筵。自有雄談傾四座。諸侯席上說南田。正叔性落托雅尚。遇知己。或匝月爲之點染。非其人視百金猶土芥。不市一花片葉也。以故遨遊數十年而貧如故。對家人未嘗形戚戚於面。惟吟詠書畫自娛。所居有甌香館。唱酬皆一時名士。年六十餘卒於家。其子不能具喪。石谷爲經理之。弟于馬扶義。字元駁。得其傳。授名於時。逸筆尤佳。

張浦山先生曰。京口宣侍御入都。王石谷送之。維舟江滄。尊酒話別。討論六法。石谷指隔岸秋林曰。此參差疏密。丹碧掩映。天然圖畫也。卽爲侍御寫之。翌晨南田亦至。稱歎不已。題詩八章。侍御爲文記之。一時傳爲勝事。時際昇平。海內豐稔。士大夫得以優游風雅。藝苑增華。其高懷逸興。迄今猶能想見也。侍御名重光。順治壬辰進士。號江上善山水。著有書筏畫筌。曲盡精微。

憚南田逸事

憚壽平。當甲申之變。與父相失。賣於杭州富商某爲奴。其父之故人諦暉和尚。在靈隱爲方丈。知之。苦無救策。會三月十九觀音生辰。杭俗婦女于是日。多至天竺燒香。過靈院。必拜方

文諦暉道行甚高。賞官男女來膜拜者以萬數。從無答禮。富商夫人亦從者頭婢僕數十人來拜。諦暉探知。顧而織者。憚氏兒也。即起而跪。南田亦膜拜不止。曰：罪過罪過。夫人驚問曰：此地藏皇菩薩也。託生人眼。訪人善惡。夫人歎誓之無禮已甚。爾又鞭打之。此罪孽深重矣。何夫人惶急。歸告某商。次早某商來。長跪不起。求開一綫佛門之路。諦暉曰：非特公有罪。爾亦有罪。地藏王來矣。而僧不知迎。僧罪大矣。請以香花清水供奉地藏王入寺。緩緩爲公懺懺。悔。並爲僧自己懺悔。某商大喜。布施百萬。以待兒付諦暉而去。南田從此始脫虎坑。

王石谷

王翬字石谷。號耕煙外史。常熟人。幼嗜畫。運筆構思。天機迸露。退出時流。太倉王廉州遊虞山。翬以畫扇倩所知呈廉州。廉州大驚異。即察見。翬遂以弟子禮見。與談益異之。已子學富。造古人。卽戰之歸。先命學古法書數月。乃親授古人名蹟稿本。遂大進。旣而廉州將遠宦。念非奉常勿能卒此子業。卽引謁奉常。奉常仰其學。歎曰：此煙客師也。乃師煙客。聖之遊江南北。盡得觀樞收藏家秘本。石谷旣神悟力學。又親受三王教。遂爲一代作家。奉常每見其業。歎曰：氣韻位賢。何生動天然。如古人乃爾耶。吾年垂暮。何幸得見石谷。又恨石谷不及爲董宗伯見也。後廉州見其畫。亦歎曰：石谷乃能至此。師不必賢於弟子。信然。清聖祖詔作

南巡圖稱旨。厚賜歸。朝貴有額以清暉閣者。因自號清暉主人。家居三十載。應酬膏焚膏以繼日。聲樂此不知疲也。間少不愜。則又自訟不置。刻其平生名公卿投贈詩文爲十卷。曰清暉贈言。又尺牘二卷。卒年八十九。時武進惲霖平亦以山水自負。及見石谷。度不能及。則改寫生以避之。嘗曰。古今來筆墨之至。祖齋不能相入者。石谷則羅而置之。筆端融洽以出。神哉技乎。曹倦圃吳梅村皆曰。石谷畫聖也。張伯木威先生曰。畫有南北宗。至石谷而合焉。其爲名流推重如此。沒後畫益重。論者第其品比王阮亭詩云。石谷曰。畫有明有暗。如鳥雙翼。不可偏廢。又曰。繁不可重。密不可窒。要伸手放腳。寬閒自在。又曰。以元人筆墨。運宋人邱壑。而澤以唐人氣韻。乃爲大成。又曰。皴擦不可多。厚在神氣不在多也。又曰。余於青綠靜悟三十年。始盡其妙。又曰。凡設青綠。體要嚴重。氣要輕清。得力全在渲暈。又曰。氣愈清則愈厚。嗚呼。觀石谷之詩。宜其技之神妙也。

吳蘭次譜楊椒山傳奇

吳綺字蘭次。號豐南。江都人。欽縣籍。由選貢生薦授祕書院中書舍人。奉詔譜楊椒山傳奇。稱旨。以楊官官之。歷湖州知府。四方名流過從。文譔無虛日。卒。以是去官。工詩及四六。其填詞小令。兒童婦女皆能習之。有林蕙堂集藝香詞。

宋學善畫

宋學字牧仲。號漫堂。商邱人。相國文康公權子。以蔭入仕宦。至大家宰。博長丁詩。古文有西
皴類稿行世。嗜古精鑒賞。嘗自言暗中摸索。可別眞贋。收藏甚富。一時以畫名家者。悉羅致
於家。出其所藏。屬極副本。極爲盛事。耳濡目染。遂得畫法。嘗寫水墨蘭竹小幅。跡逸絕倫。非
丹青家所能窺也。湯西崖題詩云。竹籜美必採。澤蘭香宜紉。公子鎮東南。空谷無幽人。偶然
託墨妙。寫此平生親。咨嗟魏公儔。小筆乃爾神。公前撫豫章。後撫江蘇。拭拔名士。禮遇而資
之。湯詩假圖頌德。洵實錄也。同時蕭山毛檢詩。奇齡亦善畫。嘗爲姚士重作梅。又爲賂明府
夫人作麻姑。見西河集詩及跋筆墨則未之見也。

王麓臺

王原祁字茂京。號麓臺。太倉人。奉常公孫。康熙庚戌進士。由知縣擢給諫。改翰林。補春坊上
嘉其畫。供奉內廷。鑒定古今名畫。爲少農司。充書畫譜總裁。萬壽盛典總裁。官卒年七十。
公童時偶作山水小幅。黏書齋壁。奉常見之。訝曰。吾何時爲此耶。詢知乃大奇曰。是子業必
出我右。間與講析六法之要。古今異同之辨。及南宮獲雉。奉常曰。汝幸成進士。宜專心畫理。
以繼我學。於是筆法遂大進。而於大癡淺絳。尤爲獨絕。熟不甜。生不澀。淡而厚。實而清。書卷

之氣。盎然楮墨外。是時虞山王翬。以清麗之筆。名領中外。公以高曠之品。突過之。世推大家。非虛也。琅琊元照。見公畫。謂奉常曰。吾兩人當讓一頭地。奉常曰。元季四家。首推子久。得其神者。惟董宗伯。得其形者。予不敢讓。若形神俱得。吾孫其庶乎。元照深然之。聖祖嘗幸南書房。時公爲供奉。卽命畫山水。聖祖憑几而觀。不覺移晷。嘗賜詩有畫圖留與後人看句。公鑄石爲印章。紀恩也。每作畫。必以宣德紙。重豪筆。頂煙墨。曰三者不一備。不足以發古蘊。渾逸之趣。客有舉王石谷畫爲問。曰太熟。復舉二瞻爲問。曰太生。蓋以不生不熟自處也。嘗自題秋山晴爽圖卷。略云。不在古法。不在吾手。而又不出古法吾手之外。筆端金剛杵。在脫盡習氣。觀此語。其所至可知矣。公官京師時。每歲秋冬之交。予門下賓客畫人一幅。以爲製裘之需。好事者往往緘金以俟。平時以應詔不遑。凡求者屬賓客及弟子代筆。而自題其名。大率十之七八。鑒者若徒憑款識。則失矣。弟子華鯉。全明。吉。唐岱。王敬銘。黃鼎。趙曉。溫儀。曹培源。甥李爲憲。族弟昱。鯉字子千。無錫人。官州同知。明吉。吳人。岱字毓東。號靜巖。滿洲人。以蔭官參領。敬銘。字丹思。嘉定人。癸巳進士。廷試第一。官翰林院修撰。培源。字浩修。爲憲。字巨山。昱。字日初。日初筆尤佳。公極稱之。

張浦山先生曰。余生也晚。嘗恨未獲從公遊。聆公講論。觀公用筆。每見公手蹟。輒愛玩不釋。

至忘寢食思之其筆精妙自謂得其真矣。後於弋陽途中邂逅山陰聞人克大出公秋山晴爽圖卷。做大癡法者。於是歎觀止焉。圖長五尺餘。邱壑止一開一闔。而宏闊無際。神味蕭爽。元氣淋漓。沖融駭宕之致。豈委委然人。滲彩時蓋之精。復晶晶眩目。蓋筆力枕貫紙背。而光氣發越於上。誠如自題所云筆端金剛杵也。克大曰。此卷尤公愜意作也。先君官京師時。與公望衡而居。情好甚洽。而未有請也。每遇良辰。輒潔酒肴邀公。暨公素所厚者。作竟日歡。若是者五六載。值克大將歸。公謂先君曰。爾君歸。當寫一圖爲贈。先君頓首謝之。翌晨折簡招克大過從。曰。子其看余點染。乃展紙審顧良久。以淡墨略分輪廓。既而稍辨林壑之槩。次立峯石層折。樹木株幹。每舉一筆。必審顧反覆。而且已夕矣。次日復挈過第。取前卷少加皴擦。卽用淡赭入藤黃少許。渲染山石。以一介熨斗貯微火熨之。乾。再以墨筆乾擦石骨。疎點木葉。風山林屋宇。橋渡谿沙。瞭然矣。然後以墨綠水。疎疎緩緩。渲出陰陽向背。復如前熨之。乾。再風再勒。再染再點。自淡及濃。自鍊而密。半闕月而成。發端混淪。逐漸破碎。收拾破碎。復還混淪。流瀨氣。互虛空。無一筆苟下。故消磨多日耳。古人十日一水。五日一石。洵非誇語也。

陸稼書公歸集

平湖陸稼書龍其改名隴其初爲嘉定令以小舟載紡具抵任內子躬自辟疆易日用蔬菜而慈惠字民強毅任事一時有神君之頌忽有瞽者詣案自陳曰聰明正直謂之神公卽神也。我不幸兩目無見特乞公一字批斷來生作有目人地下冥王必不違公言耳。稼書笑而允之。不二載被劾去嘉定士民數千泣留不得因刻公歸集爲贈山右魏總憲上疏稱以天下第一清官復其職仍補靈壽縣內擢監察御史罷官歸朱涇著書自娛康熙乙亥年歿時並無疾苦午倦臥床口喃喃若與人談者有頃呼其家人曰忠愍公在此交代我其去矣遂閉目而逝空中簫鼓喧闐合村無不共聞歿後寂然矣。

學問從餽釘得來

茶餘客話稱田山薑讀書掇拾字句有餽釘之目常云奇字古人所常用於古詩尤宜班馬等賦所以令人魄眼禎耳政由時出奇字觀貼之也阮氏記此蓋譏山薑之癖好新奇案文人握管誠不宜專恃稗販致蹈獮祭雉竄之譏然詞句斑璘氣息典雅究愈於空疏不學冒襲八家者之所爲梅村漁洋之詩竹垞迦陵之詞未必不以掇拾爲始境若石筍駢文道古散體更可決其從餽釘得來特習貫運用便同腹笥自高聲價者類不肯如山薑直言耳。

詩公

浙江詩派。竹垞先生後。必以懷清堂爲大宗。康熙五十二年。西厓以少宰兼學院。赴熱河謝恩。滿學院揆敘適侍班。上垂問曰。湯右曾工於詩。有刻成者。可令進呈。揆奏刻者未之見。右曾昨在臣寓。有所作文光果詩。上命取閱。隨御製一首。賜和中有藎香密葉待詩公之句。舉朝傳誦。諸鉅公羣然屬和。世遂稱西厓爲詩公。天章雲爛。秀映河山。鼓吹隆平。儒臣罕遇者也。

閻百詩天質奇鈍

百詩先生爲清經學大師。記誦精博。而其天質實奇鈍。幼受書。讀百徧始畧上口。性又善病。母禁之讀。遂闇記不復出聲。如是者十年。一日自覺豁然。再觀舊所研究本。了無疑滯。蓋積苦精力之應也。世之以下愚自諉。或託詞因病廢學者。觀於先生。媿可知已。

西林相國評杜詩

西林相國嘗謂杜少陵胡馬詩。所向無空濶。真堪託死生。此二語。人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蓋良馬蹶躩奔騰之時。步步著實。所以說無空。又步步不越尺寸。所以說無濶。惟其如此。所以堪託死生也。按公屢樹邊功。忠勇根於謹慎。評詩別有見解。不知者以爲讀書之細。其知者以爲閱歷之深。（張文和澄懷園語云。余扈從久。見良馬甚多。深知西林確論。能發杜

詩之神髓。實公自喻云。

西冷十子

康熙間陸圻景宣。毛先舒稚黃。吳百朋錦雯。陳廷會際叔。張綱孫祖望。孫治宇台。沈謙去矜。丁澎飛濤。虞黃吳景明。柴紹炳虎臣。稱西冷十子。所作詩文。淹通藻密。符采爛然。世謂之西冷派。稚黃嘗作詩評云。陸景宣如濯龍甲第。宛洛康廬。流水游龍。軒蓋聯映。柴虎臣如連雲夏屋。無論榱棟。即櫺櫺支撐。都無細幹。吳錦雯如淺草平原。朔兒試馬。展巧作劇。便有馳突塞垣之氣。陳際叔如孟公入座。容邁絕倫。孫宇台如春江一消。波路壯濶。張祖望如鄙生謁軍門。外取唐突見奇。而中具簡練。沈去矜如秦川織女。巧弄機杼。心手旣調。花鳥欲活。丁飛濤如繡帳初寒。銀箏未闕。月光通曙。與燈競輝。虞景明如蕤篲解苞。新蓮含粉。虎臣見之。謂先舒曰。君詩如伶倫調管。氣至音成。比竹之能。而欲近天籟。按毛陸諸子。政是一時詞賦之才。稚黃評詩。仍不出采組雕繪家數。然今日之杭州。即湖山無恙。雅道寂如。西林一社。不可謂非風流韻事也。

四代傳經

包慎伯大令世臣跋吳惠氏四代像冊曰。近世經學之盛。直接李唐。而尊尙古訓。始事之功。

清野

安。徽。則。發。源。江。比。後。亦。無。傳。載。著。宗。戴。氏。三。五。君。乃。傳。同。里。江。然。江。戴。諸。君。之。者。不。及。半。未。方。余。故。得。錄。之。茲。貢。成。均。通。經。翁。交。與。齊。高。士。栝。爲。大。令。次。子。愚。生。也。又。號。松。厓。之。語。舊。有。授。經。先。世。遺。意。繪。像。後。茂。矣。美。矣。此。

又不獨爲惠氏一家言之矣。

何義門身後贈官

何義門學士用李安谿薦。以一寒士賜舉人。侍直南齋。再賜進士出身。改庶常。散館。入下等。仍留館肄業。尋授編修。被參解官。仍令書局校書。聖祖之矜全極矣。然康熙間。文士似此受知者尙多。惟義門歿後。奉旨贈侍講學士。以被議七品官。卒於牖下。身後晉秩。待超坊。罰五階。曠世之遭。義門果何德以堪此。

何義門行止不端

何義門聲望駭俗。其所著書。所謂道古錄者。旣云爲人竊去。其校定困學紀聞。則前讓闔徵君。後媿全吉士。至以詞科習氣。譏厚齋尙書。正不知義門於詞科之學。有無夢見。居然屢發大言。（按四庫提要。及簡明目錄。困學紀聞條。於焯之妄肆詆謔。大有微詞。謝山作紀聞序。亦諒爲批語家當。）若世所傳流之讀書記。卽義門弟子。亦早云眞贗參半。不出焯手矣。聖祖之破格優崇。本出安谿乞請。姑令廁之編纂。以示一技之不遺。至康熙季年。（按爲焯以已女寄皇子允禩撫養。及爲潘來之子資緣。）雍正初年。（按爲錢名世事。）則何焯之認識恩義。行止不端。遂明見之兩朝諭旨矣。海內人士。幸勿以浮名而震之。（按謝山表墓。稱

義門少嘗選坊社時文行世。薄海之內。五尺童子。皆遺之。而不知其爲劉道原洪野廬輩。余以爲謝山此數語。天下自有當之者。而義門非其人也。

西臺篤行

李伯熙名化龍。自號木洲居士。生時踣跌從母胎出。幼常夜見光明無際。有大士於光中現。提命伯熙甚殷。頃之乃失。自是以不燃燈燭。能昏坐讀書。其家在波羅南海神廟之西。名曰西臺。年十三。偕諸小兒往來廟前。題二絕句。人爭傳頌。遂儼然有詩名矣。後以明經入成均。歸教子於家塾。分人禽二門。稍不率。則令之從禽門出入。至人家。多命子執兩蓋隨侍。或其子不在。遇雨假蓋與履。晴輒委棄途間。不瑣瑣以小信爲意。日以一驢負薪而炊。家人父子相與折葵爨芋食。雖耕夫漁父。卽留共餐。執手語終日無倦容。偶以苦吟。行人一少婦。家思不屬。遽入其幃。臥。軒聲如雷。少婦爲具葬以待。比其夫及翁媪還。伯熙尙擁枕推戴。成篇乃起。索筆題之。相笑語。各無嫌猜也。朋友有過。則直言切諫。見通家故人子弟。則坐而詔之。不肖者誨之。相與流涕。甚至杖撻交下。無不跪而受命。晚年臥病西臺。有劉生者。見其盛衣冠入學宮。問之笑語如常。而伯熙已於此日逝矣。其篤行遺風。至今不衰。過西臺者。哦其壁間詩。如見木洲先生焉。

朝鮮採風錄一

康熙十七年。命一等侍衛狼。頒孝昭皇后尊諡於朝鮮。因令采東國詩歸奏。吳人孫致彌副行。撰朝鮮採風錄。皆近體詩也。今擇其可誦者。粗載於此。林悌詩。十五越溪女。羞人無語別。歸來揜重門。泣向梨花月。閨怨。羸驂馱倦客。日暮發黃州。可惜踏青節。未登浮碧樓。佳人金縷曲。江水木蘭舟。寂寂生陽館。孤燈夜似秋。中和道中。白光勳詩。秋草前朝寺。殘碑學士文。千年自流水。落日見孤雲。弘景廢寺。偶因休澆到沙門。把酒題詩古寺存。紅藕一池風滿院。亂蟬千樹雨連村。深慚皓首從羈宦。猶喜青山似故園。聞說錦湖煙景異。何時歸棹問真源。奉恩寺。吳時鳳詩。地卽黃岡勝。官如玉局閑。居然小雪日。喚作此堂顏。小雪堂。金宏弼詩。處獨居閑絕。往還只呼明月照清寒。憑君莫話生涯事。萬頃煙波數疊山。書懷。趙昱詩。十年長揜故山扉。塵土東華幾染衣。想得鑑湖春夜月。子規應喚不如歸。贈鑑湖主人。姜克誠詩。江日曉未生。蒼茫千里霧。但聞柔櫓聲。不見舟行處。湖堂早起。鄭碯詩。遠遠沙上人。初疑雙白鷺。臨風忽橫笛。廖亮江天暮。聞笛。成運詩。江觸春樓走。天和雪嶺圍。雲從詩筆染。鳥拂酒筵飛。浮海知今是。趨名悟昨非。松風當夕起。蕭風動荷衣。

(竹西樓)

朝鮮採風錄二

白光勉詩。旅泊依村口。重遊屬暮年。鐘聲隔岸寺。人語渡湖船。月上兼葭遠。烟橫島嶼連。夜深風更急。落雁不成眠。(縣津晚泊)。金宗直詩。偶到仙槎寺。巖空松桂秋。鸚鵡羅代蓋。龍窺佛天幽。細雨僧縫納。寒江客曉舟。孤雲書帶草。獵獵滿池頭。(仙槎寺)。爲訪招提提境。松間紫翠重。青山半邊雨。落日上方鐘。語共居僧軟。杯隨客意濃。頽然一榻上。相對鬢蓬鬆。(佛國寺)。奇邁詩。南山松栢幽。北山烟霧深。遊子暮何之。庭樹生秋陰。歸雲向遙岑。宿鳥樓前林。幽懷杳不極。清風吹我襟。(直禁咏懷)。鄭道傳詩。曉日出海東。直照孤島中。夫子一片心。正與此日同。相去曠千載。嗚呼感予衷。毛髮豎如竹。凜凜吹英風。(嗚呼島帛橫田)。魚無迹詩。馬上逢新雪。孤城欲閉時。漸能消酒力。渾欲凍吟髭。落日無留景。栖禽不定枝。灞橋驢背與。應與故人期。(逢雪)。權應仁詩。結屋倚青嶂。携瓶盛碧溪。徑因穿竹細。籬爲見山低。枕石巾粘蘚。栽花屐印泥。繁華夢不到。閑味在幽栖。(山居)。趙希逸詩。春寒料峭酒微醒。羈宦連年恨不平。燈暗小牕聞馬齧。夢回孤枕數雞鳴。祇憑吾友論交道。欲向何人說世情。已判此身同許國。與君終始寸心明。(次延曙都郵韻)。鴨水西邊是漢關。天扁地鑰限重灣。荒烟亂磧麟州戍。落日孤雲馬耳山。風定空江波激激。雪消春郭溜潺潺。思家未得平安字。歸思惟應

夢往還。(龍灣偶成)金盞詩。楊花落盡草萋萋。楚客傷離思轉悽。佳節一年寒食過。亂山千疊子規啼。虞翻去國身全老。王粲登樓賦漫題。想得大涯回白首。昭陽江上夕陽低。(寄友)

朝鮮探風錄二

李達詩。二妃昔追帝。南奔湘水間。有淚寄湘竹。至今湘竹斑。雲深九疑廟。日暮蒼梧山。餘恨在江水。滔滔去不還。(斑竹怨)鄭士龍詩。隨意攤書坐。孤吟對晚暉。岸風帆腹飽。洲雨荻芽肥。籬缺通江色。簾垂礙燕飛。誰知采蘭節。和病試春衣。(釋悶)鄭之升詩。細草開花水上亭。綠楊如畫掩春城。無人爲唱陽關曲。獨有青山送我行。(留別)崔慶昌詩。危石纒交一經通。白雲千古秘仙踪。橋南橋北無人間。落木寒流萬壑同。(武陵溪)水岸依依楊柳多。小船遙聽采蓮歌。紅衣落盡秋風起。日暮芳洲生白波。(采蓮曲)柳永古詩。落葉鳴廊夜雨懸。佛燈明滅客無眠。仙山一踏舊遲暮。烏帽欺人二十年。(福泉寺)金質忠詩。常苦愁腸日九迴。忽驚啼鳥報春來。三年藥物人猶病。一夜雨聲花盡開。世事紛紛難自了。天機滾滾遞相摧。平生久負凌雲氣。沼悵如今半已摧。病出湖堂。林篋辭詩。寂寞荒村隱少微。蕭條石徑接柴扉。身同流水世間出。夢作白鷗江上飛。山擁客臆雲入座。雨侵書榻葉投幃。飄然又作抽簪計。塵土何由化素衣。(送友還山)崔壽城詩。老猿失其羣。落日古樑上。兀坐首不回。想聽千

山響(題事)金淨詩。江南殘夢日懨懨。愁逐年華日日添。雙燕來時春欲暮。杏花微雨下重簾。(江南春思)鄭知常詩。桃花紅雨燕呢喃。繞屋春山間翠嵐。一項烏紗慵不整。醉眠花塢夢江南。(醉後)僕遜詩。一夜山中雨。風吹屋上茅。不知溪水長。祇覺釣船高。(山中雨)李植詩。春風急水下輕巖。朝發鹽陽暮漢江。笛子熟眠雙橈靜。青山無數過船窗。(泊漢江)權遇詩。衙罷乘閑出郭西。殘僧古寺路高低。祭星壇畔春風早。紅杏半開山鳥啼。(竹長寺)許筠詩。重簾隱映日西斜。小院迴廊曲曲遮。疑是趙昌新畫就。竹間雙鶴坐秋花。(晚咏)

朝鮮採風錄四

朴滯題平壤館壁西京古蹟詩三十首。遺田儀曹其六云。檀下神人始此都。至今遺廟古城隅。不知當日阿斯達。亦有攀髯墮者無。(一)太師杖軼筆猶存。舊事鴻濛未足言。惟有青山三尺墓。東人須與孔林論。(二)周家并制出鄒賢。猶是其詳不得傳。試向倉慈門外望。平郊十里是商田。(三)丹絳元非赤土宜。清泉何事涌中漣。鹿盧汲取瓊漿飲。千載令人說太師。(四)高句驪起漢鴻嘉。宮殿遺墟草樹遮。惘惘乙支文德死。國亡非爲後庭花。(五)朝天片石出江溇。鱗窟苔封草樹深。惘惘天孫何處去。野棠花發古祠陰。(六)又送詔使還京師。詩序並載於左。皇上紀元之十七年戊午。上馴武備二天。頒大行皇后諡於下國。時則不佞。

謬膺寡君僉命之托。馳逐龍灣。因護其行。抵王京。二大人傳宣帝命。以寡君有疾。停郊迎儀。前度使臣之回奏也。小邦君臣。且感且憐。惟是飲冰之行。莫肯虛徐。請少留而不可得。時值大歉。公和未立。殆不能備供億之禮。二人大人大加蠲衛。一革浮費。所索者惟詩文與書法而已。寡君命朝紳。或製或寫以應。橐中所齎。蕭然若寒士。前此所未有也。武備公仍將兩朝宸翰。示不佞暨都監諸宮。其書曰。正大光明者。卽先皇帝筆。今皇帝手書。跋尾者也。其曰清慎勤。今皇帝筆也。生龍活蛟之蜿蜒。銀鈎鐵畫之勁健。真可以參造化。驚風雨。跋語珠光玉潔。自有不可掩之華。蓋公世懋勳庸。錫予蕃庶。最以此珍玩。不以出疆而舍之云。海外皞生。非蒙天使眷顧。則亦何途之從而獲此大觀也哉。自臨境。至回旆。首尾四十有二日。不佞又伴至鴨絲江上。大人徵詩若序。要作他日不忘之資。願不佞素短於章句。重以筮仕數十載。勞攘簿書。拋棄翰墨。自慚不足以副大人之勤教也。辭之益固。命之益懇。因絕叙其槩。兼呈篇什。以供一粲云爾。詩五言十韻有云。紙上風雷隱。壑端造化奇。城路風旌掣。滄江鼓角悲。云云。件送使資憲大夫行司憲府大司憲兼成均館大司成。廣州後人歸巖李元楨。(致彌後登戊辰進士改庶吉士)

琉球一僧詩

清朝藝苑

琉球天王寺。有僧號瘦梅道人。賦七夕詩云。陶公籬外赤龍下。漢武殿前青鳥來。又萬松院僧不羈有詩云。黃葉落三徑。白雲歸數峯。予門人汪翰林舟次（楫）林舍人石來（鱗）偃熙癸亥。奉使其國。見之。石來有詩云。瘦梅道人人不識。梵夾吟題聳兩肩。賦得赤龍青鳥句。樊南甲乙可同傳。浮屠亦有不羈人。祇樹蕭蕭絕世塵。唐體詩中風格好。白雲黃葉鬪清新。

吳兆騫有名士習氣

吳江吳兆騫。漢槎。嘗與二三朋好。同出縣東門。意氣岸然不屑。中路忽顧汪鈍翁。述袁淑語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傍人爲之側目。此所謂名士習氣也。

杭堇浦怨全謝山之由

後鴻博科兩浙方聞博學之士。浙東推謝山。浙西推堇浦。猶康熙大科之有秀水蕭山也。堇浦負謝山於死後一事。煙嶼樓文集記之曰。始二人以才學相投契。最爲昵密。客京師。維揚無一日不相見。談笑辨論。相服相稱歎。數十年無間言也。既而謝山膺東粵制府之聘。往主端谿書院。堇浦同時爲粵秀書院山長。謝山自東修外。一介不取。雖弟子饋時物。亦峻拒之。而堇浦則細載湖州筆數百萬。乞粵中大吏函致其僚屬。用重價強賣與之。謝山貽書規戒。謂此非爲人師所宜。不聽。謝山歸。以告揚州馬氏兄弟。他日堇浦至馬氏。獻玉昆季甚詰責。

董浦。董浦不敢辨。而怨謝山切骨。而謝山不知也。謝山既卒。其弟子如蔣樛庵。董小純諸君。念其師執友。莫董浦若。乞之銘墓。董浦使來索遺集。與之久。無報章。屢索還遺集。終不報。而董浦道古堂文集。雕本出矣。諸君視其目。有鮎埼亭集序。忻然檢讀。則若譽若嘲。

藝林名句

石門呂曉村。初名留良。字囊野。中年以後。屏黜風騷。精研理學。然其少時。每一點筆。輒成佳咏。五言一聯云。病嫌賓客滿。貧覺子孫多。吳蘭次爲吳興郡守。地接常蘇。賓朋嚮至。才名交累。不久罷官。吳梅村贈詩云。官如春夢短。客比亂山多。兩押多字。藝林並稱名句。

聖武成功詩

康熙丁丑。聖祖親征葛爾丹。殲魁係孛。大定漠北。閏三月十三日。奏凱而旋。萬騎駸駸。六師烈烈。天子夔韃戎服。從德勝門入。諸王羣臣。蒲伏郊迎。珪組充溢。髻倪抃舞。誠所謂敷天之鴻休。無前之偉績也。還宮而後。在朝者揆藻彰勳。諸體咸備。京江張公。新城王公。各有凱歌數十首。喬皇肅穆。盛世元音。其他以蒼健稱者。有慈谿姜西溟之頌。以雄麗稱者。有海寧查聲山之賦。而崑山徐公。亭仿唐楊巨源體。獻聖武成功詩五言十章。章十二句。尤爲典雅。其第一章云。玉帛朝宗會。車書定保年。顯承揚往烈。欽若契眞傳。協律姚風奏。依絃似日懸。

時巡龍馭出清閭鳳綸寫紫禁柳輦黃製賦屢捐鶴翫唯帝德丕冒本如天二章云敷文
凝定命奮武詒方隅跋扈殲三孽披猖蹶一夫縱當收輿輪卽已靖荏苒海國雲沉懸天山
月掛弧式圖眞有撥咨牧正無虞共仰垂衣治淳風吐瑞圖三章云正朔通魚海輿圖拓象
胥豈期遠小醜尙敢極恣險負險營區脫惡遇樹拂塵詔曾馳博望名每竊扶餘蠹食侵藩
節鷗張震里閭安民行一怒中外有寧居四章云帳殿神居迥我衣睿慮長轅韋珠作服璽
瑋玉爲裝蓄衆仁無敵勝殘武獨揚旌旄林蔽影組練日流光鯨麗成龍列龍韜連上方軍
容分左右黃鉞在中央五章云貞卜師行吉狂知賊禁徵自遠難大詛遂失虎狼威乍遇朱
旂合何堂赤羽飛倒戈膏染鏑積甲蘚生衣路有千輜委人無六騎歸渠魁亡可符早已決
神機六章云嘉歲逢柔兆仁聲浹狄羗載輿馳展輅衆望慰揚寬儻休陳歌合蒲萄飲醕齊
係嬰收乳質納費上文犀騾絡投青海欹斜舞白題垂恩行大賚天外醒羣迷七章云金鏡
諧雅奏玉帳啟高愛兩眉笑春節三占絕塞雲長征輕險阻勝輪重憂動駭浪平浮馬危峰
遠繩軍枯源泉自湧凍澤草能薰瑞應由誠感羣神仰大君八章云大武張皇地洪勳赫濯
時山形規聚米士氣鼓行塵寇自歸連尹威德斬郢支傾心繪筭精流唱息胭脂隘路聯冠
珮充閭擁旄倪天街迎萬乘歌舞看班師九章云鑿發秦川永龍回晉水清睿情禹謫鄙貶

鑿蕭影纓。兵自天河洗。功因月竊成。三農安糴。一宿落樓槍。大漠烟何峻。周行砥似平。無窮宵旰意。浩蕩及蒼生。十章云。三靈瓊黼座。萬壽進簫韶。廷集瞻雲頌。衢盈擊壤謠。祖功分櫛沐。天德共鈞陶。銀漢奎章麗。金甌句宇遙。池開非舞駿。門闢更詢堯。自昔聞恭己。尊光獨聖朝。韓學士見而歎曰。我輩當焚硯矣。是時聖祖在暢春苑。奏進稱旨者。加秩有差。其文書以葉金之箋。韜以文錦之卷。而各鐫姓名銜職於牙籤。以束之一帙之備。所費多金。裝潢善手。獲利頗厚。

一字官

陳州瓌城皆水。水產佳鱖。康熙初。旗人張自用。巡撫河南。陳州牧以鱖餽之。揭書鮮鱖百頭。張甚駭愕。促召中軍以手摺示之曰。送魚者皆稱尾。此獨稱頭。陳州牧由進士得官。當必有說。中軍曰。職有知書之胥白謙。可令人對。須臾謙至。跪而答曰。小人常讀詩經。有在藻之篇。其首章云。魚在在藻。有頌其首。其次章云。魚在在藻。有莘其尾。故魚有稱尾。亦有稱首者。今州牧之稱頭而不稱尾。正見其尊上之意。張大驚喜。手扶謙起曰。汝有此大學識。豈可屈居下役。汝即入我幕府。專掌書記可也。自後事必諮謙。謙行則行。謙止則止。不踰年。拔爲本省提塘。復改文職。以同知解秩歸。儼然擴開封縉紳之座矣。昔人有一字師。今之白謙。其一字

官乎。

畫水

盛澤。鑿牙僧所集。然往往有畸人才士。挺生其間。自卜舜年。湯三俊後。三俊之孫豹處。鬻雨七。沈思好古。散其素封之業。循購法書名畫。日夕摩翫。故所作行草。得枝山筆意。而畫尤入神。嘗以爲古今繪事。唯於林巖樓閣花鳥。求工至若。寫無形而爲有形。寫無聲而似有聲。則未能也。乃獨創意繪水。鉏玉樵藏有百幅。靈幻恢奇。殆難名狀。其題爲嚴灘急瀨。盤谷迴泉。習池影月。桃源落英。則往哲棲隱之水也。其題爲雁蕩飛泉。匡廬瀑布。三峽驚湍。五湖夕照。則勝地垂名之水也。其題爲曉月乘湖。晚虹收雨。風捲寒漪。燭含秋浸。則晴雨朝昏之水也。其題爲炎浦蒸霞。寒溪翠雪。秋水駕浦。夏潦盈谷。則水之寓景於四時也。其題爲暖沙臥鷺。芳洲飛蝶。萍渚繁英。海蘆翠介。則水之假影於百物也。若夫幽渚平川。長波鬱浪。觸其邇拜。忽若撼城。引其洶漣。輒欲放艇。隨其激瀾。飛月迷江。溯其瀟瀟。雲烟湧壑。而水之變態極矣。鉏素菴雅擅丹青。見而驚歎曰。此曠世仙筆也。人間畫師。皆凡品耳。雨七體貌清瘦。揮毫餘暇。復耽長生之學。餌石菖丹。年未五旬。嘔血而卒。

惠士陳言

康熙四十一年。莆田彭公古愚。巡撫粵東。時逢春旱。有惠州拔貢生盧毓華者。借寇隆之隱憂。指謬悠而婉諷。措斯衆感。伏轍嚴鈴。其詞曰。陳爲密雲。錮雨向日。問天事。竊惟憲臺邁隆。聖天子之知得君何厚。官拜大中丞之職。受任匪輕。耳目寄自九重。視聽必無壅蔽。撫綏加諸百粵。恫深應未懸殊。夫蒞茲土者。宋有包孝肅。正獨勝邪。生是鄉者。明有海忠介。剛能無欲。緬二賢之清範。實我公之前規。况草木知名。久企祥雲過嶺。而父老觀化。彌殷甘雨隨車。何意三春出作之時。尙違十郡來蘇之願。始覺說癡說夢。無非附影附聲。空傳活佛者千家。楊枝不滴水。漫道福星兮一路。葦屋無餘光。詎仁澤之已枯。乃和風之未動。惟有搖搖佞草。環生榮戟之間。止餘汨汨食泉。曲注庭闈之內。於是憑社之狐。媚思競獻。吠籬之犬。詬欲爭行。域射潛飛。中含沙而誰卹。鯨吞迭告。置漏網於弗聞。以致魚泣釜中。未見揚湯止沸。猿啼樹裏。更逢縱火燒林。非止同室操戈。亦等鄉隣緩視。蓋思孺子入井。奚堪秦越殊觀。甚則剝膚之鑽靡申。慘捐生而刎頸。戴盆之寃莫雪。甘就死而投淵。負十四載之梟名。僅凝香於臥閣。委三千人之訟牒。同落絮於空庭。如謂探訪宜真。何處無潰川之口。如謂譖言多妄。徧省非載鬼之車。不然干謁阻於故人。豈熟語遂鑿冷鐵。不然投金溺於暮客。豈外讒立化堅冰。或者恐逆鱗之禍烈。而公則魚水之契方深。或者疑晚歲之氣衰。而公則薑桂之性未泯。條

矣。歲將改筭。持符猶是舊機。胡然期已及。瓜解懸不辭袖。手偷一日者。元龜協卜。召對楓宸。丹鳳銜綸。敕還荔浦。何武去後之思。嗟靡及矣。寇恂請債之舉。將何補耶。某也蛙沉井底。仍擬窺天。蓬瀛海闊。輒思就日。昔者涑水作相。直言曾恕。公今而陽城曠官。持論或容。韓子雖勺水無多。未可代驅旱魃。而靈源猶在。何妨仰濟神龍。敢削牘以陳辭。謹伏轅而待命。

八分書

獨灑子陳恭尹。爲嶺南三家之一。盛有詩名。兼工八分書法。而晚年好道。結願放生。入有乞其書者。籠禽而至。輒欣然灑翰。視禽之多寡。則竄縮其書。以應之。罔筆閉籠。淋漓滿志。其四方碑版之酬。亦卽遇物買放。費盡乃已。蓋珊瑚麟麝。未免以多藏取譏。而追做曇鸞之換者。其致遠矣。

一康絕句

關中詩派。多尙沉鬱。邨陽康孝廉益謀。清新豪蕩。自成一家。而七言絕句。尤所擅長。漁洋先生見其題秦莊襄王墓二首。以爲用古甚奇。遂有一康之目。詩曰。莊襄塚並白雲齊。類視長安萬井低。誰指韓生傳古墓。敵人錯認滿陵西。園廟衣冠此內藏。野花歲歲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贏得佳兒舉六王。

王阮亭題辭

山右旅店。舊有彭西園姬人所畫蘭石。兩昏紅壁。芳墨摧殘。王阮亭士禛題其後。云無復湘中見。汜人西園蘭石。槍猶新。回思十五年前事。空有蛛絲絡暗塵。

竹垞詞

竹垞朱十。中年以後。出其詩古文之餘力。備攻於詞。故指事肖物。有從革之工。無雕繪之迹。卽其裘馬清狂。昵昵兒女。亦偶然逸情所托。非若淺斟低唱。滴粉搓酥。崑引紅粧爲知己者也。其自題江湖載酒集云。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題竹垞壁云。賦新詞竹山竹屋。言所宗也。鈕玉樵云。以余觀之。殆又過焉。己未奉詔入都。時鈕亦在青門。相約和宋人樂府補題。有桂枝香。齊天樂等調。其咏蟹一闋云。緯蕭截水。見半漾湖波。半撐湖嘴。此際菱歌漸少。滿陸香穗。魚師菰飯新炊後。任欵斜。擲頭船。爬沙響。連江露白。一燈紅細。便八跪雙螯都利。被筠筐掩就。仄行無計。試放閒塘。蓼岸。描成秋意。須愁解甲隨潮去。添瘦葦一枝扶起。履霜聽遍聲聲。宛似玉琴絲裏。再咏蟬云。蛻餘不作游仙夢。炎天愛浮涼。吹抱柳眠。備栖槐影。合隨分小園堪寄。綠陰滿地。慣獨自悠颺。一絲風裏。咽住殘聲。哀吟又聽別枝起。柴門亂喧。雨後濕雲斜照。落霞斷魚尾。南陌離亭。西風故園。多少愁人盈耳。兒童此際。罨蛛網。

簪牙。筠竿樹底爲恁驚飛。絃桐移素指。玩兩詞意。豈樂懷管絃者。迨其入芸局。典棘闈。珥筆禁近。受眷最隆。非常之遇。不且過於扶醉尋釧。一朝釋褐哉。

兩大文章

人生大節。首在忠孝。若夫縻之爵祿。不爲榮。隨之斧鉞。不爲屈。以全其致親之義。以成其不負國之貞。非性分定而學力優者。蓋難言之。清朝填華之彥。疊跡蘭臺。擢園之才。輩英鱗。旬如李徵君。陳情辭職。葉方伯。見危致命。忠孝之誠。洋溢楮墨。洵天地間兩大文章也。李徵君因篤孝天生。一字子德。西安富平人。康熙己未。詔海內博學鴻儒。至京師。因篤試授翰授院檢討。以母老上疏辭歸。得允。其詞。奏爲徵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血陳情。籲恩歸養。事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皇上。敕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鰲。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旁採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塵薦牘。獲奉俞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召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因頓牀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貧窶。相依爲命。躬親扶持。跬步難離。隨經具呈哀辭。次第移

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已病或可爲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爲諛卸之端。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閭。夙病增劇。況衰齡七十久困扶牀。輦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爲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緝疊之恥。奚償。卽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朝廷。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弘錫類之仁。推之士庶。寧忍子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蓋閣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探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卽部臣推諉之語。概指臣三人而言。非謂臣當必舍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譴陋。而同時薦臣者。皆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竇敦天倫。無顏以對皇上。而循陔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爲有靦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間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竇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况皇至上至聖至仁。以堯舜

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遠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達。情壅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命悚惶。忝竊非分。念臣衡茅下土。受皇上特達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諭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庭。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下情。惟哀祈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門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爲獨子。與例正符。伏願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造歸。扶養其母。叨沐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不惟臣母子聊環鏤骨。誓竭畢生。而報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夔方伯映櫺。號蒼巖。松江上海縣人。康熙戊辰。映櫺以湖廣糧儲道攝布政司事。適夏逆作亂。先遣僕奉其母出城。由水道還家。乃刺血書表。潛達御前。於藩署大堂。朝服正坐自刎。其詞。奏爲臨難瀝血。陳情。恭謝天恩事。竊臣一介豎孺。幸中辛丑進士。選擢庶常。叨沐皇上高厚深恩。歷任今職。常以潔己奉公。砥礪夙夜。但愧才具庸虛。寸長莫效。茲於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九日。署理布政司印務。忽於本月二十二日。督標裁兵陳夏包子倡亂。閉城造反。剽奪撫臣。敕印分兵。

圍臣衙署。百計脅從。臣幼讀詩書。粗知禮義。雖白刃在前。豈肯喪恥。苟生此時。卽欲率同妻女。闔門殉節。第念臣母年已七十六矣。隨臣任所。長子監生葉敷文。又遠在原籍。其餘二子。年未成童。鬻髮孤孀。死將安歸。臣心不忍。因遣妻女奉臣母。於水溝遁出潛逃。臣此時微服匿影。或可倖免。以圖後效。伏念臣守土之官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義所當然。謹將糧道衙門及布政司道號印五顆。封付家人葉善林。囑向所過衙門呈繳具題。復謹繕謝恩一疏。囑付家人葉升等。俟臣盡節之後。奔赴京師。詣通政司衙門賫投。臣謹於本月二十六日朝服向闕九叩謝恩畢。隨升臣衙門罵賊。以佩刀自刎。勉盡一死。以報國恩。但恨事起倉卒。旣不能先事綢繆。默消反側。復不能臨期捍圍。獨守孤城。上辜三十載之皇恩。下負七旬餘之老母。君親兩負。死有餘愧。伏惟我皇上廟算如神。兵威丕振。么麼小醜。指日掃滅。但臣不能忍死須臾。以覩蕩定。惟有生生世世。啣結無盡而已。聖祖覽奏。惻然褒卹。而加嗚呼。世有視終南爲捷徑。而絕裾不顧。藉檻車爲福堂。而係頸自甘者。彼何人哉。讀二公之文。亦可以少愧矣。

李雪木樹葉集

李雪木名栢。武功人。關中三季中。南山人李子德。因篤。二曲山人李中孚。類與雪木也。雪木

所著樹葉集。冷豔峭刻。如其爲人。閱耕者云。農無穀不農。則肉農無服不農。則穀農蔽惡木。不農則渠渠夏屋。有古謠遺響。雁字絕句云。紙有長空硯有山。毫端蘸雨拂雲間。年年絕筆。衝峰下。剩得南天萬里閒。咏雁字多矣。無似其落想空妙者。鳳泉別墅云。斗室無塵小徑幽。柴扉晝夜掩寒流。日沉澗底魚窺鏡。月上松梢鶴踏鈞。才弱羞陳三禮賦。家貧難買五湖舟。唯將碧眼酬黃卷。莫待青山嘆白頭。亦皮陸佳篇。

虎林軍營唱和詩

吳槐菴名炎。潘力田名樞。章才望相埒。康熙癸卯二月。同以史事株連。逮繫虎林軍營。吳有營中送春詩云。一半春光縹緲過。唾壺敲缺待如何。營聲啼老聽難到。柳絮飛殘撲轉多。腕晚斜陽連雉堞。藤籠短夢遶巖阿。不堪往事成回首。總付錢塘東逝波。潘漫成四首。其一。抱膝年來學避名。無端世網忽相嬰。望門不敢同張儉。割席應知愧管寧。兩世先疇悲欲絕。一家累卵杳難明。自憐腐草同溼沒。漫說離蟲誤此生。其二。吳關一路作羈縻。棘木庭前聽五詞。已分殘形輕似葉。却憐衛足不如葵。下堂真愧先賢訓。抱壁幾同楚客悲。從使平反能苟活。他年應廢蓼莪詩。其三。園土初經二月春。薰風又到繫維身。流螢夜度綈袍冷。探獻朝供麥飯新。敢望左驂歸越石。還期長珮擬靈均。多情最是他鄉侶。閒譜龜茲慰苦辛。其四。閱歷

風霜祇自疑。難將身世問時宜。窮愁只合吾儕事。姓氏羞爲獄吏知。見說成書刑鑄鼎。不聞有夢召胥靡。南山此去躬耕好。未可重題酒後詩。吳懷古四首。咏岳忠武云。將軍野戰最知名。半壁山河一力撐。義在春秋臣節殫。法過韜略陣雲明。運移宋曆終江海。功就蘄王敢弟兄。痛飲黃龍千載恨。錢塘夜夜有潮聲。咏伍相國云。閭閻行歌未身死。一言投契作宗臣。報仇暮日忘荆國。抉眼衰年看越人。羅剎江頭潮最怒。姑蘇台畔草長新。蟲沙猿鶴無窮化。願向波濤問大神。咏蘇文忠云。杭州刺史最風流。簫鼓樓船春復秋。讓請每摺丞相怒。判書常應老翁求。六橋花柳蒙遺澤。兩岸湖山紀勝游。當日憐才豈無意。峨眉夜月照高丘。咏于忠肅云。開元城外黑雲屯。土木營邊日月昏。手挾六龍羣喙定。身擔一線國威尊。戰爭有幾禁南牧。綰幣無多返北轅。兩字獄成明主惜。高名贏得並乾坤。與美生對酌絕句云。平生恨不學屠沽。輸與高陽一酒徒。此日尊前須盡醉。黃泉還有賣漿無。是歲五月。吳與潘俱磔於杭之弼教坊。同死者二百餘人。先一日。吳語其弟曰。我輩必罹極刑。血肉狼籍。豈能辨識。汝但視兩股上。各有一火字者。卽我尸也。聞者無不流涕。

西河命冊

越中骨董舖有毛西河先生命冊。乃康熙戊寅年京口印天吉推演。時先生年七十八。據冊

先生實以天啓三年癸亥十月初五日戌時生。其八字爲癸亥壬戌壬戌庚戌。後又有先生
嬖人命冊亦同時推算。時年三十二。丙午正月十六日子時生。八字爲丙午庚寅丁酉庚子。
其人殆卽曼殊也。術者推先生八十五不死。當壽至九十四。後先生果以是年卒。術亦靈矣。
諛。先生嬖人殷殷以子息爲問。術者言今年不育。則終無子矣。七十八老翁。尙望其生子。亦
可發一笑也。又命冊首有泛論一段。夫陰陽之理云云。先生批其上曰。近日時文家有冒子
不謂批命人亦然。可惡可惡。批八十五歲上曰。古人云時至卽行。原無所懼。但諸事未了。如
何如何。

陳恪勤公虎邱詩

陳恪勤公鵬年。知蘇州時。甚爲巡撫張清恪公所倚重。事無巨細。多與裁決。總督禮與清
恪。迂怒及公。以公所重游虎邱詩爲怨望。句句旁注。密劾奏之。謫印下獄。復擬大辟。聖
祖出是詩示近臣曰。有密奏陳鵬年怨望。以此作證。宵人伎倆。大率如此。朕固不爲所動也。
命復其官。按公詩云。雪樞松龕閱歲時。廿年蹤跡鳥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
祠。雨後萬松全逕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闌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塵鞅刪除半晌
閒。青鞵布襪也看山。離宮路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

頑。棟花風後遊人歇。一任鷗盟數往還。公初守江寧。爲總督阿山劾罷。六飛幸金山。嘗以疊石爲步困之。此詩或隱寄前事。

徐華隱讀書法

錢文端公少嘗請益於徐華隱。曰：何以博耶？華隱曰：讀古人文。就其篇中最勝處記之。久乃會通。後述於竹垞先生。先生曰：華隱言是也。世安有過目一字不遺者耶？公嘗舉以爲讀書法。祺康按華隱此言與東坡論讀漢書可謂重規疊矩。

錢文端積雨詩

朱竹垞李秋錦分虎彭羨門諸君。嘗集半完園賦積雨詩。錢文端公纔十一齡。賦五古一首。有蚯蚓長於蛇。薜荔陰似鬼之句。諸君極賞之。羨門曰：此子他日當以五古名世。及公之京師。查初白見公詩。擊賞不置。曰：吾浙詩人。他日以錢子追配竹垞。時舉詩會。同館以詩名喚者。多未延致。獨邀郭君元釭及公二人。

錢文端題帳詩

嘉禾錢文端公。視學畿輔。有題帳詩。一時傳爲美談。詩序云：往年學使者下車。供張盛甚。既後相繼簡任於此者。多清節素著之前輩。以次剷除。唯臥室內設一帳。寒則禦風。夏避蠅蚊。

余前後視學於此。凡七年。洮瀋郡者四。將行必撤帳歸所司。曰明年來無煩改作也。辛酉春復來。見帳極新。因識數語。並綴以詩。繼余而役於此者。必朝右君子。慎乃儉德。有同志焉。詩云。不寢常如枕有簪。屏私直似鏡無塵。題詩自有紗籠護。留伴他時絳帳人。

四明四友禾中四友

康熙間。李東門太學。噉萬西郭刺史承勳。皆鄞人。鄭南谿明經性。慈谿人。謝北溟茂才緒章。鎮海人。淵源家學。各以詩鳴。號爲四友。合刻集曰四明四友詩。南谿父寒村太守。梁爲之序。按東門父爲果堂徵君。鄞人。西郭父五河令言。北溟父侍御兆昌。寒村世稱鄭高州。卽與梨洲先生合稱二老者也。四家先德。並以循良儒雅著聲。復寫長卷。爲四友圖。猶藏南谿元孫處。披圖誦詩。想見當時故家喬木之盛。前輩友朋氣誼之篤。俛仰今昔。感慨係之。頃讀嘉禾錢警石學博甘泉鄉人集。中有與馮柳東勸辭薦舉書。稱柳東與史竹南屠梅西。周桐北三君。爲道義之友。總角之交。知禾中四友。亦以東西南北各占一字。與四明四友事。前後相符。可云巧合。按柳東名登府。字雲伯。著有石經閣集。其石經閣種考異。及三家詩疏證。儀徵阮氏采入續經解。

王奉常

婁東王奉常有九子。每置家具必九分。房屋亦九所。其屏風數扇。多刻王孟端竹石。一面摹海岳真蹟。製極精雅。又廉州太守畫几。寬五尺長一丈餘。堅滑適用。今在陸素菴。因儀家張詩翰詩云。三宿醉紅吟館裏。廉州畫几奉常屏。醉紅吟館額。卽奉常書。

張文敏折臂詩真蹟冊

華亭張文敏折臂詩真蹟冊。黃小松（易）跋云。公供奉行營時。墮馬斷臂。上命蒙古醫急治。其法先裹以冰。初不知痛楚。割開敷藥。施以熟羊裘暖。三日不寐。則氣血流而不滯。碎骨復完。數十日後復能作書。此臂創愈初時所書詩中。敘君恩之重。賜醫之奇。蓋紀實也。張南華宮詹（鵬翀）賀詩二章。見雙清閣集。有翻身學士疑成瓦。擎掌仙人不是銅。漫笑莊生虛擢右。早誇杜老妙書空之句。公詩五古一章。正答南華。中云。皇情鬱以軫。馳遣國能工。琢冰復剖羊。奇術理難通。初如落湯蠶。繼若啟蟄蟲。骨碎徐徐完。筋響旋旋融。月餘可畫諾。百日竟彎弓。乃知聖人心。能補天所窮。同里姚春木題詩云。天台老僧事然疑。（司寇前世相傳爲天台山竈下僧）南華散仙來賦詩。烏名千里驚一蹶。臂到九折成良醫。瓊臺宗伯記覽博。（天台齊次風宗伯墜馬破腦。蒙古醫愈之。晨則能記。午後則否。）秦聞閩吏古篆師。（嘉定錢獻之州判。晚年病風。以左手作篆尤工。）何似吾鄉司寇好。從孫人物絕恢奇。

二曲先生

李容。字中孚。陝西藍屋人。明末諸生。家居講心性之學。遠近多從之。游康縣時。薦隱逸泊博學宏詞。皆不就。當道必欲致容。縣令捧書坐堂前。敦促容發狂引刀自刺。氣絕仆地。創血淋漓。令駭遽歸報。乃止。容歎曰。退藏不密。幾致殺身。吾學淺矣。自是閉門修業。不復延集生徒。容父以材官戰死襄城。容求骨數年不得。乃具衣冠奉遺齒葬之。嘗居土室。以誌痛。晚用蓋屋。義自號二曲病夫。至今稱二曲先生。

趙執信之峻傲

趙執信。字伸符。山東益都人。九歲能文。稍長。窮力爲詩。詩思精銳。新城王士正以詩爲天下倡。學者多宗之。士正論詩。謂當如雲中之龍。時露一鱗一爪。執信作談龍錄。糾之。謂詩當指事切情。不宜作虛無縹緲語。使處處可移。人人可用。論者以爲足救新城末派之弊。康熙十八年進士。由編修官右贊善。性峻傲不譽假人。同館某以詩集及土物餽贈。執信答簡云。土儀謹領。大藥璧還。某大恨。後數年。某官御史。會執信於國喪日演劇。某詞奏之。執信坐廢終身。

桐城古文派源流

曾文正文公鈔。歐陽生文集序云。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善爲古文辭。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劉君大櫨。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吳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已久。尤精力之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黎非。宜興吳德旋。仲倫。黎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龔叔。陳溥。廣敷。而南昌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黎非之風。私淑姚先生。由是江西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璠。月滄。交友。月滄。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啟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於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以相從學文爲事。旣而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激浦舒濂。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遠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

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讀此則古文家桐城一派。亦已什得八九。（按歐陽生名勳）

徐文穆題戲聯之寓意

徐文穆相國本。予告歸杭州。適里中社事正盛。晝夜相競。立戲場數處。各以臺上燈聯求書。卻之不可。乃大書曰。防賊防奸。防火防燭。費錢費力。費工夫。復書一扁曰。戲無益。衆喻其意。遂止。是真士大夫居鄉之軌範也。

惜抱傳桐城派

桐城派古文。望谿開之。海峰繼之。至惜抱而其傳始大。此天下之公言也。惜抱出於劉門。世幾有青藍冰水之喻。然惜抱之學。師法家法殆兼有之。惜抱之世。父蕪塢編修範。博聞強識。誦法先儒。與海峰友善。諸子中尤愛惜抱。每談文必令傍側。惜抱幼時。即喜親海峰。客退輒肖其衣冠。談笑爲戲。故編修授以經學。而復使受古文法於海峰。

霜帷苦讀圖

鶴皋先生于役西陲。文端方十三歲。太夫人課讀。冬夜視參星西沒爲度。文端題朱蘭坡學

士霜帷課讀圖有云。世間冰燿何處無。我亦傷心讀此圖。朔風捲地參橫屋。萬里圍門夜讀書。令人誦之歎悵。

詩魔

厲樊榭徵君意制拙率。不修威儀。管曳步緩行。仰天搖首。雖在衢巷。時見吟詠。意市人望見。遙避之。呼爲詩魔。

宮僚雅集杯姓名

康熙朝士有宮僚雅集杯。蓋其時十人。各製酒器十事。互相招邀。杯以白金爲之。分別大小。如杓杯式。白質黑章。外界烏絲花草。內鑄諸公姓字里居。旁鑄宮僚雅集四字。以量之大小爲次。首湯斌字潛庵。河南睢州人。次沈荃字繹堂。江南華亭人。次郭棻字快圃。直隸清苑人。次王澤宏字昊廬。湖北黃岡人。次耿介字逸庵。河南登封人。次田喜籟字子澗。山西代州人。次張英字敦復。安徽桐城人。次李錄字宇山。公順天大興人。次朱阜字卽山。浙江山陰人。次王士禎字阮亭。山東新城人。皆一時同官坊局講讀者。承平雅讌者。俊遺風。百世下猶足鼓人清興也。（又按錢唐汪遠孫詩集。有宮僚雅集酒器歌。敘云。孫兩人表丈。出以宴客。兩人頤谷子。是此杯後入仁和孫氏矣。汪詩又云。前杭後梁兩勍敵。以一合十傾醪酬。自注董浦。

諫庵兩先生皆善飲能盡一套

遂園榷飲圖

崑山徐氏遂園者年榷飲圖禹鴻臚筆也圖凡十二人常熟錢陸燦孫鳴崑山盛符升徐乾學徐秉義長洲尤侗何棟太倉黃與堅華亭王日藻許纘曾上海周金然無錫秦松齡通得年八百四十二歲其修榷之日則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三月三日也

湯西崖懷清堂集

湯西崖少宰右曾以詩名世者四十年其懷清堂集未及手編身後門下士王雪子收拾之得二十卷而湯氏後人陵替是集爲人賺而有之黃崑圃先生方罷浙撫僑吳中聞之悵惋爲追理而仍歸湯氏並鈔副本藏於家秘侍耶爲掌科視學中州清介無匹及迴翔槐棘聲名頓減歿後頗叢訾議崑圃先生曰湯侍耶勛名操履他年國史自有定論吾輩可弗深求但平情而論論非文苑之渠詞人之傑諒不可得則聽其生平著述流落散漫詎非後死之媿坐客聞此言皆爲於邑久之

朱竹垞

朱彝尊字錫鬯浙江秀水人以布衣徵試博學宏詞授翰林院檢討精考據兼工詩文尤好

古書典試江南。聞錢遵王著讀書敏求記。考圖書原委甚詳。請借多方弗得。乃置酒招錢及諸名士高會。泥飲達旦。私賄錢侍史取書。書手數十人。分卷鈔寫。一夕而畢。直史館。私以書手自隨。寫四方進呈祕書。爲校者所劾。坐漏泄降官。因名其楨曰。奪僂七品官。寫我萬卷書。或默或語。孰智孰愚。

潘耒石癖

潘耒字稼堂。江蘇吳江人。早慧。能強記。覽時憲書一過。卽能闡誦。康熙時。以布衣試博學宏詞高等。授翰林院檢討。坐事免歸。性喜硯。藏硯盈屋。因其質狀。分別爲銘。暇則獨坐屋中。摩挲拂拭。以爲娛樂。時人謂之石癖。

尤侗逸事一

清開國時。達哈嘛與有功焉。厥後專權放恣。輿論譁然。聖祖恆優容之。又滿洲親王貝勒。都喜唱戲。某旦供奉掖庭。交通宦寺。爲人賄買官缺。尤侗病焉。因作聯曰。『世界小梨園。率帝王師相爲傀儡。二十四史。演成一部傳奇。』佛門大養濟。收歟寡孤。獨爲丘尼。億萬千人。遍受十方供給。』聯聞於聖祖。召侗入大內。詢以出處。侗曰。梨園小天地。虞長孺語也。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陳眉公語也。上默然。

尤侗逸事二

尤惑於女色。搆消渴疾。經年不癒。聖祖時爲皇世子。命內豎饋藥餌焉。尤作啟謝之曰。臣風月膏肓。煙花痼疾。同馬卿之消渴。比盧子之幽憂。忽啟文魚。如逢鸞鶴。贈之芍藥。投我木瓜。紫蘇與白芷同香。黃菊共紅花相映。猥云小草。銀以上方。月宮桂杵。竊是姮娥。台洞桃花。採從仙女。一杯池水。堪資丈室之譚。半七禱樓。頓醒驚天之夢。肺腑銘篆。羊叔子豈有敵人耳。目發皇。楚太子無勞謝客。謹啟。聖祖得書。見贈之芍藥及月宮台洞等句。以爲大不敬。言於世祖。將加罪焉。世祖笑曰。文人之文。與劉筆隨。豈能有所顧忌。尤佩乃勝國遺逸。殺之不祥。仁願默然。

金聖歎絕命詩

金聖歎文章詞賦。流播海內者。早已膾炙人口。茲錄其臨難時之口賦七絕一章。可以想見先生之博學矣。詩曰。天公喪母地丁憂。萬里江山盡白頭。其時因天雪故云。明日太陽來作弔。家家簷下淚珠流。

查初白

清初詩人以王施宋朱爲名家。查初白(慎行)繼以蘇陸之調。著名當時。其詩俊逸峭勁。視

西崖秋谷諸公自爲翹楚。晚年入翰林。嘗隨駕木蘭。褒衣纒服。行山谷間。聖祖望而笑曰。行者必查某也。後家居以弟嗣廷獄。縫繫入京。世宗閱其詩曰。查某每飯不忘君。杜甫流也。因免其罪。

李因篤詩

富平李天生因篤。年三十棄諸生。博學強記。十三經注疏。尤極貫穿。長律得少陵家法。常以四十韻詩贈曹秋岳。曹歎曰。數百年無此作矣。李有句云。林谷關音本。乾坤老家才。理語經語最不易下。坡公寫杜詩。至致遠恐終泥。停筆謂學人云。此句不足爲法。王敬美云。曹子建後作者。多能入史語。不能入經語。謝康樂出而易辭莊語。無不爲用。然則用經。固以康樂爲宗也。

南施北宋

康熙已來詩人。無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閏章愚山。萊陽宋琬荔裳也。昔人論古詩十九首。以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施五言云。秋風一夕起。庭樹葉皆飛。孤宦百憂集。故人千里歸。嶽雲寒不散。江雁去還稀。遲暮兼離別。愁君雪滿衣。此雖近體。豈愧十九首耶。已未在京師。登臺再拜。求漁洋定其全集。宋浙江後詩。頗擬放翁。五古歌行詩。闔杜韓之奧。康熙壬子春。

在京師。求漁洋定其詩。分爲三十卷。其秋與漁洋先後入蜀。漁洋歸之明年。宋以臬使入覲。蜀亂。妻孥皆寄成都。宋鬱鬱歿於京邸。此集不知流落何地矣。

吳中詩老徐波

吳中詩老徐波。元歎。康熙初年七十餘。居天池。落木菴。與中峯靈隱二高僧往還。虞山先生寄詩云。皇天老眼慰蹉跎。七十年華小劫過。天寶貞元詞客盡。江東留得一徐波。落木菴空紅豆賁。木魚風響貝多新。常明燈下須彌頂。雪北香南見兩人。元歎自撰頌菴生壟志。云喜登陟而筋力逮衰。未覓吟詩而發言莫賁。又爲落木菴記云。

仙桃鎮琴聲

無錫秦簡討留仙。松齡。從軍荊州。兩泊仙桃鎮。中夜聞琴聲甚清越。跡之乃一老書生也。破簷數椽。風貌朴野。秦賦憶秦娥詞贈之云。西風切。雁聲淒斷重傷別。重傷別。水村孤棹。雨絲殘葉。天池雅調鬪繁節。亂離時候誰人說。誰人說。朱絃暗響。茅堂清絕。

吳畫余繡

秀水吳氏畫扇二。一學李小將軍山水。一洛神圖。妙入毫髮。吳字素聞。其人亦天人也。漁洋在廣陵時。有余氏女子字韞珠。年甫笄。工仿宋繡。繡仙佛人物。曲盡其妙。不啻針神。曾爲漁

洋繡神女洛神浣沙諸圖。又爲西樵作須菩提像。皆極工。鄒程村彭羨門皆有詞詠之。載倚聲集。

郭胤伯汲古之士

華州郭胤伯（宗昌）博雅好古。善鑒別書畫金石篆刻分法。爲當時第一。所撰金石史。與蓋匡趙孝廉（紫嗣）石墨鐫華。並行於世。常熟錢宗伯詩。所謂關中汲古有二士。郭髻趙頡俱嵯峨是也。郭性孤僻。所居沁園。在白厓湖上。常構一亭。柱礎城磚。皆有款識。銘贊手書自鐫之。旣極人工。旋復改作。凡三十年。亭竟不成。華陰王山史（弘撰）語漁洋也。

圭璋特達

康熙己未春。御試博學宏詞諸儒。閣臣擬進題。有圭璋特達賦。或未達其義。按禮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也。皮馬不上堂。故圭璋特達於上。然則璧琮琥璜。皆非特達矣。

杜于皇評詩

康熙三年。杜于皇（濬）陳其年（維崧）輩。同在如皋。修楔於冒氏水繪園賦詩。成問杜阮亭詩何如。答曰。與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又問君詩何如。曰。但覺高歌有鬼神。

誰知餓死填溝壑。

尤悔菴樂府

吳郡尤悔菴(侗)工樂府。嘗以臨去秋波那一轉公案。戲爲八股文字。世祖見而喜之。其所撰樂府亦流傳禁中。世祖屢稱其才。旣而世廟升遐。尤出爲永平推官。以緇故罷去。歸吳中。時以樂府寓其感慨。所作桃花源黑白衛二傳奇。尤爲人膾炙。漁洋嘗寄詩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淒涼法曲人間遍。誰付當年菊部頭。猿臂丁年出塞行。瀛陵醉尉莫相輕。旗亭被酒何人識。射虎將軍右北平。尤爲泣下。康熙己未。尤以召試入翰林爲檢討。

顧啟姬蟹字韻詩

顧姬字啓姬。杭州人。適鄂生某。康熙庚申。從其夫至京師。嘗見所著靜御堂集。小賦詩詞。頗婉麗。九日漁洋與同人飲。宋子昭工部小園限蟹字韻。翌日鄂詩先就。顧代作也。其末云。予本澹蕩人。讀書不求解。爾雅讀不熟。鬻棋誤爲蟹。予驚歎。顧善歌。所製詞曲。有一輪月照一雙人面之句。最佳。

彭氏詩

鄧州彭氏布政使禹峯(而遠)女。適李鴻。鴻字青立。文達公裔孫。學士桓茂之子。鴻亦能

詩而才不及婦。蝶龔集。刻于京師。如咏白蓮云。月亦驕花色。風偏送葉香。刺繡云。針宜停午。倦。應喜趁新晴。送外。山川日以遠。雨雪天將寒。皆佳句也。又雷家灣云。峯峯斜倚俯清瀾。一葉孤舟亂後身。洞口白雲雞犬在。此中大有避秦人。金銀洞云。絕壁繩橋萬壑深。春風何意此登臨。安禪暫借蒲團力。坐聽神龍澗底吟。又陰崖如輻俯青蘿。脉脉寒泉激素波。豆大一舟沙際望。四山香氣鳥聲和。種桃柳云。繞畦烟水望迷離。種得桃枝間柳枝。好是年年芳草地。春晴須記聽鶯時。惜香橙云。幾經剪拂始成林。夏晚移牀就綠陰。却怪一朝風雪惡。惜香空負十年心。此類數十篇。皆可誦也。

林茂之

林翁茂之。古度。居金陵。年八十餘。貧甚。冬夜眠敗絮中。其詩有恰如孤鶴入蘆花之句。方爾止。文。寄翁詩云。積雪初晴鳥晒毛。閑携幼女出林皋。家人莫怪兒衣薄。八十五翁猶縵袍。及卒。周傑園侍郎。亮工。葬之鍾山。

王秋史

歷城秀才王萃。字秋史。少年能詩。頗清拔絕俗。常有亂泉聲裏誰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之句。萃師田中丞滯亭。爰。而友吳徵士天章。爰。丙寅

秋寄詩漁洋。漁洋偶以書寓巡撫張中丞南溟。鴈言萃之才。中丞特召見。引之客座。且贈金馬。萃之才。中丞之誼。皆塵中所少。故記之。

尹半檐

尹半檐。高郵某氏僕也。好學工詩。商邱宋牧仲。嘗見其過吳宮故址詩。有云。鋤翻廢圃孫王寢。草壓重門漢世臺。末云。倦遊歸去懸鄉曲。曾自吳宮醉酒回。宋亟賞之。因命對坐。尹辭以僕故。宋曰。爾某氏僕。非吾僕也。吾自愛子之詩耳。坐次。偶言及工部秋興八首。宋曰。八首不知幾日作。尹曰。兩日。宋曰。何以知之。尹曰。二首末云。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三首起云。千家山郭靜朝暉。則是頭一日作二首。而次日足成也。其穎敏類如此。

馬章民時藝

馬章民世俊。下第留京。落拓殊甚。以行卷謁芝麓司寇。司寇讀至而謂賢者爲之乎。題至後比。數亡主於馬齒之前。遇興王於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賄終。而功名復以賄始。七十年以前之歲月已淪。七十年以後之星霜復變。少壯未聞諫書。而衰齡反同販豎云云。司寇淚泫泫。墮曰。李嶠真才子也。歲暮贈炭金。章民得白金八百兩。明年遂狀元及第。賢哉司寇。非福心者所能及也。

高念東作詩之敏捷

高念東少宰珩。愛嚴瀨山水。忽得句云。願作杭嚴道。生平遇宴飲賦詩。必擇坐客一人代書。歌行近體。衝口而出。如宿構。執筆者幾腕脫。閱一過。輒棄之。稿不存。漁洋所謂咳唾珠玉。而用如泥沙也。

狀元書法

王阮亭謂本朝狀元工書。壬辰鄒忠倚。戊戌孫承恩。皆法歐陽詢。己未歸允蕭。壬戌蔡升元。庚辰汪繹。皆法黃庭堅。設論。戊辰工二王者。首推查昇。國初沈繹堂。蔣虎臣。齊名。沈書傳者多。而蔣不多見。

詠烟詩

烟一名相思草。漢文曰。淡巴菰。初出呂宋。明季始入中國。近日無人不用。雖青閩稚女。金管錦囊。與鏡奩牙尺。並陳矣。韓慕廬出以課庶常。陳廣陵詩。一時傳誦。家笠亭叔詩云。味濃于酒。思公瑾。氣吐成雲。憶馬羶。人推佳句。陸青來耀作烟草歌。形容盡致。

蔣徵士書十二經

金壇蔣徵士衡。康熙間以善書稱。碑版照燿四裔。五十六歲時。矢志書十二經。凡八十餘萬

言。閱十二年訖事。南河河道總督高文定公斌特疏上呈御覽。奉旨鑄石留太學。以墨刻頒行天下。先授衡國子監學正。當衡寫經時。以恩貢選英山教諭。又舉博學鴻詞。皆力辭不起。衡爲虎臣。修撰超從子。字湘帆。晚年自號江南拙老人。工詩古文。其書法論一篇。尤爲講楷法者所宗尙。

常熟多畫師

清初常熟多畫師。有黃鼎者。足跡半天下。尤在秦蜀間久。故所作多離奇俶詭。爲古人履齒所不到。然亦坐是多病。敗。同里王石谷輩稍後起。陶鑄董巨。合跨關李。名遂出鼎右。識者謂譬諸詩家。鼎其青蓮。而輩則少陵。輩常繪南巡圖進呈。天子嘉賞。議官之輩不樂仕進。遽歸。一時名公巨卿。投詩攀援。卒不可得。立品如此。其筆墨始可貴寶也。

進呈名畫

康熙朝刻耕織圖。係焦秉貞畫。萬壽盛典。冷枚畫。秉貞濟甯人。欽天監五官正。冷枚膠州人。又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內務府司庫沈喻畫。見茶餘客話。

兩大詩家

澤州相國在直隸。聖祖嘗傳問今之詩人爲誰。相國以周起渭。史申義對。時有兩大詩家之

目相國予告陛辭。聖祖問將來誰可代者。相國復舉周名以對。惜起渭甫進官坊。未肩大任。僅以詩集傳耳。

文與也耿介

長洲之文。累世儒雅。待詔之書法。三橋之篆刻。世寶貴若球璣。至文肅公震孟。復以經綸氣節。領袖東林。事載前史。無庸贅矣。入清朝。文肅之孫。處士君黠。又負盛名。詩古文辭書畫金石。咸不失高曾矩法。執親喪三年。止酒徹肉。晝夜居廬。服除祀事。惟謹。朔望肅衣冠拜宗祠。遇祭日。雖風雨必返祭。仲父乘授命家產破落。君乃怡然依墓田以居。兄然爲通賦所累。君轉貸親懿輸之官。遊游京師。有貴人欲以國子博士薦。君力辭引去。富人子具銀金求畫。期以三日走取。君恚曰。僕非畫工。安得受促迫。擲金於地。其人再請不顧。嘗舍蓮涇慧慶寺。湯文正公撫蘇。屏騎訪之。問爲政之要。君曰。愛民先務。在去其害。如虎邱采茶。府縣吏絡繹徵辦。積弊有年。公能除之。卽善政矣。文正乃伐其樹。公嘗語君曰。聞先生存田三畝。何以給饋粥。君對曰。貧者士之幸也。公稱善。一亭戶擁厚貲。以千金爲君壽。請通姓名於文正。君曰。湯公以道義交我。我豈負之。若旣傷惠。吾復傷廉。奚取爲。亭戶慙而退。按世多重君翰墨。謂衡山三橋子孫耳。君所不愧爲文氏子孫者。獨翰墨也歟哉。君字與也。

汪堯峰以古文自矜異

汪鈍翁綉修居堯峰。以古文自矜異。少可多怪。見俗子議文章者。恒面廝之。同時尤西堂以檢討告歸家居。距堯峰不百里。延接後進。以詩文繚素講者盈庭戶。有求必滿其意。年少畧能弄翰。獎飾不倦。故人咸畏縮堯峯。而樂西堂之和易也。然而堯峰之道尊矣。

嚴蓀友善繪事

無錫嚴蓀友宮允。秋水集詩文。與竹垞次耕輩埒名。書法亦入晉唐之室。善繪山水仙佛。花木蟲魚。靡不曲肖。尤精畫鳳。翔舞竦峙。五色射目。觀者歎美。以爲古畫家所無。

芷僊書屋圖

康熙戊寅之夏。輦下諸名人。合寫芷僊書屋圖。畫者三十人。王原祁。宋駿業。禹之鼎。顧士奇。張振岳。楊晉。顧昉。沈堅。黃鼎。劉石齡。鄭淮。馬是行。孔衍棻。楊豹。方孝維。馬昂。于炎。周茲。許容。姚匡。馮纒。顧芷。王永。李堅。鄧煥。黃衛。錢石含。翁嵩年。唐岱。而始寫樹石。末復補遠山一角者。石谷子王翬也。詩者六十人。皆余思祖爲之書。姚奎。袁啓旭。費厚藩。黃元治。胡介祉。汪灝。宮鴻歷。李時龍。胡慶昌。錢維夏。江宏文。王奔清。劉允升。朱襄。汪若。顧嗣協。翁必選。錢汝璽。錢元昉。孫致彌。蔣仁錫。馮歷。王源。王澤宏。周彝。朱時鳳。許志進。蔡堡。朱鑄。顧彩。吳慶。顧瑤。光。龐。增。

姜宸英。王盛益。蔣疇錫。金璧。王時濬。周清原。馬幾先。孫鉉。葉藩。陳于王。沈用濟。吳世標。孔尚任。曹日瑛。金肇昌。張霍。金德純。吳連。宏燾。阿金文昭。博爾都雪齊。占拙齋。珠兼山。端釋等。承慈跡也。題識者孔毓圻。而陳奕禧爲之書。是圖不知今落何許。錄之亦足存清初雅人姓字。并以見皇畿才彥之盛也。

杭堇浦

杭堇浦先生。應大科。入詞館。既而罷歸。生平勤於著書。年七十餘。讀書日以寸計。所著若史漢疏證。諸史然疑。三國志補注。金史補闕。歷代藝文志。詞科掌錄。詞科餘話。道古堂詩文集。榕城詩話。桂堂詩話。各若干卷。其餘零星考證成書者。尙有數種。腹笥淹博。老而好學。一時殆無其匹。

顧景范

顧祖禹。字景范。晚號宛溪。生時父涉范祖禹。故以爲名字。隱居求志。著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別爲輿圖要覽四卷。指示天下形勢。如指諸掌。徐尚書乾學修一統志。開局包山。廷主其事。三聘乃往。書成。將列其名以上。景范不可。至於投死階石。始已。先是甯都魏禧遇景范。見所著書。以爲數千百年來。所絕無僅有者。

毛奇齡變姓名

毛奇齡明季廩生。早以文學知名。順治時避讐變姓名爲王彥。游淮上。值中秋。諸名流朋飲賦詩。奇齡居末坐。奇齡卽席賦明河篇。詞甚瑰麗。且日淮上諸家傳鈔王先生詩。施閏章見之曰。甯有詩才如此而沒沒者。必吾友毛奇齡也。跡之果然。奇齡屢變名字。最後仍以今名薦試博學宏詞。授翰林院檢討。性強記。喜說經。挾博縱辯。務欲勝人。不盡求當經旨。培擊宋儒尤力。嘗縛草爲人象。朱子侍立。讀朱傳有弗善者。詰難於責。以示貶辱。晚年病痺。口糜而卒。時以爲攻訶古人被陰譴云。

毛西河引經之不足據

陸樾軒先生嘗戒子堯曰。近見後生小子。皆喜讀毛西河集。其所稱引。未足爲據。必須搜討源頭。字字質證。慎勿譏懸河之口所設。因言西河與閩百詩辨地理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峯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寔。毛大可割裂經文。貽誤後學匪淺。按先生講應商官吏部都諫。

毛子傳

毛姓。蕭山人也。初名奇齡。字大可。一字齊于。曰吾淳于堯也。少與兄萬並知名。人呼小毛子。

賈才任達。善詩歌。樂府填詞。與人坦然無所忤。賢者多愛其才。暱就之。而亦以才見忌。一時詩人。嘗就姓問高下。姓略示次第。或聞而惡之。往往思中傷姓。又困諸生。家貧遭亂。佯狂髡髮。纊衣走山澤中。閒效元人作小詞雜曲。以自娛。仇者摘其語。以爲謗。謀許而殺之。旣而按驗無實。得不坐。姓自以爲無罪。雖數殲死。無所害。益復不簡備。仇者憤不得洩。乃貽其篋。發所著書焚之。又欲借他人事搆之。死里中。善姓者。咸謂當出亡。相哭而別。於是之齊。楚之鄭。衛。梁。宋。間。嘗登嵩山。越數峯。遠望懷愴。不能上。曰。吾力衰矣。傷哉。貧且多難。吾安歸乎。姓所爲。率託之美人香草。以寫其騷激之意。纏綿綺麗。小詞雜曲。亦復縱橫跌宕。按節而歌。使人懷悅。游靖江。當鍾馮氏者。悅其詞。欲私就之。姓謝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爲狂夫也。徑去。過海陵。抵淮上。山陽令朱禹錫。故善姓。爲召諸名士詞人。畢集爲歡。而吏部張新標父子。嗜詩有名園。中秋夜。會客數十人。伎樂合作。姓倚醉扣盤。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徧。宣城施閏章。還自京師。見之。目爲才子。自是客淮數月。留連朋好。不能去。姓雖處困窮。所至嘗乞食。至不當其意。雖招不赴也。姓自少受知華亭陳子龍。評其文曰。才子之文。然跌蕩文酒。頗不自惜。平生長于治詩。取毛鄭諸家。折衷其說。著毛詩省篇。今舊集多燬。存詩詞若干卷。友人蔡大敬。爲刻行于世。論者謂以沈宋之法。行溫李之詞。時罕及者。

姓年四十餘尙無子。自言當以客游老云。

周君詡齋傳

周君諱靖。字救寧。號詡齋。忠介公之冢孫。而芸齋先生之子也。弱冠通六書之學。既長博極羣書。研經籍史。蔚爲儒宗。時汪太史琬以文名重當世。與君居密邇。嘗招至其家。辨析疑義。君因摘其藁中訛謬。聲音事實。厥有數端。兼以書相往復。太史亦心折焉。語人曰。此吾之益友也。君生有至性。孝友篤誠。恪守前人遺訓。其事芸齋先生也。色養備至。先生於杖國之年。詔君而命之曰。吾自先人罹難以來。以一身督理家政。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老矣。政將及汝。汝其勉諸。吾不復與聞矣。君長跪受命。先生於是益從容內養。樂其餘年。回思昔日拜疏訟寃之時。嘔心瀝血。不啻如隔世焉。嗚乎。非有克家之子。能盡厥職。而能若是乎哉。自古修正吏者。名臣子弟。例得附書。魏璠之難。若魏孝烈先生學。痛父而亡。以及忠介之後。刺血鳴冤。如芸齋先生者。皆當大書特書。以光國史者也。芸齋卽世。君哀毀盡禮。既除喪。乃慨然曰。國有史家有狀。實相表裏。吾家世忠孝。豈可令傳聞異辭。或失其實。致有遺憾乎。於是策蹇入都。臚陳始末。上諸史館。忠介之忠。固已光昭日月。而芸齋先生克繼前徽。矢其初志。爲遺民宿老者五十餘年。而終得附書於明史。皆君孝思之誠之所致也。君嘗執轡當湖陸公。

稼書之門。稼書講性命之學。得閩洛正傳。君服習其教。爲入室弟子。涵養德性。澹於榮利。遂棄舉子業。絕意進取。葺數椽於忠介塋旁。蒔花栽竹。嘯吟其中。有終焉之志。然其遇大事。持大議。輒義形於色。如訟言唐碑有墓之非。眞爭湯祠配食之不典。皆侃侃鑿鑿不少遜。避人。以是畏其顛直而服其持正也。性樂善好施。朱孝介先生。次子鎰。以貧死。久不克葬。君百計圖維。以助之。乃始獲歸土焉。族人孤寡。酌其輕重。而資其薪水。以至戒殺放生。皆出乎心之至誠。初非好名而祈福也。子二人。曰鳳來。曰鸞翔。咸訓之以義方。申之以勤儉。匪若俗之教子。德孜孜以名利爲心也。君宅芸齋先生憂恪遵古制。堅不茹葷。遂有河魚之疾。繼遭母陳太君喪。則疾愈劇。對人常忽忽若有失。卒用是不起。所著書有經史隨筆十二卷。雜錄五卷。詩八卷。而篆隸考異一書。識者以爲尤可傳云。

楊易亭曰。予素心之交。不及數人。訥齋其一也。徐子侯齋之歿。託孤於予。其葬也。南枝稼堂共襄厥事。而竭力經營。爲將伯之呼。以輔予之不逮者。則訥齋之力居多焉。豈非其風烈固殊乎。惜哉斯人。不可作矣。

陳其年四六

清朝以四六名者。初有維嶽及吳綺。次則章藻功思綺堂集。亦頗見稱于世。然綺才地稍弱。

於維崧。藻功欲以新巧勝二家。又遁爲別調。譬諸明代之詩。維崧導源於庾信。氣脈雄厚。如李夢陽之學杜。綺追步於李商隱。風格雅秀。如何景明之近中唐。藻功刻意雕鑄。純爲宋格。則三袁鍾潭之流亞。平心而論。要當以維崧爲冠。徒以傳誦者太廣。摹擬者太多。論者遂以庸腐爲疑。如明代之詬北地。實則才力富健。風骨渾成。在諸家之中。獨不失六朝四傑之舊格。要不能以尋播玉溪。歸咎於三十六體也。

朱竹垞詩文

竹垞以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官翰林院檢討。中歲以還。學問愈博。風骨愈壯。趙秋谷談龍錄論曰。國朝之詩。以竹垞及漁洋爲大家。謂王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之學博而才足以運之。及論其失。則曰朱貪多。王愛好。亦公論也。所作古文。率皆淵雅。良由茹涵既富。故根抵盤深。其題跋諸作。訂譌辨異。本本元元。實跨黃伯思樓鑰之上。蓋以詩而論。與漁洋正分途各驚。未定孰先。以文而論。則漁洋文略。固不免墮乎其後耳。

毛鶴舫李甸傳

李甸江西人。呂里名字。無可考。往來江漢三十載。常如五十許人。周身一瓢。外無長物。每乞牛肉。彘膏。并捕鼠生啖之。餘納諸敗襖中。盛暑色味不變。遇紙筆卽書。語無倫次。或雜一二

字如符錄。余間以意測之。始成詩。人與之語。皆不答。某郡丞使人渡江強邀之。署中留數日。辭出。郡丞與以輕葛文鳥。插花滿頭。徜徉過市。兒童競奪之。輒抱頭匿笑。不予。未幾。葛敝縷縷。在風雪中自若。或曰。李向爲諸生有聲。屢試不第。有所託而逃。然讀其詩。似深山高衲。不與陽狂玩世者比。終不測其何如人也。余于友人邸舍中。物色得之。爲余書扇。相對竟日。卒無他語。

顧棟高殫精經學

顧復初棟高。以經學授司業。年逾七十。不復出山。丁丑春迎鑾。獻所著詩書兩義。蒙恩加祭酒銜。又數年而終。復初康熙辛丑進士。性倨慢。不合時。官中書。與堂上官齟齬。僅三載。卽歸田。生平以窮經著書爲事。自幼至老。未嘗一日不讀書。於五經皆有所發明。學敦淮陰。從遊甚衆。夏日不見一客。堅閉重門。解衣脫襪履。至寸絲不掛。匿帷後。手一卷不輟。辛未經學。惟祭酒無愧色耳。

薺菜孟嘗君

顧茂倫（有孝）選元百家詩。賓至輒留。座上常滿。寔家無儻石。江左有薺菜孟嘗君之號。

絕好宋詩

孫愷似致彌。以布衣名動京師。賜二品服。充朝鮮采詩使。士諱榮之。旣歸。戊辰成進士。官翰林。至學士。然一生憂患。多在坎壈之中。馮定遠班題其集。云蠶吐五采。雙雙玉童。樹發寶蓋。清談梵宮。言絕好宋詩也。

畫家成名之難易

沈歸愚爲黃尊古作銘誌。云當代以畫名者五人。武進惲霖平（格）太倉吳漁山（歷）王麓台（原祁）常熟王石谷（翬）最後得吾友黃尊古（鼎）五人中麓台第進士官侍郎。成名最易。四人逸老布衣。而名與之齊。四人較難。然霖平漁山石谷得梅村阮亭先後導揚。宜其名流播遠近。而尊古當諸公徂謝。推挽無人。尤難之難也。吳中評畫者。謂石谷看盡古人名畫。下筆俱有似處。得稱大家。尊古看盡九州山水。下筆俱有生氣。並稱大家。兩人皆虞山人。

三毛

清康熙間。蕭山毛西河奇齡。錢唐毛稚黃先舒。遂安毛會侯際。可俱以文章雄長東南壇坫。時海內謂之語曰。文中三豪。浙中三毛。

張文和闡中對月詩

清初沿明季餘派。科場與事諸臣。尙未免有唐人通榜之習。康熙丙戌。張文和公廷玉分校。

春闈。同人有以微詞探之者。因作闈中對月絕句四首。中有云。簾前月色明如畫。莫作人間暮夜看。其人見之。懷慚而退。撤棘後。頗爲士流傳誦。

田山薑

康熙朝初開大科。一時名士。率皆懷刺跨馬。日夜詣司枋者之門。乞聲譽以進。德州田山薑侍郎。方以工部郎中膺薦辟。屏居齋寺。不見一客。比督學江南。昇以肩輿。從兩驢。載衣裳一箱。五經子史兩方底。蒼頭奴二人。踽踽行道上。戒有司勿置郵傳。給供張。自市蔬菜十把。脫粟三斗。不爲酒醪佳設。惟日斲斲以文章爲事。見惠周楊紅豆山莊集。

杭大宗

杭大宗世駿。錢塘人。抱經世才。以布衣召試鴻博。徵言國家用人宜泯滿漢之見。以收士望云云。時宗室某中堂方用事。閱卷大怒。譖於純廟。幾遭不測。下廷尉議。皆不直。杭浙省撫軍某獨抗疏力救。上怒亦解。奉旨驅逐回籍。出京之日。行李蕭條。依然寒素。士夫懼召黨禍。杭往話別。輒預戒閹者拒之。獨刑部司獄某。相與徒步登陶然亭。痛飲竟日而別。某錢塘人。亦賢才而屈於下僚者。對杭歎歎感喟。並索詩留別。杭笑占一絕云。溪風吹面盛晴瀾。葦路蕭蕭鷺滿灘。六月陶然亭子上。葛衣先借早秋寒。

酒帝

長洲顧嗣立字俠君。豪於飲。所至立酒人社。止酒詩所云。壁壘樹摩壘。先登期第一者是已。家有古酒器三。微劉景升所名三雅。大者受十三觔。而贏餘各遞殺以兩。俠君與社中人飲。率先盡三雅後。乃奪彩爭籌。飲無算爵。爰下令署門曰。凡酒客過門。延入與三雅。詰朝相見。決雌雄。匪是者。毋相混。見者皆屏息。懼伏以去。亦有發憤爲雄。思得一當。而大敵當前。飲不能一二雅。醉矣。蓋終其身無與敵者。時人號爲酒帝。

劉海峯

劉海峯先生諱大樹。桐城人。古文名家。少以文謁李穆堂侍郎(紱)。驚曰。五百年無此作者。歐蘇以來一人而已。其見重如此。舉博學鴻詞科。鄂文端公(爾泰)業經首選。張文和公(廷玉)惡其才曰。此吾鄉之浮蕩者。因易劉文定公。先生遂落拓終身。居京邸。其弟館於明太傅家。先生素惡權貴。乃避居朱都統(淪潯)宅。破壁頽垣。泊如也。恭王重其品。終身執弟子禮甚恭。而先生歸鄉後。音書杳然。高致可想。

姜西溟夢梨詩

西溟先生性行敦敏。詩文集中敘述家事。多纏綿懇摯之言。嘗客中州。夢食大梨而甘之。欲

遺母不果。悵然而醒。因作夢梨詩。寄兩弟。追溯月日。正其母病黃。思大梨。徧覓不得時也。陸橘孟荀。事異情同。純孝至此。猶不獲完髮膚以終厲下。天乎。

後三高

清初吳郡有隱君子三人。曰拔貢生考授知縣彭行先。曰舉人鄭士敬。曰諸生金俊明。皆以鉅人長德。見推於州里。三人者。歲時過從。鬚眉皓然。相與評論文史。揚挖翰墨。杯酒豆肉。談笑移日。見者羨爲神仙中人。士大夫稱爲後三高。（按蘇州舊有三高祠。祀漢梁鴻。唐陸鴻漸。宋蘇子美。）三人中彭尤老壽。湯文正公開府吳中。每月吉讀法。必命有司延致以爲重。既還朝。聖祖詢三吳人物。公亦首舉行先以對。行先卒不出。年九十二始考終。逮見其孫凝求以第三人及第。

龔芝麓悼董苑君札

如臬冒辟彊痛念董苑君。既撰憶語。復親哀知慰唁諸札。藏于染香閣。將付割腕。未幾而染香閣竟爲絳雲之燬。累代文獻。悉付煙雲。獨龔文毅一札。今猶藏於其家。瓊思瑤想。不媿有情人吐屬。惜已亡其末幅。書云。洞老至都。袖示大札。一時風雨颯然。玉碎珠銷。斷魂千古。弟於苑君盟嫂。雖缺鬱金堂下一拜之緣。而玉蘭花底。醉瀟淋漓。猶髣髴場宣揚。白藕。至今

美人雲氣縹緲玳瑁之牀。香魂有知。珊珊紫蠹中。尙謂金蘭譜中人。有爲助哭申吁。泣名花而悲曉露者。不可云非弟管輅之遭也。阮公憐女之感情。至不堪。況於我輩骨肉關情。尤宜分痛。鍾退谷云。好友在四方。而造物或收之。矧其在閨閣之中。天不憐才。遂令遲鈍。蟬鬢與文士平分鸚鵡之恨。老盟翁其姑念缺陷世界。能少解黃塵碧海之鬱陶乎。憶語大刻。鍾情特至。展之不禁雪涕。沉香親刻管夫人不是過也。詠詞二千餘言。宛轉淒迷。玉笛九迴。玄猿三下矣。欲附數言於芳華之末。爲沅澧招魂。弟婦尤寫恨沾巾。追平生於響像。劈箋探韻。絮語神傷。而蟋蟀哀音。轉多幽咽。屬思未竟。惆悵無端。餘之必有以祝桂旌而醅翠羽。未敢忘也。新政雲雷。萬方晃蕩。臥龍峻譽。豈能久伏隆中。肝膈深披。敢不仰體。但百(下闕)弟婦意。卽橫波夫人乎。新政雲雷之下。皆勸駕之辭。辭彊鼎革以後。逃名海谷。戴髮家居。文毅擬以臥龍勸之出仕。豈辟疆之所願聞者哉。

朱竹垞析產券

仁和宋小茗廣文所輯詩話中。載朱竹垞先生兩孫析產券。清風儉德。可爲世法。錄之曰。竹垞老人雖曾通籍。父子只知讀書。不治生產。因而家計蕭然。但有瘠田荒地八十四畝零。今年已衰邁。會同親族分撥。付桂孫稻孫分管。辦糧收息。至於文恪公祭田。原係公產。下徐蕩

續置蕩七畝。併荒地三分。均存老人處辦糧。分給管墳人飭米。孫等須要安貧守分。回憶老人折箸時。田無半畝。屋無寸椽。今存產雖薄。能動儉亦可稍供餽粥。勿以祖父無所遺。致生怨尤。倘老人餘年。再有所置。另以續折。此可與蘇文忠公馬券。香光居士鬻田契。同爲千秋不朽矣。

方望溪爲李穆堂議訕

方望溪侍郎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惟臨川李穆堂輕之。望溪嘗攜所作曾祖墓銘示穆堂。穆堂閱一行即還之。望溪恚甚。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恚。請其說。穆堂曰。今縣以桐名者有五。桐鄉。桐廬。桐柏。桐梓。不獨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後世誰知爲桐城者。此之不講。何以言文。望溪默然者久之。然卒不肯改。其護過如此。金壇王若霖嘗言靈臯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論者以爲深中望溪之病。見竹汀先生潛研堂集。竹汀殆亦不滿於桐城者乎。

管杏花

史文靖公館課庶常。以春日卽事命題。管水初一清詩中一聯云。兩三點雨逢寒食。廿四番風到杏花。史公擊節。人因呼之曰管杏花。

老查少查

致館壻亭外集云。初白編修。先以澤州相國薦起。命直南書房。明年始賜出身。由庶常授編修。時族子昇。以宮坊久侍直。宮監無以別之。呼初白爲老查。聲山爲少查。老查少查。與大秦小秦作對。直天然佳耦也。

煙波釣徒

康熙帝幸海昌。捕魚賜羣臣各賦詩謝恩。查初白先生末句云。笠簪蓑袂平生事。臣本煙波一釣徒。詞意稱旨。忽內侍傳語云。宣煙波釣徒查翰林。蓋同時有聲山學士。故以詩別之。此可與春城舞處不飛花。韓翃。桃杏嫁東風。張耶中並傳矣。

衡文巨眼

康熙二十年。方洗馬象瑛。王吏部材。任蜀典試時。川中兵革方定。輜車所屆。滿日荆榛。方王二君。殫心蒐拔。惟恐偶屈一士。得士四十二人。每拆卷。當事輒額手稱慶。當未徹棘時。學使者馮雲。躋籍三十人。驗其得失。榜發。售者二十有五。副車三。所未見者二人耳。蜀人相傳以爲佳話。乾隆壬午。吳修撰鴻督學湖南。是科主試者爲嘉定錢詹事大昕。韓城王文端公杰。場後諸生各以闡藝呈吳。吳最賞者五人。丁姓。丁正心。張德安。石鴻壽。陳聖清也。曰此五卷

不售。吾此後不復論文矣。揭曉日招客具飲。使人走探。俄抄榜來。自六名至末。只陳聖清一人。吳旁皇莫釋。未幾五魁報至。則四生已各冠其經。如聯珠然。大喜過望。首唱一詩。以誌其盛。和者三十餘人。二事極相類。合記之以見當時諸公慎於取士。尙不至如今日之視若具文也。

高士奇扈從清涼詩

高侍講(士奇)扈從清涼山。雜詩云。仙蹕陪遊陟井參。年來萬里閱崎嶇。東西行遍關山路。三度春風宿羽林。(辛酉扈從巡歷喀爾沁干戎扈從奉天府癸亥扈從清涼山皆以二月出部)輕寒未放杏花枝。樹底停鞭感歲時。不止今年負花事。漫將遊跡此分司。(元王懌完州詩誰著分司王老子杏花香裏過今春)泥水濺濺出谷流。沙原路僻草新抽。雞聲亭午山村外。報道郵錢過定州。佛頂分來五髻青。浮空鳳刹玉輿停。茜衫黃帽搖金鐸。宮錦齊開梵字經。紫府仲由實粵區。長松鬱鬱學爭趨。興來那得勾龍爽。重寫峯巒入畫圖。(勾龍爽有紫府仙山圖載宣和書譜)新安城上有高樓。金粉香銷幾百秋。傳是章宗遊賞地。纔花細草滿春洲。野澗瀾漫一望迷。漁莊蟹舍接通隄。遠天雲樹蒸微裏。只少樓臺似浙西。

高士奇硯銘

高詹事士奇。祝銘。丁巳己巳。凡十三年。夙夜內直。與爾周旋。潤色詔勅。詮註簡編。行蹤聚散。歲月五遷。直廬再入。仍列案前。請養柘上。攜歸林泉。勳華丹扆。勞動細旆。惟爾之功。勒銘永傳。韓小亭喜其得紀事體。

餽餼狀元

康熙丁丑狀元李蟠。字根大。書法不甚精楷。文思亦復遲澀。當廷試日。諸進士薄暮皆出。而蟠獨留殿前。護軍催督甚急。蟠泣告曰。畢生之業。在此一朝。幸毋相促。以成鄙人功名。護軍頷諾。直至四鼓始獲呈卷。上廉知之。以爲苦心之士。拔置一甲一名。同榜探花。則慈谿姜宸英也。姜作五言獻贈云。望重彭城郡。名高進士科。儀容如絳勃。刀筆似蕭何。木下還生子。蟲邊更著香。一般難學處。三十六餽餼。蟠偉幹虬鬚。狀似武人。其爲諸生時。以刀筆聞。廷試懷麪餅三十六枚。餐之至盡。餽餼都下方言也。

藝林名句

石門呂晚村初名留良。字襄野。中年以後。屏黜風騷。精研理學。然其少時。每一點筆。輒成佳咏。五言一聯云。病嫌賓客滿。貧覺子孫多。吳菌次爲吳興郡守。地接常蘇。賓朋麇至。才名交累。不久罷官。吳梅村贈詩云。官如春夢短。客比亂山多。兩押多字。藝林並稱名句。

賦梅釋雲

陳其年未遇時。遊於廣陵。冒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儂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陳一見神移。贈以佳句。並圖其像。裝爲卷帙。題曰雲耶小照。適墅梅盛開。生借紫雲徘徊於暗香疎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忽佯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陳營救無策。意極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老宅前長跪門外。啓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耶。然必得先生咏梅絕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耶侍左右也。陳大喜。攝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既就。亟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耶。其後紫雲配婦合卺有期矣。生惘惘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酌荼蘼釀。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濕漾。隔著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氍枕畔。淚花輕灑。了爾一身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羹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爲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口。聞者爲之絕倒。

燕京元夜詞

清劉燕苑

京城元夜婦女連袂而出。踏月天街。必至正陽門下。摸釘乃回。舊俗傳爲走百病。海寧陳相國夫人有詞以紀其事。詞云。華燈看罷移香屐。正御陌。遊塵絕。素裳粉袂玉爲容。人月都無分別。丹樓雲淡。金門霜冷。纖手摩挲怯。三橋婉轉凌波躡。斂翠黛。低回說。年年長向鳳城遊。會望蕊珠宮闕。星橋雲爛。火城日近。踏遍天街月。相國夫人姓徐名燦。字湘蘋。才華敏贍。此其從宦京邸所作。

索明二相博古

索額圖明珠並相時。權勢相侔。互相仇軋。後索以事伏法。明爲郭制府琇所劾罷。天下快之。然二相皆有絕技。索好古玩。凡漢唐以來鼎鑊盤盃。索相見之。無不立辨真贋。無敢欺者。明相好書畫。凡其居處。無不錦卷牙籤。充滿庭宇。時人有比以鄭架者。亦一時之盛也。

毛西河逸事

西河晚年自署楹帖云。千秋經術留天地。萬里蠻荒識姓名。蓋時有琉球使者過杭。覓瀨中集訪見先生也。汪蛟門比部懋麟。嘗誦東坡春江水暖鴨先知句。西河在座。怫然曰。鵝詎後知耶。人遂謂西河不知詩。然是句之妙。西河何嘗不知。特其嚄強本色。不辯不快。此老生平著述。全是一時火氣。不許令人低首古人。何嘗爲解經講學起見。西河納妾曼珠。矜寵特至。

夫人陳頗不平之。嘗誡之於客座曰。爾輩以毛大可爲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須獵祭乃成。後人有論詩絕句云。曼珠不擅專房寵。誰識君詩獵祭成。可稱雅謔。西河先生凡作詩文。必先羅書滿前。考核精細。始伸紙疾書。先生曰。凡動筆一次。展卷一回。則典故終身不忘。日積月累。自然博洽。後生小子。幸仿行之。婦言勿聽也。又嘗僦居矮屋三間。左圖右史。兼住夫人中。爲會客之所。先生構思詩文。手不停綴。質問之士。環坐於旁。隨問隨答。井井無誤。夫入室中。詈罵先生復還話之。蓋五官並用者。同時蕭山包秉德。沈禹錫。蔡用光。皆淹貫博雅。故時有包毛沈蔡之稱。後三公皆以諸生老。而先生獨名滿天下。井三人姓名亦罕知者。亦有幸有不幸也。

批刺

康熙庚戌狀元蔡崑鳴。啟傳公車過淮。安謁山陽令邵某。邵其孺人也。批其名刺云。查明回報。蔡怒而去。至京遂狀元及第。題一絕句於扇。遺邵云。去冬風雪上長安。舉世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名須向榜頭看。蔡後官春坊中允。

真才子

馬章民世俊。下第留京。落拓殊甚。以行卷謁芝麓司寇。讀至而謂賢者爲之乎。題有口數亡。

主於馬齒之前。遇與王於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賄終。而功名復以賄始。七十以前之歲月已淪。七十以後之星霜復變。少壯未聞諫書。而衰齡反同販豎。云云。司寇淚潄潄下曰。李矯真才子也。歲暮厚贈之。明年遂狀元及第。

除夜覘士

陳楚產號五不。讀書甚苦。寄食硯田三十餘載。齒驗知非。始補弟子員。隨捷兩闈。筮仕萊鹽。令時值除夕。欲覘萊俗與楚風同異若何。徒步出郭。所見烘爐戲鼓。爆竹黏吟。比戶皆是。行至郊墟。忽聞茅屋有書聲。出潛窺之。見一士子與其婦坐擁敗絮。一讀一紡。青燈熒然。色甚淒瘁。夜向午矣。陳殊歎異。卽還署。呼役昇酒。麪肉米相餉。并贈以詩曰。破窺無煙火。寒門蛛結絲。斯人今日事。似我少年時。元且士子來謝。則童生觀光也。時楚產尙銀鬮。立遷其家於署內。飲食教誨。如子者數年。亦成進士。官至粵東司臬。楚產累官知府。適爲其屬。觀光執弟子禮。不改在萊之日。麻城接壤預省。其里人言先輩好文愛士。必舉此事爲稱首。

吳蘭次之風義

清代駢體。自以陳檢討爲開山。由其才氣橫逸。澤古淵醇。而筆力又足以駕馭之。故隸事言情。具有六朝家法。一二俗調。不能爲全集疵也。降而思綺林蕙。氣息茶弱。浪得名矣。願聞吳

蘭次慷慨義烈。敦尙友誼。長沙趙洞門總憲當柄用時。車馬輻輳。及罷歸。出國門。送者三數人。蘭次與焉。其召還也。賓客復集。蘭次獨落落然。蹤跡闊疏。合肥龔芝麓尙書提倡風雅。門生故吏徧九州。歿於客邸。兩孫惇惇孤露。無過存者。蘭次則哀而振之。撫其幼者如子。而字以愛女。至於成立。使名家子孫。無西華葛藟之歎。風義如是。文章餘技已。章檢討行誼亦純粹。見省府志本傳。

沈歸愚不答日本人書函

沈歸愚尙書。晚年詩名日高。日本臣高蔡。海外寄書千餘言。溯詩學之源流。詆譏牧齋持論不公。而以尙書爲中正。又贈詩四章。願附弟子之列。并乞獎借一言。其意甚誠。尙書謂外夷不宜以文章通往還。因師文衡山不予遠夷書畫意。置不作答。見尙書自作年譜。

蔣山傭

顧亭林先生炎武。行奇學博。負海內重名。玉峯三徐先生。皆其宅相也。有答監修徐學士書。以龍門雄健之筆。間作麗詞。以商山沈隱之年。深言時事。覽其遺編。別爲一格。豈誼切渭陽。不覺語之工而思之迫歟。書曰。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完資治通鑑後。卽示之以邸報。泰昌以來。頗窺崖略。然憂患之餘。重以老聵。不談此事。已二十年。都不記憶。而所藏史錄奏

狀。一二千本。悉爲亡友借觀。中郎被收。琴書俱盡。承吾甥來劄。惓惓。勉以一代文獻。豈非生平至願。恐衰朽未足副此。然既遇周情。兼叨下問。觀書柱史。不爲無緣。正未知絳人甲子。鄉子雲師。可備趙孟叔孫之對否耳。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阨危。方州瓦解。而老臣碩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聞於讜旨。素弘羊之論。屢見於封章。遺風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弔。大命忽焉。山嶽崩頽。江河日下。三風不警。六逆彌臻。以今所覩。國維人表。視崇禎之代。十不得其二三。而民窮財盡。又倍蓰而無算矣。身當史局。因事納規。造郟之謀。沃心之告。有急於編摩。固不待汗簡奏功。然後爲千秋金鑑之獻也。關輔荒涼。非復十年以前風景。而雞肋蠶叢。尙煩武略。飛芻輓粟。豈顧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八斗。赴營千里。於是強者鹿豕。弱者雉經。闔門而衆哭。投河。僻村則張旗抗令。此一方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齡。客居斯土。飲滙餐霞。足怡真性。登巖俯澗。將卜幽棲。恐鶴唳之重驚。卽魚潛之匪樂。是以忘其出位。貢此狂言。請賦祈招之詩。以代麥秋之祝。不忘百姓。敢自托於魯儒。維此哲人。庶興哀於周雅。當事君子。倘亦有聞而太息者乎。東土饑荒。頗傳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輿議。涉青雲以遠遊。駕四牡而靡駟。所望隨示。以音問不悉。先生在南時。號蔣山傭。中年以後。跡絕故鄉。遍遊

燕齊秦晉間以終。常言生平最憎者舟輿。而炊梁跨衛。乃此身安處也。其持論崎嶇。往往類此。

王阮亭推重一康

邵陽康乃心字孟謀。爲邑諸生。有文譽。尤工於詩。康熙乙丑。王少司農士禛。奉使祭告西嶽。徧訪名勝。偶遊薦福寺。見乃心題壁數絕句。嘉歎久之。曰。關中三季。不如一康。錄其帛。秦莊襄王墓二首而去。康譽大播。其明年學使者。貢其名於太學。蜚英馳藻。望重三雍。已卯歸試秦省。以第五獲雋。親乎晏元獻之於王琪。楊鐵崖之於袁凱。以今準昔。事有同符。蓋具天下才者。未有不愛天下之才者也。

清客天

太倉王太常子孫衆多而賢。顧庵麓壑。尤所鍾愛。康熙庚戌。俱以弱冠。試捷南宮。泥金之報。疊至。適吳梅村在坐。戲曰。彼蒼者天。當是君家門下清客耶。太常駭問曰。何梅村曰。善探主人所欲。而巧於趨承。事事如意者。門客也。今日之天。無乃近是。太常不覺莞爾。

王心敬得李二曲理學真傳

二曲先生之學。鄆縣王心敬實得其傳。心敬字爾縉。少爲諸生。歲試。學使遇之。不以禮。脫帽

而出。學問淹通。有康濟之志。所著豐川集。論選舉。饒兵馬。政區田圃。田井利。諸篇。樸實精詳。無講學家迂腐之語。蓋非空談性命。置天下蒼生於度外者。朱高安督學闈中。數造盧焉。陝西總督額忒倫年羹堯先後上章薦於朝。再徵不起。羹堯禮聘入幕。爾緝惡其驕縱。避不見。亦不往謝。世宗聞而益重之。乾隆初有蒲城新進士應廷試。鄂文端相國問豐川安否。進士不知爲何許人。茫無以對。文端笑曰。若不知若鄉有豐川亦成進士耶。知其望實之孚。不在關中大儒下矣。

抱鐙圖

桑調元。世稱菽甫先生。著述宏整。爲工部郎。忽棄官。徧游五岳。人競高之。先生父文侯。眞孝子也。家貧。粥角黍於市。親病。闔閭合羊脂和粥以進。終不痊。抱鐙而哭。人爲繪抱鐙圖。萬徵君光泰贈詩云。羊脂數合米一掬。病父在牀唯啜粥。父能啜粥子亦甘。粒米勝於五鼎肉。升屋鼻某無歸魂。束薪斷火鐙寡恩。牀前呼父鐙畔哭。抱鐙三日鐙猶溫。恨身不作鐙中米。臨沒猶能進一匕。謂鐙不聞鐙有耳。

何世璵沈廷正理學門戶之見

雍正間貴州巡撫何端簡公(世璵)奉敕建龍神祠。將祀明臣王守仁之陽明書院改作。

撫沈督部廷正疏言。守仁謫龍場驛丞時。講明聖賢之學。化民厲俗。黔人始知誦習詩書。實爲有功名教。陽明書院。夙爲省城士子瞻仰誦讀之所。請仍其舊。別建龍神祠宇。得旨。此舉妥協之至。何世璉留心理學。伊等各立門戶。互相是非。若云無心。何至錯誤若此。俯順輿情。改建爲是。

簡儀親王有志聖賢之學

本朝宗藩。懿戚中。學術之正。政治之醇。莫如簡儀親王德沛。王爲太祖皇帝弟濟爾哈齊四世孫。早歲應襲父爵。爲鎮國將軍。讓與從子。入西山讀書。世宗以果親王薦。召見問所欲。曰。願側身孔廟。分特豚之饗。世宗大器之。授兵部侍郎。王益折節嚮學。立志希聖。一言一動。必由仁義。乾隆初。嘗以吏部侍郎兼祭酒。每入學。摩挲俎豆。不忍決舍。嘗集太學諸生講大學首章。圍橋門聽者千餘人。靡不悅服。獨助教王之銳。以爲未盡。復陳說己意。王欣然下階。三揖而謝。初甘肅地瘠。歲常歉。有司視爲固然。無報災成例。王始外任。即撫甘肅。兩月不雨。立馳奏。振之高宗。卽位。遷湖廣總督。調浙閩。再調江南。所至黜陟至公。尤重民事。乾隆七年。淮揚大水。王慮漕粟往民不及炊。乃實麥餅千艘。蔽運河兩岸。饑民吮聲苦泣。菜色立變。命府縣官放手開倉以振。寧濫毋隘。是役。奏動地下閩稅鹽課銀一千萬兩。奏銷時。屬吏皆以爲

危高宗弗問。蓋信之有素矣。簡儀親王督閩浙時。巡歷諸郡。所至必先謁先師廟。卽升明倫堂講易。屬吏列侍於後。諸生環立於前。函丈之間。雍雍肅肅。其駐節杭州時。於敷文書院繪河洛方圖義文諸圖。揭於屏間。王手執松枝佇立。指點講解移晷。纓笏塞巷。巾卷充庭。莫不傾聽忘倦。僉謂天潢節鉞中。古今一人。王在閩有魁峯書院講學錄行於世。所著復有易圖解實踐錄二書。陳康祺云。本朝滿洲儒臣。理學經濟。代產巨人。尙未有膺孔庭從祀之榮者。如王及文定公徐元夢。文端公倭仁。文忠公文祥。亦無愧兩廡人物。惜無人焉爲之抗章乞請也。

閩百詩渥承朱邸眷昧之異說

百詩先生養疴朱邸。渥承眷昧。嘯亭雜錄謂所遇乃安郡王瑪爾渾。而張石洲作閩氏年譜。謂實係世宗潛邸事。何義門集家書摘錄中有云。閩百詩先生扶病赴四府之召。加以炎暑。於初九日謝世。東南讀書人。又翦一箇惜哉。又跋困學紀聞云。丙戌春日。皇子四貝勒。命爲閩氏校勘訛字。重閱一過。按安郡王必無稱皇子之理。義門同時在都。必無妄記。益信石洲之攷据精核也。

閩百詩孝行

百詩先生遭母喪。蔬食三年。服既闋。哀其母。不忍其父之獨處也。不入內。而臥起於父側者。又一年。父諭之。十百不肯去。世但知先生博學耳。乃其內行敦篤若此。此之謂經師人師。

閻百詩榮遇

杭董浦趙飴山爲百詩先生作傳志。俱稱先生晚年名動九重。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後至京師。執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凡飲食藥餌衣服。及凡研陳設諸物。罔不精腆。先生偶感疾。命太醫院朝夕視。既病劇。求移館。世宗固留不可。則命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輦之。至城外十五里。如臥牀。不覺其行也。歿後。親撰文以祭。並賜輓章。先生子詠作行述。亦云。然惟禮親王昭稔嘯亭雜錄。則謂延接先生。乃安郡王瑪爾渾。非雍邸事。憲皇龍潛。謹介尊嚴。不與外人相見。因安王邸俗呼四王府。故致譌傳。及張石州纂先生年譜。援據極精。始知嘯亭之說不足信。蓋瑪爾渾爲岳樂世子。何敢擅冒皇子。今輓章尙存。明稱皇四子。多羅貝勒。則非瑪爾渾明矣。

陳太僕書法

陳句山太僕兆崙書法蘭亭。取意簡遠。侍講梁山舟曰。本朝不以書名。而書必傳者。陳文簡元龍及太僕也。

金冬心儻從各擅一藝

冬心徵士。以書畫邀嬉名。勝四十餘年。所攜儻從。亦各擅一藝。甬東朱龍善琢硯。新安張喜子界烏絲闌。會稽鄭小邑兒工鈔書。吳趨莊閩郎操縵能理琴曲。涇陽蔡春解歌元白新樂府。自徵士僻好畫竹。長幅矮卷。日竟十數。蘭陵陳彭亦學畫竹。竟可亂真。庸保都養。乃有如許雅材。徵士之識趣可想。

金冬心感惓知己之言

金冬心續集自序。多述其自至少至七十。所遇前輩詩老聞人。評詩贊美之語。文頗詭肆無繩幅。而感惓知己。真氣在胸。節錄數段。以存逸事。南山之南。吳慶伯徵君隱居。按名農祥。閉關卻軌。著書比牛腰粗。隔月昇輓輿。過談亦諧。按亦諧杭詩僧。禪窟見予林逋墓上作。謂亦諧曰。吾新營生壙。宜乞此子寒瘦詩。阿師爲吾乞之。吾以高辛氏銅盤。太康玉辟邪相報。百載後。吾幽光藉之不泯也。丙戌渡羅剎江。訪九十一翁毛西河太史。至會稽禹穴。觀窆石。作九言詩。太史激賞。誇示賓坐曰。吾年逾耄耄。忽覩此耶君紫豪一管。能顛狂耶。讀書吳中。秀水朱檢討在慧慶寺。主東南詩盟。懷刺往謁。檢討出迎。笑曰。子非秀水周林張高士宅賦木蓮花錢塘金二十六乎。吾齒雖衰脫。猶能記而歌也。辛丑游揚州。謝秀才

前義（按名遵王江都人）馳譽江表不可一世。見予景申集雕木。搥壁發顛曰：吾日如炬不輕讓第一流。何來狂夫奪吾赤幟。予赴茭東道經臨淄。邂逅趙秋谷詹事。索予詩。啞啞撫掌曰：子詩造詣不盜尋常物。亦不屑效吾鄰家雞聲。（按秋谷所謂鄰雞。殆指漁洋尙書。仍不忘談龍舊陳也。）自成孤調。客澤州陳幼安學士四載。相國午亭留詠殆遍。卽中條王屋無處不放膽題詩。學士歎曰：吾不幸十六中進士。翱翔禁庭十年。罷歸不深讀書。今夜鐙相對。受益良多。君鄉查翰林兔園挾策。吾最薄之。君詩如玉潭如靈湫。漚漚不窮。非吾友實吾師也。從此執業稱詩弟子矣。華亭張得天尙書（按卽敏文公名照）曾屏車騎。訪予櫻桃斜街。云昨見君風氏園古松歌。病虎癡龍造語險怪。君善八分。遐陬外域爭購。極類建寧光和筆法。曷不寫五經以繼鴻都石刻。吾當言之曲阜上公。予在新安。臨川李侍郎來游黃山。乃云君刻集自稱冬心先生。吾謫官時曾諾君作記。記古人自稱先生四十九家。今可償夙願矣。若君詩凌顏饒謝。舍任吐沈。久播人口。吾不復稱說也。原序甚長。未免近於自炫。然冬心高士所記必無虛詞。亦足見前輩之禮遇孤寒。游揚雅道也。

丁處士

錢塘丁處士敬。韜伏荒江。兀傲自負。博物工詩。尤專門金石之學。方制府觀承愛其鐵筆。媚

制府者得欲其一。二方通意指。而惡聲殷牆屋。驚而逸去。江苑卿春世所稱鶴亭主人者。雖起家馮茂。而頗嗜風雅。慕處士詩。將之武林。以幣贄。謝勿與通。江亦畏其鋒。瑟縮不敢進。雍乾之間。杭人金冬心。厲樊榭。張畏廬。奚鐵生。輩咸以孤峭奧博著稱。而處士尤爲高絕。

髯金瘦厲

樊榭先生之詩詞。與金農冬心之書畫。鄉里齊名。人稱髯金瘦厲。

張南華之捷才

張南華。唐事。今之謫仙也。天才敏捷。詩具宿慧。興到成篇。脫口而出。安帖停勻。嘗試保和殿。未停午。衆方執筆著想。聞有投卷者。衆曰。必南華也。與涇南司寇同奏事。乾清宮門下。涇南攜一漢製玉羊。南華曰。詠此可乎。卽口吟四十字。語未畢。殿角湛然聲震。衆驚顧。乃四奄舉一大冰。繩斷冰墮地碎。且迸。南華曰。詠此可乎。卽復吟四十字。衆驚歎叫絕。一日午門送駕。館閣諸公各賜一韻。應聲立就。頃刻成數十首。喝韻詩古人所未有也。南郊視壇。以講官侍班。於齋宮補棹處候駕。因指棹字爲韻。南華衝口吟數十韻。至鳳邸凝雲物。霓幃屬苑虹。山河扶棟宇。日月倚簾櫳。天闕常依北。招搖漸指東。尤警絕。如河縣瀾翻。不能自休。羽林期門之士。環繞聳聽。詫爲異人。會將駕至。始悚惕輟吟。噫。伎至此乎。南華少時。作迴文賦八首。自

然清麗亦前人所無也。南華在朝房和湯圓詩。甘白俱能受。升沈總不驚。張文敏曰。不料倉卒先生猶能自見身分。

杭廬浦畫荔枝

杭廬浦能作花卉。靈見一絹冊。畫設法荔枝。神似李復堂。綴一短跋曰。荔枝以閩中爲最。許子遜在廣州時。詠荔枝云。丹荔年年玉盃新。鏡中眉黛半含顰。可憐嶺外紅鸚鵡。猶說清華夢齒人。似廣州之種。比閩爲劣。下署年月日。世駿畫藏南潯富家。當時疑爲僞托。後從讀道古堂全集。則前跋具在。始知其謬。

聖德神功碑文

聖祖仁皇帝聖德神功碑。雍正四年建。詞意并茂。惟中多溢美。錄之以供文學家評賞。文曰。皇天眷佑我國家。顯謨盛烈。世世相承。太祖太宗。兆基東土。締造洪圖。世祖混一。寰區克成。駿業篤生我皇考皇帝。擅神聖之姿。立君師之極。大德廣運。健行不息。至明如日。至仁如天。集皇王之大成。亙古今而首出。書契以來。罕有倫比。以揚列聖之耿光。以裕無疆之大歷。服予小子。續承基統。既奉冊寶。恭上尊謚。惟山陵禮畢。宜建穹碑。欽惟我皇考。臨御六十餘年。厚德崇功。布護海宇。盈溢簡牘。巍巍乎。蕩蕩乎。不可殫述。謹綴大槪。鐫勒貞珉。用垂於億萬

祀。辛丑正月。嗣登大寶。甫八齡。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甲午崩。聖壽六十有九。雍正元年九月丁丑葬景陵。頌曰。惟我聖清。上天眷命。二儀凝祉。三朝篤慶。皇考紹烈。建中秉正。亶聰亶明。乃神乃聖。翼翼昭事。仰格高穹。化將道替。祭以誠通。虔承九廟。孺慕兩宮。大孝備矣。至德光融。爰在冲年。夙成睿智。致泰之基。徵乎言志。日就月將。古訓是嗜。理數兼該。窮源抽秘。萬極在御。八表君臨。克勤於政。無逸爲箴。求衣忘食。日昃宵深。慮周禹迹。事靡堯心。廣聽并觀。樹旌建鼓。無情不達。有善必取。四門攸闢。百司式綏。文采珪璋。武羅貔虎。苞有三季。怙勢恃恩。默運神機。再奠乾坤。旆靡烽息。弩指鯨奔。提封式廓。截海爲藩。元裔速辜。不脩厥職。禁旅一臨。凶渠伏殛。羅刹擾邊。邊帥討賊。拔城縱俘。感恩懷德。惟彼雄臬。構難比隣。比隣內附。稽顙稱臣。敢抗明詔。怙惡不悛。天子三征。掃蕩邊塵。盜茲遺醜。搆氛西徼。自恃荒遐。狂跳縱暴。堂堂天兵。何幽不到。底定三危。恩同再造。瑤池之水。崑崙之岡。窮域絕漠。越海滄洋。書傳所紀。咸我版章。敷天率土。無不來王。瞻念河淮。頻乘四載。旣安二漬。亦通百派。一授成功。萬世永賴。胥樂同憂。仁膏遍沛。周詩時邁。虞典歲巡。省方詢俗。輦路生春。蠲租賜復。歲有恩綸。惠心溥渥。益道平均。暘雨偶愆。恩澤已布。朔漠朝鮮。同沾湛露。象魏旣縣。雞竿屢樹。貫索其空。栢楊可階。德惟善政。道在遺經。紆御東魯。親奠兩楹。禮明樂備。檜栢增榮。光華復日。天下文

明。覃心四府。研精儒術。典籍大興。英髦四出。爰在瓊衡。協時正日。玉振金聲。審音定律。海涵地負。大哉王言。鸞鸞鳳翥。煥乎宸翰。文經武緯。異用同源。道高能博。藝備德尊。歷代帝王。祀典惟厚。備列几筵。光輝俎豆。脩敬前朝。親臨鍾阜。三恪垂封。蒸嘗有後。功勳者舊。恩禮優容。靡眉皓首。濟濟雍雍。搢謙克讓。川受谷沖。穆穆其敬。安安其恭。六幕啓宇。八垓兆域。維我皇考。憂勞靡極。三靈集祐。五紀膺曆。維我皇考。克勤不息。貽我臣庶。食德難忘。貽我子孫。卞世無疆。昌瑞之山。峯峙川長。功德穹碑。天日同光。

胡天游之自負

胡天游字稚威。浙江山陰人。富於文學。自負特盛。嘗曰。古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雖文章則聖賢仙佛皆死。同時方苞以古文著名。天游獨疵詬之。目爲文備。薦試博學宏詞不舉。乾隆十六年。復薦經學。有忤者以蜚語聞。高宗問問廷臣。經學生胡天游何如。得毋奔競否。大學士史貽直頓首曰。以臣所聞。太剛太自愛。上默然。自是無敢言天游者。後客死山西。已瞑矣。友人奔視。天游忽張目曰。不免再生人世。爲南人乎。北人乎。友曰。南人歸南。天游曰。然。遂瞑。天游文奇崛奧峭。往往不可句讀。著有石筍山房集。

齊召南之強記

齊召南。字次風。浙江天台人。性強記。讀書一過。卽終身不忘。目力絕人。能二十里辨色。紅紫乾隆時。薦試博學宏詞高等。授編修。歷官至禮部侍郎。以文學特授寵眷。久之。墮馬傷腦髓。出垂死。上命蒙古醫往視。醫殺牛。取腦髓合之。敷以珍藥。數月始痊。自是神智頓衰。讀書越日卽忘矣。召南於學尤精地理。嘗病鄜道元水經注。畧於東南。作水道提綱補之。詳核爲世所重。

懲矯

雍正間學使某公以清厲自矜。一日有業師來求飲助。以清貧辭。師勸之。某公具以入告。上惡之。傳旨申飭。命藩庫扣學政養廉銀五百兩與其師。天下快之。

鄭板橋圖章

板橋圖章。皆出沈凡民鳳高西園鳳翰之手。如板橋道人。如十年縣令。如雪浪齋。如鄭大。如爽鳩氏之官。如所南翁後。如心血爲鏹鏹。古今。如然藜閣。如所好在六經。如畏人嫌我真。如恨不得壞滿了普饑債。如直心道場。如思貽父母命令。如乾隆東封書畫史。如滄夷長。如鷓鴣。如無數青山拜草廬。如私心有所不盡。鄙陋。如揚州與化人。如髮又何力之有焉。如樗散。如以天得古。如老畫師。如敢徵蘭乎。如七品官耳。皆切姓切地切事。又有云康熙秀才雍。

正舉人乾隆進士亦別開生面。清季某太史仿其意刻一亭云。院試第一鄉試第二殿試第三。則不特牽強湊合。且競競然惟以科名爲榮。益覺俗不可耐矣。

劉文清姬人精於書法

劉文清公立朝審譔。風骨棱嶒。世幾以笑比河清之包孝肅相擬。王傷甫淵雅堂集有句云。詩人老去鶯鶯在。甲秀題籤見吉光。自注石庵相國有愛姬王能學公書。筆跡幾亂真。傷甫蓋嘗見姬爲公題甲秀堂法帖籤子也。耆英老輩。偶露風懷。正見理學名臣。其真性情去人不遠。

梁山舟軼事一

錢唐梁侍講。初字元穎。偶得元貫酸齋行楷山舟字。揭之軒中。士林遂稱山舟先生。後陽羨任禮堂過雲間。於天馬山周氏見石刻山舟二字。迹類飛白甚奇古。蓋趙承旨筆也。並手拓一本。畀吳槎客齋攜至杭州贈侍講。任良素未謀面。自此遂訂交。槎客賦長歌以紀。

梁山舟軼事二

山舟先生治生頗纖悉。人有緩亟。拯濟無所吝。杭俗好華靡。喪車必以影神樓前導。推公家一依禮制。儀從外無浮飾。二氏之徒不入門。十六年公患腦疽。危篤。見有人持楹帖入其句。

曰。萬里煙雲開嶂戶。一天風雨護神爐。病遂愈。卒年九十三。卒前數日。自書訃。筆法蒼勁。如平時。書法顏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後愈臻變化。純任自然。性不近婦人。不宴客。亦不赴人宴。

梁山舟創筆飲

文房佳供。以錫或磁爲之。用以養筆者。世皆稱爲筆插。實筆飲也。倡自梁山舟學士。學士工書。負重名。以毛穎染墨後。一經燥枯。便不適用。爰出新意。採錫方二寸餘。高如之。面設四穿。大小各二。以受卓筆。中容水數合。使得上潤毛穎。不致漸濡而止。名曰筆飲。學士自造銘以籠之。

難倒彭元瑞

乾隆朝士屢於上前稱彭文勤博學彊記。上思有以難之。值乙未會試。欽命詩題爲燈右觀書四字。諸總裁覆命日。叩請出處。時文勤值侍班。上目視文勤。文勤叩首曰。臣學問荒陋。亦不知詩題何出。上笑曰。是夕朕偶於燈右觀書耳。文勤趨出。上顧侍臣曰。今日難倒彭元瑞。

記彭元瑞

南昌彭文勤元瑞督學浙江時。試卷皆自閱。凡置卷數百。二僕侍側。左展卷。右收卷。循環不息。侍者告疲。公優游自若也。按試告示。有大場則萬卷全披。小試無一字不閱語。乾隆丁酉。

典試浙江得人最盛。所取文不限一格。而議論識力。詞采氣局。色色皆妙。試卷萬餘。備加評鑒。著語不多。切中作者之病。至有奉落卷而感泣者。鄞邑某先達。薦而不售。卷評一字曰庸。因是發憤揣摩。盡變其習。卽於次科獲雋。是科副主試茅耕亭閣學元銘。出闈後。贈公聯云。聞士頌之。自吳於越。讀公文者。如韓歐陽。公在翰林時。高宗嘗命作周有八士。至季隨破題。先示首句云。舉八士而得其七。公應聲云。皆兄也。嘉慶丙辰。御製新正千叟宴畢。仍茶宴延臣於重華宮。詩命羣臣次韻。和珅倩人代作。所和嗟字。意不愜。屬公改正。公卽易以帝典。王謨三粵若。騶虞麟趾五吁嗟。一時和者。皆莫能及。

高宗賜沈德潛詩

長洲沈宗伯入詞館後。以悼亡假歸。高宗賜詩。有我愛德潛德句。錢文敏公因贈詩云。帝愛德潛德。我羨歸愚歸。爲時傳誦。

王述庵楷木藏書印

青浦王述庵祠堂藏書楷木印云。二萬卷。書可貴。一千通。金石備。購且藏。劇勞勩。願後人。勤講肄。數文章。明義理。習典故。兼游藝。時整齊。勿廢置。如不材。敢賣棄。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箠。述庵傳誠。

陳簡壯印

海寧陳簡壯篆刻白文印云。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又刻仲魚圖象於上。又一印云。精校善本。得者珍之。

監造壽儀破綻

鎮洋畢秋帆尙書沅博雅好古。金石書畫之屬。搜羅極富。有佳者不惜巨金以易之。四方骨董客。探其所嗜。羅致佳品。無不獲重利以去。門生屬吏。尤搜奇採異。以冀一日之賞識。蓋雍乾時朝吏風尚。無不如此也。畢巡撫陝西時。值六旬壽辰。預戒屬吏。凡送壽儀者。一概壁謝。風節凜然。人咸不敢嘗試。有某縣令。通省素稱能員。獨送古磚二十方。篆紋斑剝。古色古香。且年號題識。皆可推究。居然秦漢物也。畢大喜。喚其家丁面諭云。我早有通告。壽禮一概不收。今汝主人能留意古物。足見非風塵俗吏。與尋常餽送不同。故姑留在此。汝先歸致謝。汝主。緩日再致函申謝忱也。家丁得此佳獎。喜極忘形。遂跪稟云。家主因大人慶壽。無物將敬。故先期喚集工匠。在署製此磚。主人親自監造。挑取最工者。敬獻轅下。今蒙賞收。家主榮幸多矣。畢一笑而罷。

周蓮堂

百文敏公司記室者。曰周蓮堂。本諸生。改爲幕。文敏深信倚之。兩江案牘。日數篋。動以千計。過目不忘。有問輒答。人皆憚之。致富十數萬。有蓮塘小影卷子。一時名士。如張船山。陳曼生。萬廉山。吳山尊。皆有題詠。文敏亦書短古贈之。後來絕無聞矣。

古鼎

阮文達公爲浙江巡撫時。其門生有入都會試者。偶於通州逆旅中。購一燒餅充飢。見其背面斑駁成文。戲以紙搨之。絕似鐘鼎銘。卽違寄與文達。僞言某於北通古董肆中。見一古鼎。惜無資不能購。某亦不知爲何代物。特將銘文拓出。寄請師長。與諸人共相攷訂。以證其眞。質文達得書。卽集嚴小雅張叔未諸名士。互相商參。諸人臆爲擬議。皆不同。最後文達乃指爲是宣和圖譜中之某鼎。卽加跋於後。歷言某字某字。皆與圖譜相合。某字因年久銘文剝蝕。某字因搨手不精。故有漫漶。實非贗物云云。門生見之大笑。

臧在東經學

武進臧鏞堂在東。經師玉林孫也。受業於盧召弓學士。經史小學。精審不苟。殆過其師。每歲除夕。陳所讀書。肅衣冠而拜之。故又字曰拜經。蓋慕其遠祖榮緒。庚子陳經之故事也。其弟禮堂。學亦深達。持父喪。白衣冠而處。不與人見。

袁簡齋貽尹文端詩

尹文端才思敏捷。落筆如風。督兩江時。與門生袁簡齋倡和。每得句。必馬上飛傳。袁頗憚其神速。某年除夕。已三鼓矣。袁遣人持一詩至。曰。知公得句便傳箋。倚馬才高不讓先。今日教公輸一著。新詩和到是明年。文端大笑。

全謝山淡於宦情

謝山先生以翰林改外。宦情頗淡。李穆堂侍郎勸其就銓。先生呈以詩。曰。生平坐笑陶彭澤。豈有牽絲百里才。稷未成。醜身已去。先幾何待督郵來。後高宗南巡。梁文莊公將薦之。亦以詩代柬辭謝。有故人代我闔情處。莫學瓊山強定山之句。

王西莊之貧

王西莊未第時。嘗館富室家。每入宅時。必雙手作搜物狀。人問之。曰。欲將其財旺氣。搜入己懷也。及仕宦後。秦談楚諷。多所乾沒。人問之。曰。先生學問富。而乃貪吝不已。不畏後世之名節乎。公曰。貪鄙不過一時之嘲學問。乃千古之業。余自信文名。可以傳世。至百年後。口碑已沒。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猶自在也。故所著書多慷慨激昂語。蓋自掩貪陋也。

錢坫之篆學

竹汀詹事之家學。其兒子培實爲嫡傳。培子獻之。遂經學小學金石之學。篆書尤空絕前後。然在家未嘗學篆也。初入都省詹事。詹事授以李陽冰城隍廟碑。晝夜習之。三月不能成字。忽患癩。醫者診之。脈無病而手足厥冷。目瞠視。鼻微有息而已。如是者七日。忽中夜躍起。濡墨作篆書乾卦象畢。不勝餓而寢。翼早詹事來視病。君尙未寤。見案上篆大驚。呼問病狀。君答曰。兒故無病。至夢石室。見唐巾老者。指授篆法。七日夜。作成輒批抹。最後書乾卦象。老者曰可矣。兒遂覺。追憶筆勢。中夜作此幅。詹事細詢夢中所見。蓋卽少溫云。時郡中能作篆者。唯翁學士方綱。聞是事。索君書歎絕。以爲神授。君篆書遂名天下。殆所謂思之思之。神明通之歟。

盧抱經校書之勤

盧抱經學士。性好校書。終身未嘗廢轍。在中書十年。及在尙書房與歸田後主講四方書院。凡二十餘年。雖羣孳孳無怠。早味爽而起。繡閣點勘。朱墨並作。几闕闕。無置茗盃處。日且冥。甫出戶散步庭中。俄而篝燈如故。至夜半而後卽安。祁寒酷暑。不稍間。生平食祿賣文。不治生產。僅以蓄書。聞有善本。必借鈔之。聞有善說。必謹錄之。一策之間。分別遂寫諸本之乖異。字細而必工。家藏數萬卷。無不手勘者。嘗譽其勤。公正色曰。吾以學政言事。不當左遷。家

居無補於世。以刊定之書。惠學者。冀裨裨益。右文之治也。

盧抱經學士

盧抱經學士。少傳父業。按學士父存心。嘗舉鴻博科。未仕。敦篤翫古。好翁桑調。元時之盛德。甚推器之。以爲風韻似其外祖馮景。其湛深乃過景也。學士父藏景遺藁於家。有示學士詩云。外祖馮山公。文章驚在宥。衣鉢無後人。瓣香落汝手。學士謹識之。晚乃出景解春集。請長洲彭紹升別擇鈔行。

丁氏藏書

下小正先生杰。歸安人。少以清苦建志。家貧不能得書。日就書肆中讀。自朝至晡。以爲常。肆主閱之。爲其食不食也。久之。博學多通。應癘試。以策問大戴禮。所對獨精。遂中式。入都。交朱竹君。盧召弓。戴東原。程易疇。諸君子。學益進。聚書益多。通籍得縣令。以親老乞爲儒官。所藏書皆審定其句。博稽他本。同異以紙反覆細書。下籤其中。孫頤谷侍御志祖嘗戲之云。君書頗不易讀。遇風紙輒四散。不可復詮。次奈何。相傳先生最寶愛其書。每厚糲黏紙八九層。爲面葉底葉。見者輒笑曰。此丁氏藏書也。

洪北江詩評

種存太史北江詩話。有仿鍾嶸詩品畫品一則。評騭同時詩人。頗極允當。亟錄之。錢宗伯載詩。如樂廣清言。自然入理。紀尙書昉詩。如泛舟茗誓。風日清華。王方伯太岳詩。如白頭宮監。時說開元。陳方伯奉茲詩。如壓雪老梅。愈形倔強。張上舍鳳翔詩。如偃鬼哭虎。酸風助哀。馮文蔚英廉詩。如申韓著書。刻深自喜。蔣編修士詮詩。如劍俠入道。豹餘殺機。朱學士筠詩。如激電怒雷。雲霧四塞。翁閣學方綱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袁大令枚詩。如通天神。醉卽露尾。錢文敏維城詩。如名流入座。意態自殊。畢宮保沅詩。如飛瀑萬仞。不擇地流。臧氏蔣侍御和寧詩。如宛洛少年。風流自賞。吳舍人泰來詩。如便服輕裘。僅堪適體。錢少詹大昕詩。如漢儒傳經。酷守師法。王光祿鳴盛詩。如舜日初出。晴雲滿空。趙光祿文哲詩。如宮人入道。未洗沿華。王司寇昶詩。如盛服趨朝。自矜風度。嚴侍讀長明詩。如觸目琳琅。率非己有。王侍讀文治詩。如太常法曲。究係正母。危太僕朝幹詩。如甘饒鼎銘。發人深省。任侍御大椿詩。如瀾橋銅狄。冷眼看春。鮑郎中之鑄詩。如昆侖琵琶。未除舊習。張舍人鯨詩。如廣筵招客。閒雜屠沽。程吏部晉芳詩。如白傅作詩。老姥卻解。曹學士仁虎詩。如珍饌滿前。不能隔宿。張大令鶴詩。如紅櫃羹臚。時發奇花。湯大令大奎詩。如故侯門第。樽俎尙存。張宮保百齡詩。如逸客遊春。衫裳偶儻。臧氏蔣檢討衡詩。如長孺懸直。至老益堅。汪明經中詩。如病馬振鬣。時鳴不平。

錢通副漚詩。如淺話桑麻。亦閑治術。李主事鼎元詩。如海山出雲。時有可采。姚郎中鼐詩。如山房秋曉。清氣流行。吳祭酒錫麒詩。如青綠溪山。漸趨蒼古。黃二尹景仁詩。如咽露秋蟲。舞風病鶴。顧進士敏恒詩。如半空鶴唳。清響四流。瞿主簿華詩。如危樓斷簾。醒人殘夢。高孝廉文照詩。如碎裁古錦。花樣尙存。方山人燕詩。如獨行空谷。時逗疏香。趙兵備翼詩。如東方正諫。時雜談諧。阮侍郎元詩。如金莖殘露。色晃朝陽。凌教授廷堪詩。如畫壁蝸涎。篆碑薜蝨。李兵備廷敬詩。如三齊服官。組織輕巧。林上舍鎬詩。如狂蠶入座。花葉四飛。曾都轉煥詩。如鷹隼脫鞬。精采溢目。王典籍芭孫詩。如中朝大官。老於世事。秦方伯瀛詩。如久旱名山。尚流空翠。錢大令維喬詩。如逸客餐霞。惜難輕舉。屠州守紳詩。如栽盆紅藥。蓄沼文魚。劉侍讀錫五詩。如匡鼎說詩。能傾一坐。管侍御世銘詩。如朝正岳嶺。鹵簿森嚴。方上舍正澍詩。如另闢池臺。廣饒佳麗。法祭酒式善詩。如巧匠琢玉。瑜能掩瑕。梁侍講同書詩。如山半鐘魚。響參天籟。潘侍御庭筠詩。如枯禪學佛。情劫未忘。史文學善長詩。如春雲出岫。舒卷自如。黎明經簡詩。如怒貌飲澗。激電搜林。馮戶部敏昌詩。如老鶴行庭。舉止生硬。趙郡丞懷玉詩。如鮑家驄馬。骨瘦步工。汪助教端光詩。如新月入簾。名花照鏡。楊大令倫詩。如臨摹畫幅。稍覺失真。楊戶部芳燦詩。如金碧池臺。炫人心目。布政揆詩。如滄溟泛舟。忽得奇寶。孫兵部星衍少日詩。如

飛天仙人。足不履地。呂司訓星垣詩。如宿霧埋山。斷虹飲渚。張檢討問陶詩。如騏驥就道。顧視不凡。何工部道生詩。如王謝家兒。自饒繩檢。劉刺史大觀詩。如極邊春色。仍帶荒寒。吳禮部蔚光詩。如百草作花。豔奪桃李。徐大令書受詩。如范雎宴客。草具雜陳。趙大令希璜詩。如麋鹿駕車。終難就範。施上舍晉詩。如湖海元龍。未除豪氣。伊太守秉綬詩。如貞元朝士。時務關心。方太守體詩。如松風竹韻。爽客心脾。張司馬鉉詩。如鑿險纜幽。時逢異境。張上舍峯詩。如倪迂短幅。神韻悠然。劉孝廉嗣綰詩。如荷露烹茶。甘香四徹。金秀才學蓮詩。如殘蟾照海。病燕依樓。吳孝廉嵩梁詩。如仙子拈花。自饒風格。徐刺史嵩詩。如神女散髮。時時弄珠。吳司訓照詩。如風入竹中。自饒清韻。姚文學椿詩。如洛陽少年。頗通治術。孫吉士原湘詩。如玉樹浮花。金莖滴露。唐刺史仲冕詩。如出峽樓船。帆檣乍整。張大令吉安詩。如青子入筵。味別百果。陳博士石麟詩。如晴雲舒紅。媚此幽谷。項州倅墉詩。如春草乍綠。尙存冬心。邵進士葆祺詩。如香車寶馬。照耀通衢。郭文學慶詩。如大堤遊女。顧影自憐。張上舍問簪詩。如秋棠作花。凄豔欲絕。胡孝廉世琦詩。如陟險驂騑。擢空鷹隼。羅山人聘詩。如仙人奴隸。曾入蓬萊。僧慧超詩。如松花作飯。不飽獼猴。僧巨超詩。如芥菜製羹。藉清半醴。僧小顛詩。如張顛作草。時覺神來。僧果仲詩。如郭象注莊。偶露才語。僧寒石詩。如老柄升壇。不礙眞率。閔秀歸懋昭詩。如

白藕作花。不香而韻。崔恭人餞孟鈿詩。如沙彌升座。靈臂異常。孫恭人王采薇詩。如斷綠零紅。淒豔欲絕。吳安人謝淑英詩。如出林勁草。先受驚風。張宜人鮑茵香詩。如裁花隙地。增種桑麻。余所知近時詩人如此。內惟黎明經。未及識面。或問君詩何如。曰僕詩如激湍峻嶺。殊少回旋。按太史箋經補史。譚著斐然。若卷施閣文。更生齋集。以及乾隆府廳州縣志等。均刊行。獨詩話未出。後華亭張溫和公祥河。方爲鐫布。溫和跋此書云。激湍峻嶺八字。蓋先生之謙詞。先生詩。惟妙於回旋。乃益見激峻之不可及。可謂北江知己矣。

洪稚存

洪稚存。編修亮吉。陽湖人。庚戌探花。性嗜酒。善考訂。著乾隆府廳州縣志。及東晉疆域考。南北朝疆域考。學問淵博。戊午大考翰林。公上平邪教疏。深中時要。人爭誦之。朱文正公招之入都。欲薦於朝。先生首斥朱崇信釋道爲邪教。朱正色曰。吾爲君之師輩。乃敢搪突若爾。先生曰。此正所以報師尊也。又譏王韓城相公剛愎自用。劉文清公爲當場鮑老。一時入座。悉被疵議。後裹裝欲歸。復上書於成王。及朱石君劉雲房二相公。多誹謗朝廷語。成王以其書上聞。仁宗憫其迂魯。戊伊犁。未逾年放歸田里。常以其書置御座傍。曰。此座右良規也。先生既放歸。乃縱酒自娛。不數載卒於家。所著古文。多載清朝名臣嘉言善行。有神世教焉。

機聲燈影圖

洪稚存太史亮吉幼孤貧。母太夫人教之讀書。一日太史從受儀禮。至夫者妻之天。太夫人慟絕良久。呼曰。吾何戴矣。遂廢此句。太史貴後。繪機聲燈影圖。徧求名輩詩筆表揚。同時鉅人長德。咸有題詠。見之嘉道詩文集。中甚多。

汪容甫逸事

汪容甫少狂放。肄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難數事請質。或不能對。卽大笑出。孫志祖。蔣士銓皆爲所窘。時僑居揚州。考程晉芳任大藩。顧九苞皆以讀書該博負盛名。容甫衆中語人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郵王念孫。寶應劉台拱。與己是也。不通者卽指程任諸人。適有薦紳家居者。請容甫月旦。容甫大言曰。君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容甫徐曰。君再讀三十年書。可以望不通矣。其談諧皆類此。稚存與容甫同肄業揚州書院。一日偕至院門外。各跨一石狻猊。談徐氏讀禮通考得失。忽一商人冠服貴僂。肩輿訪山長。甫投刺。適院中某生趨出。足恭揖商人。述連日趨謁狀。商人微頷不答。容甫憤甚。潛往拍商人項。大聲曰。汝識我乎。商人逡巡曰。不識。識向之趨揖者乎。曰亦不識也。曰我汪先生趨揖者某先生。汝後識之乎。曰識之矣。曰汝識之。卽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懷喪。登輿去。夫

商人調山長。某生之趨出足恭。自取辱也。於石狻猊上談讀禮通考者何與。講學家聞之。必以容甫爲誕率。然今之講學家。一遇冠服貴倨之商人。吾甚憾其不誕率也。

汪容甫之怪誕

汪容甫先生中。近代名儒也。其文與魏源默深龔鞏祚定庵齊名。嘗言平生有三憾。一憾造物生人。必飲食而始生。生不百年而卽死。一憾身無兩翼。可飛踏九霄。足不四蹄。可徒走千里。一憾古人但箸述流傳。不能以精靈晤對。有三畏。畏雷電。雞鳴。婦人聲。相傳先生於原配某夫人。多伉儷之詠。夫人以鬱鬱死。後先生入闈。夢夫人至。曰。君將徵倖一第。文已錄籍。他日蜚騰。能以糟糠繫寤念否。願以誥勅之榮。期以泉壤。先生首肯。夫人堅之至再。請書之。裙帶以爲券符。先生慨然爲書。迨旣醒。則卷面淋漓。墨花狼藉。遂不終揚。先生每以告人。或曰。先生本名宿。是役也。因年紀已邁。心血已竭。又復驚奇。以致窘法。而託之鬼怪。故爲塗附云。先生遺著。有述學二編。及廣陵通典等。先生性故迂怪。終身食貧。晚死又極其不堪。子孟慈。先生喜孫。世其學。先生湛深經學。以科名爲不足重。遂不求進取。稚存太史詩中。所謂不敢隨車試大廷。頭銜應許號明經是也。先生恃才傲物。多所白眼。畢秋帆撫陝西時。知先生名而未之見也。一日先生忽以尺書報之。畢公拆視。乃箋紙一幅。上僅書四句。天下有中。公無

不知之理。天下有公中無窮乏之理。畢公閱竟大笑。即以五百金馳送其家。先生之廉達。宮保之禮賢。時兩稱之。先生少時家甚貧。欲讀書。苦無資本購置。弱冠入泮。始入安定書院。得循觀藏書。遂爲通儒。然性下急。無容人量。商總某嘗報效十萬金。得賞一品銜。汪職其每出拜客也。乘驢從其後。戴草製暖帽。以紅羅爲頂。以松枝爲孔雀翎。於項間挂其銀一串。商行亦行。商止亦止。商恨甚。而無如何。以五千金爲壽。始寢其事。

顧千里校書之精

劉向別錄。始析校讐二字之義。鄭樵通志。於藝文畧。亦附校讐之名。迨清朝乾嘉諸儒。說經鑿鑿。實事求是。而校讐之學。始覺前無古人。諸儒中校書最精。傳播最夥者。莫如元和顧學博千里。（按千里少嗜學。弱冠後學者稱萬卷書生。見李徵君兆洛所撰墓誌銘。）如胡果。泉中丞之宋本文選。元本通鑿。孫淵如。澗察之宋本說文。唐律疏義。抱朴子。古文苑。吳山尊。學士之晏子。韓非子。張古愚。太守之撫州本禮記。嚴州本單疏儀禮。鹽鐵論。黃蘗圃。孝廉之周禮。儀禮。國策。秦數。夫太史之鬼谷子。列子。揚子法言。奉天錄。錄韻考證。碑目考證。諸書。駱賓王。李元賓。呂衡州。諸集。皆精密不苟。有功藝林。自髮捻交訂。中原兵火。故家舊籍。強半散亡。而顧刻諸書。益珍如球璧矣。

贖命詞

吳漢槎之遠徙也。一時名人哭以送之。梅村季子之歌。尤令人熱耳酸心。不忍卒讀。後鬱伊寧古塔者二十餘載。以故人顧貞觀。千方營救放歸。及其還也。一時名人哭以迎之。幸之深也。先是納蘭太傅當國。子成德雅慕詞華。昵近諸時彥。願與之遊。乘間以吳事請。世子許之。期以十年方爲力。願爲泫然。因譜金縷曲二闋。寄吳。蓋傷其遇之不終。而思所以慰藉之也。成德見之。泣下曰。山陽思舊之作。都尉河梁之什。并此而三矣。不玉成此舉者。非人也。遂力言於內。而吳得生還。一時傳誦爲贖命詞。詞如下。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魍魎捉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團圓骨肉。幾家能彀。比視紅顏多薄命。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扎。胸懷袖。其第二首曰。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只看杜陵窮瘦。曾不減。夜郎傷德。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爲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繙行成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覩頓首。哀歌苦語。至今讀之。淒然欲絕。文人因以贖如絲之命。宜

哉。

孔林遺裔

清康熙年間。人材輩出。文章之盛。實闢一代宗風。惟翰苑諸人。恃文傲物。亦頗令人有所難堪。如汪容甫輩。尤其中之強項者。隨園之雍容風雅。可稱文壇中老成練達者矣。然卒亦不能免此。可見人之鋒銳難斂也。傳聞簡齋居翰院時。有客不肯示姓名。力請求見。袁令闈人三拒之。已而大疑。因語司闈者曰。客如明日至。可詰其所以。并讀其書明事故。闈諾。客明日果又至。闈者詰之不答。曰。非汝輩所知也。奉以筆。請書示。客從容袖出一冊。授僕曰。盡於是矣。希達汝主。予三日後來取。袁急視之。不覺惶然。蓋冊上分詢百二十事。盡屬僻典。千之八九。皆生平所未鷹目者。徘徊塔下。苦思良久。僅得二十條。乃奔座師尹文端處。尹亦不能增一字。因折柬盡招詞林諸子。會於院署。萃衆人所得。尙祇五十條。紛檢圖書集成。得百餘條。二十條無覓處矣。次日客至。索卷閱之。笑曰。詞林袞袞諸公。技亦止此耳。索筆按條補之。須臾而就。字法若勁秀古。不類時家。袁大慙。以呈文端。文端歎賞不及。因究問入客之情狀。闈具對。并曰。聆其吐言。乃山左口音。遂遍訪山左同僚。始悉乃孔林遺脈。圖書集成。腐日七遍矣。一時翰苑鋒稜。爲之大斂。觀此。世有以文自命者。可以鑒矣。

一門濟美

隨園老人天資學力俱造純頂。而獨不能詞畫。卽書法亦無可觀。乃繼起有人。兩郎君如蘭村先生（通）之捧月樓詞。真來先生（遲）之山水花鳥。弟兄競爽。各擅其才。所謂阿通樂府。阿遲畫。都替而翁補闕如也。文孫如少蘭太守（祖惠）之書法。又村大令（祖德）之忠烈。翔甫大令（祖志）之風雅。孫女瑤華閣主人紫卿女史（綬）湘痕閣主人柔香女史（嘉）之詩詞。先後聯英。一門濟美。此近世所罕見者。

袁子才江賦

袁子才先生性聰慧。喜滑稽。黃文襄公督兩江時。袁爲屬員。黃本惡儒者。謂先生曰。子號子才。以才子自命歟。先生曰。然。黃曰。然則命汝頃刻爲文可乎。先生曰。能。請公命題。黃厲聲曰。江賦。復請限字。曰。一萬。復請限時。曰。三時。先生砥墨濡毫。筆不加點。凡奇誕字。盡加水旁。須臾而就。公故武夫。因傾倒曰。汝果名不過實也。

隨園女弟子湖樓請業圖

有藏隨園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後附一小幅。曰。後三女弟子圖。前後凡二跋。其前跋云。乾隆壬子三月。余寓西湖寶石山莊。一時吳會之弟子。各以詩來受業。旋屬九江二君爲寫。

圖布景。而余爲志。姓名於後。以當陶貞白真靈之圖。其在柳下姊妹偕行者。湖樓主人孫令宜。臬使之二女雲鳳雲鶴也。正坐撫琴者。乙卯經魁孫原湘之妻佩蘭也。其旁側坐者。相國徐文穆公之女孫裕馨也。手折蘭者。皖江巡撫汪又新之女緝祖也。執筆題芭蕉者。汪秋御明經之女紳也。稚女倚其肩而立者。吳江李寧人臬使之外孫女嚴蕊珠也。憑几拈毫者。有所思者。松江廖明府之女雲錦也。把卷對坐者。太倉孝子金瑚之室張玉珍也。隅坐於几旁者。虞山屈宛仙也。倚竹而立者。蔣小司農戟門公之女孫心贊也。執團扇者。姓名名逸字纖。吳下陳竹士秀才之妻也。持釣竿而山遮其身者。京江鮑雅堂郎中之妹名之薰字芷香。張可齋詩人之室也。十三人外。侍老人側而攜其兒者。吾家姪婦戴蘭英也。兒名恩官。諸人各有詩。現付梓人。嘉慶元年二月花朝。隨園老人書。時年八十有一。又一跋云。乙卯春。余再到湖樓。重修詩會。不料徐金二女都已仙去。爲淒然者久之。幸問字者。又來三人。前次畫圖不能屢入。乃託老友崔君爲補小幅於後。皆就其家寫真而得。其手折桃花者。劉霞裳秀才之室曹次卿也。其飄帶佩蘭而立者。句曲女史駱綺蘭也。披紅襜褕而若與之言者。福建方伯瑛沙先生之季女錢林也。皆工吟咏。綺蘭有聽秋軒詩集行世。余爲之序。清明前三日。袁枚再書。印隨園主人白文。花靈神仙朱文。題詞者三十一家。再題者一家。後有錢元莊章等。

親款。郁熙灑購圖題記。慶霖詩云。紛紛都是掃眉才。境過聊將往事諧。白髮傳經人縱老。紅妝問字例誰開。春歸蓉館千花擁。泪下銅仙一笛催。知否披圖憐宋玉。雌風無復到蘭臺。席佩蘭詩云。寶石山莊葦鏡湖。人間清絕一方壺。十年枉作西冷夢。早已全身入圖畫。先生端坐彩毫揮。爭捧瑤箋問絳帷。中有彈琴人似我。數來剛好十三徽。選刻新詩訪玉臺。卷中人各手親裁。白家老嫗康成婢。未許窺規入坐來。老齋翁須過百齡。果然位業是真靈。顧同伏勝傳經例。一个門生授一經。後來居上亦何嫌。廿六人終取格嚴。恰比十三行玉版。誰家副本又新添。袁淑芳詩序云。嘉慶元年十一月九日。隨園伯父來。胝淑芳。並拜麟餅螺丸之賜。時出十三女弟子圖命題。勉成八絕。錄求誨正。不扶鳩杖不乘船。步訪深園日午天。贏得癡兒與嬌女。爭先出戶看神仙。圖集中賦茗才。轉因鄭重不輕開。水沈一貼剛分與。鶴尾金鑷手熬來。此事推袁得未曾。詩禪仙女玉傳燈。噉他一箇徐都講。猶自編詩詒友朋。詠絮多慙謝女才。他時內集定教陪。學吟畢竟從姑好。二妹詩中認體裁。雲璈一隊會羣仙。桃李春風別樣妍。只恐湖頭西子妒。遲生那不二千年。螺丸只賜女門人。聞說隨園例可循。閨友莫嫌今破例。元須讓我家珍。畫圖才卷又重開。白髮紅妝細認來。拚著他年遊寶石。一花一草一徘徊。請業重圖後十三。待公容我蠶其閒。詩壇若準宗盟例。同姓人應作領班。兩圖最

十七人。以孫雲鶴。嚴蕊珠。金逸。戴蘭英。詩筆爲最清。雲鶴聽雨樓詞。世尠傳本。曩歲辛卯。余客羊城。假方氏碧琳瑯館藏本移鈔。後乃盛傳吳下。風格在秋水夢影之間。請業圖。雲自在。童有臨本。悉依元圖寫真。衣服妃色。花石渲染。澹濃疏密。無滿髮殊。傳世久遠。殆能亂真矣。隨園生際承平。天假耆壽。文名蓋代。福慧雙修。殊爲文人難得之遭遇。湖樓請業一圖。香粉琴尊。丹青照映。不可謂非湖山韻事也。

青躬道人

仁和王健庵先生。隨園老人之甥也。家貧以諸生老。治詩不求高。而專事精潔。偶成云。蘿添老樹衰時葉。雲補青山缺處峰。自遣云妻兼婢事。休嫌嬾女比兒柔。不厭多詠鼠。云怪它兩眼小於漆。長看世人夢未醒。頗得元人風味。晚年自號青躬道人。或問其故。曰無米無穴。精窮而已。其風趣如此。

吳穀人

吳穀人先生。性爽澗。修髯偉貌。類市繪鍾離。稽魯。詩宗樊榭。而清暢過之。併體兼唐宋之長。五言排律。格律精嚴。筆意秀勁。爲古今絕作。嘗館阿文成公宅。授那繹堂。彥成尙書讀。師範嚴肅。杜絕權要。故徇律詞苑二十餘年。始至祭酒。先生曰。得爲國子宗師。吾願足矣。卽日請

假歸。人爭美之。

金石之學

四庫校勘諸臣。講金石之學者。朱竹君筠。錢辛楣大昕。張瘦同瑱。陳竹厂以綱。孔搗約廣森。後又繼以桂未谷馥。黃秋盦易。趙晉齋魏。陳無軒焯。丁小正杰。沈匏尊心。而惟錢籀石程魚門姚姬傳翁覃谿嚴冬友五君。先後從事最久。遂開乾隆已後。諸儒以金石之學。印證經史一派。

朝鮮私諡覃谿文達公

鶴汀相國賽尙阿。道光朝嘗出使朝鮮。携彼國申緯詩繪一冊。按申緯字紫霞。歸示朝士。筆墨嫺雅。稱覃谿先生曰翁文達公。蓋東人私諡也。昔雞林賈舶。購白香山詩。此事尤爲雋雅。

翁學士摹刻石經殘字於南昌學

人但知南昌學藏注疏。以爲江西文物之幸。按大興翁覃谿先生方綱督學江西時。嘗合平生所見錢唐黃氏。如臬姜氏。金匱錢氏。摹熹平石經一十二段。殘字六百七十有五。勒於南昌學宮。詳見復初齋集。及兩漢金石記。昭代魁儒。後先持節。古今瓌寶。萃於一區。固地運使

然亦可見乾嘉時承平氣象。二三公卿振興風教乃如此。

蔣若生刺陳眉公詩

陳眉公在王荆石家遇一宦。問荆石曰。此位何人。曰山人。宦曰。既是山人。何不到山裏去。蓋護其在貴人門下也。俄就席。宦出令曰。首要鳥名。中要四書二句。末要曲一句。合意。宦首舉云。十姊妹嫁了八哥兒。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只是二女將誰靠。眉公曰。畫眉兒嫁了白頭公。吾老矣。不能用也。辜負了青春年少。合座稱賞。宦遂訂交焉。鉛山蔣若生。太史隨川夢院本內有隱奸一齣。刻意詆毀眉公。出場詩云。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儘力誇。擬祭詩書充著作。蠅營鐘鼎潤煙霞。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亦諷而虐矣。

鄭板橋筆榜

字畫索潤。古人所有。板橋筆榜小卷。蓋自書畫潤筆例也。其文云。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爲妙。蓋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若送現銀。則中心喜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恐賴帳。年老神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

風過耳邊。乾隆己卯。拙公和上屬書謝客。板橋鄭燮。此老風趣可掬。視彼賣技假名士。偶逢舊友。貌爲口不言錢。而實故新。以要厚酬者。其雅俗眞僞何如。紙尾有吳山尊學士跋云。乙亥丙子間。與淵如同校唐文於邗上。皆有心遠意違。情息手闌之困。適同遊西口廡。見板橋此紙。戲屬工人上石。貽同人。工書畫者。藉記。

鄭板橋受騙

興化鄭進士板橋。善書體兼篆隸。尤工蘭竹。人爭重之。性奇怪。嗜食狗肉。謂其味特美。販夫牧豎。有烹狗肉以進者。輒作小幅報之。富商大賈。雖餌以千金。不顧也。時揚州有一鹽商。求板橋書不得。雖輾轉購得數幅。終以無上款不光。乃思得一策。一日板橋出遊。稍遠。聞琴聲甚美。循聲尋之。則竹林中一大院落。頗雅潔。入門。見一人鬚眉甚古。危坐鼓琴。一童子烹狗肉。方熟。板橋大喜。驟語老人曰。汝亦喜食狗肉乎。老人曰。百味惟此最佳。子亦知味者。請嘗一饜。兩人未通姓名。並坐大嚼。板橋見其素壁。詢其何以無字畫。老人曰。無佳者。此間鄭板橋。雖頗有名。然老夫未嘗見其書畫。不知其果佳否。板橋笑曰。鄭板橋。卽我也。請爲子書畫可乎。老人曰。善。遂出紙若干。板橋一一揮毫。竟。老人曰。賤字某某。可爲落款。板橋曰。此某鹽商之名。汝亦何爲名。此。老人曰。老夫取此名時。某商尙未出世也。同名何傷。清者清。濁者濁。

耳板橋即署款而別。次日鹽商宴客。丐知交務請板橋一臨。至則四壁皆懸已書畫。視之皆已昨日爲老人所作。始知老人乃鹽商所使。而已則受老人之贖。然已無可如何也。

鄭板橋

鄭板橋大令。通率詭誕。書畫多奇氣。世咸以才人目之。讀其集中家書數篇。語語真摯。肝肺槎牙。躍然紙上。非騷人墨客比也。板橋少孤寒。賴乳母費。撫養得活。值歲飢。費晨負入市。以一錢易餅。置其手。始治他事。板橋既入官。有詩云。食祿千萬鍾。不如餅在手。平生所負思。豈獨一乳母。令人不堪卒讀。

木工能效板橋書畫

鄭板橋變工畫蘭竹。字亦有別趣。嘗爲濰縣令。濰有木工某。能效其書畫。佳者幾亂真。令人家所藏。贊者十九。

甌北控詞

趙雲松觀察戲控袁簡齋太史於巴拙堂太守。太守因以一詞爲袁趙兩家息訟。並設宴郡齋以解之。想見前輩風趣。其控詞云。爲妖法太狂。誅殛難緩。事竊有原任上元縣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蒼山紹漫脫逃。年老成精。閻羅殿失於查點。早入清華之選。遂膺民社之司。既滿

腰纏卽辭手版。園偷宛委。佔來好水好山。鄉覓溫柔。不論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軼事斯傳。借風雅以售其貪婪。假觴詠以恣其饜飮。有百金之贈。輒登詩話。掄揚膏一罨之甘。必購食單。仿造婚家花燭。使劉耶直入坐筵。妓宴笙歌。約杭守無端闖席。占人間之豔福。遊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總逢迎。恐後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凡在隴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爲此列款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鏡定無逃影。斬邪劍切勿留情。重則付之輪迴。化蜂蝶以償夙孽。輕則遞回巢穴。逐獼猴仍復原身。其羅織之詞。雖云遊戲。亦實事也。

姚姬傳

桐城姚姬傳先生蕙。癸未進士。官刑部郎中。劉文正公曰。近日文人知政體者。惟姬傳一人。公爲方靈臬弟子。故古文學歸震川。而精粹過之。其紀事體多仿廬陵。殊神逸。文正薨。公卽請假歸里。以教讀爲生。居擲循古禮。日講政書於塾中。有賈人子以重幣聘公。力卻之曰。鯁生雖貧。不能受無義財也。年八十餘。猶著述不休。庚午重赴鹿鳴。賜四品章服。又數年始卒。論者以品望爲桐城第一云。先生古文簡潔秀偉。一出方劉正軌。實近代所罕有。平生以考據自命。然記近事反有差訛。如許祖京神道碑。誤福康安封號爲誠嘉。毅勇公趙文哲墓誌。

銘。誤書大學士溫福爲溫敏。若此者指不勝屈。當時雖無所傷。恐傳之日久。反有據碑版以證史誤者。故表明之。又載張太傅英爲王敦轉生。實爲紕謬。敦於晉衰亂之時。稱兵犯闕。誅戮名臣。爲元惡大憝。焉能數千年後。復托生爲熙朝賢相也。或爲宋臣王德。德與敦音相近。故文端母誤聽。又載達天見班禪事。亦甚虛妄。按班禪入京時。毫無知識。爲和珅所媵笑。偶問京中有高僧否。金司空簡以達天對。二人會於萬壽寺。互相畏懼。不敢談法。惟問佛事科儀而退。此達天徒體仁所目擊者。又何嘗有振錫斥責事也。

姚姬傳爲袁簡齋作墓誌

姚姬傳先生主講鍾山時。袁簡齋以詩號召後進。先生與異趨。而往來無閒。簡齋嘗以門人某屬先生。願執贄居門下。先生堅辭之。及簡齋死。人多勸先生勿爲作墓誌。其人率皆生則依託取名。歿而窮極詬厲。先生曰。設余康熙間爲朱錫鬯。毛大可作誌。君許之乎。曰。是固宜也。先生曰。隨園正朱毛一例耳。其文采風流。有可取。亦何害於作誌。按秀水蕭山二先生。其學問有根柢。其立身處世。亦未肯隨逐波流。隨園似微有不類。然而姚先生之言。公言也。

王惕甫

王惕甫。名孫。短小精悍。善詩古文。乾隆戊申。召試舉人。屢試未售。終於江陰。教諭會館。容恭

王邸王甚重之。嘗隨王之滌陽木蘭等處。詩愈遒勁。王稍有過。楊甫輒厲色呵之。使冠帶謝過。乃已。謂法時帆云。君有詩識無詩才。汪端光有詩筆無詩膽。其兼之者。故有人在。其自命如此。

十六畫人歌

乾嘉承平之際。風雅鼎盛。士大夫文酒之暇。多嫺習畫理。法時帆祭酒。式善。嘗作十六畫人歌。曰。朱鶴年野雲。曰。湯貽汾雨生。曰。朱文新滌齋。曰。楊澁思琴山。曰。吳大翼雲海。曰。屠倬琴塢。曰。馬履泰秋藥。曰。顧純南雅。曰。盛惇大甫山。曰。孟覲乙麗堂。曰。姚元之伯昂。曰。李秉銓菴甫。秉綬芸甫兄弟。曰。陳鏞綠晴。曰。張問陶船山。曰。陳均受筌。錄之以見一時藝苑之盛。其爵里著述。則近人文詩集中。咸有稱引。無俟贅述云。

詩龕

乾嘉間。滿臣篤嗜風雅。愛友若渴者。莫如法時帆。祭酒。嘗集海內名流。投贈諸作。儲諸一室。號曰詩龕。又以所居積水潭。爲明李東陽故宅。因修其祠墓。爲作年譜。其襟抱可想已。

老船

張船山太守在都。沈酣詩酒。豪狂不可羈縻。一時朝士。上至諸王公。識與不識。稱爲老船。

張船山善謔

張船山太守在登州府試。以伯夷叔齊命題。有作八比文者。則伯二比。夷二比。叔二比。齊二比也。先生題俳語於卷上云。孤竹君哭聲悲。叫一聲我的兒子呵。我只道你在首陽山下做了餓殺鬼。誰知你被一箇混帳東西。做成了一味喫不得的大燻八塊。可爲噴飯。

張船山題畫鷹

遂寧張船山先生。問陶大學士文端公之孫也。性伉爽無城府。書畫妙一時。與海昌陳毅堂最善。由檢討遷御史。連上三疏。一劾六部九卿。一劾天下各督撫。一劾河漕鹽政。陳毅堂問之曰。子不慮叢怨中外乎。先生笑曰。我所責難者。皆大臣名臣事業。其思爲大臣名臣者。方且感我爲達其意。若無志於此者。將他身分擦得如此高。慚愧不暇。何暇怨我乎。先生嘗畫一鷹。贈毅堂上題云。奇鷹瞥然來。攫身在高樹。風勁乍低頭。沉思擊何處。可想見其丰采矣。船山先生與洪稚存太史亮吉。皆爲大興朱文正相國門下士。相國好佛。嘗於生朝諸弟子稱觴之際。太史袖出一文上壽。相國固喜其文。亟命讀之。太史抗聲朗誦。洋洋千言。多譏佞佛事。諸人大驚。先生獨大喜。叫絕。相國大怒。坐是淪貶有年。先生不悔也。太史後以上成親王書言事下詔獄。獄急。親友或對之哭。太史口占一絕慰之。末句云。丈夫自信頭顱好。須爲

朝廷吃一刀。聞者皆破涕爲笑。賴上聖明。卒得釋還。同時永福黃莘田任官廣東四會縣知縣。放情詩酒。大吏以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劾之。莘田聞之。忻然解組。日即將飲酒賦詩不理民事奉旨革職十二字。自旌其舟而歸。三君子者。皆詩人也。

楊荔裳

楊荔裳先生揆。於乾隆辛亥。曾從大將軍福嘉勇公征廓爾喀回酋。俱歷艱難。所乘馬墮崖死。將軍貽一馬。又爲營兵竊食。先生計無出。徒步行。日久鞋底盡脫。以五金向行人購一草履。一日而毀。番地雪大。行旅過者。往往人馬皆沒。後幸得一驪代步。始無恙。然已徒跣而歸。不堪其憊矣。回至前藏。途中口占云。小春氣候轉暄和。快馬平沙作隊過。買勇三軍齊脫劍。勞旋八部盡吹螺。傳來消息人天杳。話到艱難涕淚多。悵望東歸猶萬里。且安行腳禮維摩。詩意艱深。想見從戎之苦。事平由中書擢侍讀。賞戴花翎。

鄭先生

武進宿儒鄭先生環。乾嘉之際。以經學名字內。躬行峻潔。志在經世。自以學成不得用。常與當路言民間疾苦。於兵政海防屯田尤詳切。人或勸且厭。先生鬱鬱不已。蓋冀其偶一聽用也。嘉慶十一年卒。甘泉訓導官署。客或往唁。見先生朝衣冠端坐。持筆疾書。客大驚。問先至

者。則曰。先生以丑初疾革。浴畢。欵以公服。天始曙。忽起。索紙筆。曰。吾注易有四卦未卒業。是以回光續成之。客坐候至酉。先生始擲筆長歎而瞑。急昇上牀。身已僵冷。而卦注畢矣。見包世臣慎伯藝舟雙楫。慎伯卽往唁之客之一也。

朝鮮使臣題三家詞

吳漢槎兆騫。成寧古塔。行笥攜徐電發。斂菊莊詞。成容若德側帽詞。顧梁汾貞觀彈指詞。三冊。會朝鮮使臣仇元吉徐良疇見之。以一金餅購去。元吉題菊莊詞云。中朝寄得菊莊詞。讀罷烟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良疇題側帽彈指二詞云。使車昨渡海東邊。携得新詞二妙傳。誰料曉風殘月後。而今重見柳屯田。以高麗紙書之。寄來中國。漁洋續集有新傳春雪咏。蠻徽織弓衣。指此。

乞鬚免鬚詞

史梧岡曰。桃源薛懷號小鳳。葦間居士邊髯甥也。才氣清恬。詩詞書畫。皆酷似其舅。而鬚則童然不如。乃爲乞鬚詞以自諷。余因反其旨。轉其語。爲免鬚詞。命小伶歌以賀之。葦間居士掀髯而笑曰。是貶鬚也。將使涓陽成不毛之地乎。余謝曰。倭鬚惟我固善。至於鬚之軼羣而絕倫者。殆將褒之矣。乞鬚詞云。松窗棘院消磨處。無端三十年虛度。七尺休誇。二毛已賦。不

道鬚偏遲暮。賤天乞與。便幾縷風前。代將吟塵。曲徑撚時。應添多少好詩句。於思不敢請耳。但臣之壯也。一婆其懼。漫把菱花。寸田尺宅。盼斷渾無頭緒。山妻笑語。問於意云。何躁心如許。且製羅囊。異時留滿貯。免鬚詞云。青衫彩管風流處。幾會三十年虛度。七尺堪誇。二毛雖賦。猶喜鬚偏遲暮。願天勿與。恐髯愧翠羊。尾慚仙塵。撚斷休煩。自添多少好詩句。于思徒取諛耳。有婆心一片。婆顏何懼。最厭蓬鬆。寸長尺短。欲理竟無頭緒。佳人笑語。免雙夢同時。刺人如許。省却羅囊。睡時難盡貯。髯仙程魚門兒之嘆曰。世無郭忠恕。誰肯薙鬚以效顰者。當爲吾鬚作解嘲編。以五色絲。妒煞薛郎可耳。程研民曰。余家有竹實山房。小鳳所來儀也。鳳比靈於龍。龍有髯。天奈何獨吝鳳哉。余亦鬚鬚有鬚者。假鬚而可贈。余固不吝此於小鳳也。

湯鵬鐵畫

蕪湖鐵工湯鵬。字天池。煅鐵作草蟲花竹。及山水屏幃。精妙不減名家。圖畫山水大幅。非積歲月不能成。其流傳者多徑尺小景。以木範之。若琉璃屏狀。名曰鐵畫。合四面以成一燈。曰鐵燈。每幅數金。一時爭購之。鑪錘之功。前代未有也。相傳鵬家煅鐵與畫家鄰。畫師自高其技。每相傲睨。鵬意頗不平。閉門構思。錚錚屈曲。遂成絕藝。鵬亡。竟無繼者。世咸稱鵬所作畫。當與張銅黃錫。並爲藝術傳人。

鐵畫軼聞

湯鵬字天池。蕪湖人。善鑄鐵爲畫。梁山舟先生爲作歌。和者甚衆。初湯貧甚。技亦不奇。有道士乞火於爐。爐滅詰之。曰。月餘未鍛也。道士擊其窟。曰。今可矣。徑去。後覺心手有異。隨物賦形。無不如意。蕪湖水出宜欵。體重流駛。於淬鋼宜。業者甚衆。然必取水於石橋港。蓋東則溪流方緩。西則江潮漸殺也。近日尙有鐵畫。值亦昂。然遠不逮湯之工。

張芭堂南瓜爲贄

印印川言。海鹽張芭堂徵君燕昌。少年曾受業於丁敬身先生。初及門時。囊負南瓜二枚爲贄。各重十餘斤。丁先生欣喜受之。爲烹瓜具飯焉。浙中至今傳爲美談。

馬世琪繳白卷

江南名士馬世琪。文章蓋天下。有不可一世之概。未遇時。某年應鄉舉試。園中試題爲淵淵其淵一句。馬欲求爭勝於人。不肯輕易落筆。至次日尙未成一字。時已放牌。馬遂題一詩於卷曰。淵淵其淵實難題。悶煞江南馬世琪。一本白卷交還你。狀元歸去馬如飛。題畢揚長而出。至後科竟聯捷大魁天下。夫以馬之才。豈有不能作淵淵其淵題目文字。所以不敢輕易落筆者。乃其胸中已有不肯作第二人想。落人後塵故也。名士之自愛文墨也如此。

淳化軒

法帖之久。無如淳化閣帖。其後鼎絳汝諸帖。互相仿摹。愈失舊規。近日韻帖。收藏家無過問者。惟清宮所藏。係當日賜墨士安者。篇帙完善。墨瀋如新。成親王曾見之。高宗珍惜如寶。特建淳化軒以藏之。又命于文襄敬中摹刻上石。頒賜諸王公。雖不及原帖之善。亦自成一家焉。

英夢禪

夢禪居士（英賢）永相公子。兄伊江阿任巡撫。一門赫奕。而居士隱居不仕。有張攝之風。善繪事。酷似倪高士。書法俊逸。尤善指頭畫。識者以比高且園侍郎。兄撫齊時。居士聞其延納縉流。交結近侍。慨然曰。封圻大臣。素絲自勵。謹避嫌疑。猶恐訪察不周。自招罪戾。豈可結交權貴。倚冰山爲巢窟。禍不旋踵矣。中丞果敗。人皆服其先見。

褚筠心

褚筠心先生。廷璋長洲人。爲沈文懿公弟子。少時與趙舍人文哲。曹學士仁虎結社。號吳門七子。詩宗盛唐。無宋元卑靡之習。嘗修西域同文志。習新疆古蹟。所作西域詠古諸詩。音律尤蒼涼合格。性直鯁。和相秉權。先生傲不爲禮。和銜之中。以考事。改官部曹。遂終身不謁銓。

遷曰此膝不爲權臣屈也。

成王書法

成親王諱永理爲高宗第十一子。善書法。幼時握筆。卽波磔成文。少工趙文敏書。又嘗見康熙中某太監言。其師少時。猶及見董文敏握筆。惟以前三指握管。懸管書之。王故推廣其語。作撥鐙法。名重一時。士大夫得片紙隻字。重若珍寶。仁宗特命刊其帖字。行諸海內以榮之。

甘肅嶺

甘肅嶺。運源襄平人。忠果公文焜曾孫。少隨父司馬公游川楚滇黔。西至衛藏。故詩體渾厚。道勁有唐風。爲劉海峯先生弟子。海峯極賞之。與恭王父最篤。屢試不中。益放浪形骸。日酣飲酒肆中。遇輿夫販夫。皆與飲。人多忌之。晚年爲英德縣象岡司巡檢。福文襄王聞其善繪事。欲招致之。命韓桂舫司寇介紹。先生復書曰。某雖不肖。豈可以筆墨爲羔雁。卒不赴。召在禮邸時。與韓旭亭先生交最篤。曰。梁園賓客皆充數輩。惟君可當其選。其輕傲至老如故。

衣衣道人

乾隆初宗室杜公某。任安徽按察使。有畫士年九十餘。相貌偉然。自號衣衣道人。杜公善遇之。嘗談及京都道人言之井井。杜怪問之。泫然淚下。曰。某本滿洲人。初屬滿洲將軍某。從征

吳逆將軍以軍降。某恥爲其下。乘夜潛出。流落江湖。以賣畫爲活。因言當日滿洲諸將。自尙善且勒一路外。皆懷二心。有欲舉襄陽以北降者。賴蔡制府毓榮持之以免。故屯兵岳州城下。八年不戰。諸將皆閉營壘而已。後幸吳逆冥誅。其黨自潰。又聞東西兩路。屢次奏捷。始不得已進兵。(按東路爲良親王西路爲馬文襄公)及賊平。諸將皆蒙上賞。而東西兩路反有以敗亡致罪。良可慨也。杜聞之憤懣。入都後。屢舉以告人云。

明福指畫

明福旗人。任甘肅大令。乾隆時人。指畫土爾扈特投誠圖。馳犬射雁。旣裘駱駝。攜女戰婦。欣欣然有感慕來王意。長洲顧燾堂。題七古於上。詩云。皇威震疊平準夷。將軍旗幟開伊犁。聲教暨訖二萬里。歡聲直動崑崙西。是時鄂羅斯狡黠。比鄰控噶鳴征鼙。所領部落困爭戰。土爾扈特咸憚之。其汗名曰烏巴錫。率其台吉哀陳辭。願貢厥斃獻厥雉。望風膜拜心交馳。馬駝牛羊綴如蟻。老幼男婦還提攜。數萬餘口盡內附。一朝競渡伊江湄。將軍奏聞帝曰俞。列爵分土賚有差。至今受封三十載。沐浴聖澤慶恬熙。披圖如見投誠意。羣鷹逐兔同遊嬉。飛者走者各殊態。彎弓如月生雄姿。白髮赤顏相映照。依稀莫辨妍與媸。明駝美人閑且雅。襪負其子行遲遲。中外一家春滿路。冰天雪塞祥風吹。誰歟畫工與古會。不數龍眠李伯時。

研史

膠州高西園（鳳翰）晚號南阜。雍正間以諸生舉賢良一等。分發安嶽。署欽縣丞。績溪令。均有政聲。後以讒被劾去官。畫山水。縱逸不拘於法。純以氣勝。草書圓勁飛動。俱用左手。善篆刻。全法秦漢。性嗜硯。收藏至千餘枚。大半皆自銘手琢。著有研史。研石之形式花紋。及銘詞。摹勒極精。亦南阜手刻。爲研譜之別開生面者也。

西園畫

錢月帶藏高西園橫幅。畫劍南摩崖題名處。隸書。自跋云。登焦山。觀瘞鶴銘。從夾壁中。然燭捫讀。更上尋陸放翁題名。親埽積蘚。竭老眼極眎。僅得十二三耳。歸石壁庵。圖此。以請問和尙。下一轉語。可得少留面目否。并書一絕云。北宋心肝南宋人。石邊相見老孤臣。題名沒土雖經尺。難沒千秋北望神。是圖以敗筆清出。絕去痕跡。如古今石器榻本。爲西園一時興到傑作。

畫中十哲歌

濟南朱青蘊（文盛）畫中十哲歌云。廣陵逸士高鳳岡。畫筆直欲追倪黃。蕭然門巷無堵堵。（高鳳岡翔）老阜刻意摹羣芳。有時闔山更兀蒼。病餘尙左誰能方。一官漂泊浮江湖。

(高老阜鳳翰) 風流澹蕩李奉常。南宗北宗兼擅場。品隲畫類尤精詳。(李穀齋世倬)
紫瑤三絕名素彰。天機敏妙腕力強。尺幅動欲浮千觴。(紫瑤慎清郡王) 南華山人江左
張。盤礴下筆如顛狂。往往獨自呈明光。(張南華鵬翀) 李公初鳳鳴朝陽。作圖犀利刀劍
芒。睨視凜凜含風霜。(李韃園師中) 東山學士家法良。北苑元宰分毫芒。(董東山邦達)
青霞瑯琊大道王。足齒萬里胸包藏。蜀山粵水勤皴勦。(王青霞延格) 陳生市隱同賣漿。
鵲華秋色歸湖鄉。(陳子顯嘉樂) 建卿使酒時低昂。煙巒靄靄草木香。丞兮空老雙松旁。
(張建卿士英) 青靈自跋云。右余庚申年。敬梅村先生所作畫中十哲歌也。或諦交已久。
或私淑諸人。意之所屬。率爾成篇。次序既已無心。軒輊敢云論定。後之覽者。望有鑒于此衷。
詩固不足論矣。此詩隸書橫卷。引首闔章鐫古法二字。李王陳張四人畫不多見。



中 華 書 局 廣 告

有清未葉。國政

操之慈禧太后一

人之手。以忌諱孔多

途無翔實之紀載。年來

雖有一二小冊。亦復一鱗

一爪。未具全豹。讀者引以爲

據。本書成於英人漢爾德白克

好司二人。凡慈禧之家世。幼時

之生活。以及被選入宮三

次訓政。無不詳源本本。纖細靡遺。總

其特色。約有四端如下。

慈 禧 外 紀

一、無忌諱 此書成於外人。遇事直書。毫無顧忌。其中 政變詭

局宮闈奇聞。多吾人所未聞者。

二、富趣味 宮庭逸事。宗室預聞。大半皆 小說材料。閱

之令人忘倦。

三、插圖多 慈禧太后、大阿哥、以及妃嬪、宮庭、照片。九十

餘幅。其尤可貴者。如 慈禧太后之畫、李蓮英

之親筆字、內務大臣景善之日記等

從來所未見者。

四、考證備 此書原本。固有外圖。經陳君洽

賡。先是仲博採各書。詳加考訂。

期無謬誤。欲知清季秘事者。亟宜手置一

冊



